



*Here's My Heart,
Here's My Hand
Living Fully in Friendship with God*

在祈禱中相遇

與上主成為無話不談的好友

威廉·貝瑞 William A. Barry, S.J. / 著
林清華 / 譯



Here's My Heart,
Here's My Hand
Living Fully in Friendship with God

在祈禱中相遇

與上主成為無話不談的好友

威廉·貝瑞 William A. Barry, S.J. / 著
林清華 / 譯

Here's My Heart, Here's My Hand

Living Fully in Friendship with God

By William A. Barry, S.J.
Translated by Ching-Hua Lin

Copyright © 2009 The Society of Jesus of New England
Published under arrangement with
LOYOLA PRESS, Chicago, IL, USA
Chinese Complex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Taipei,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目 錄

前言..... 005

第一部 祈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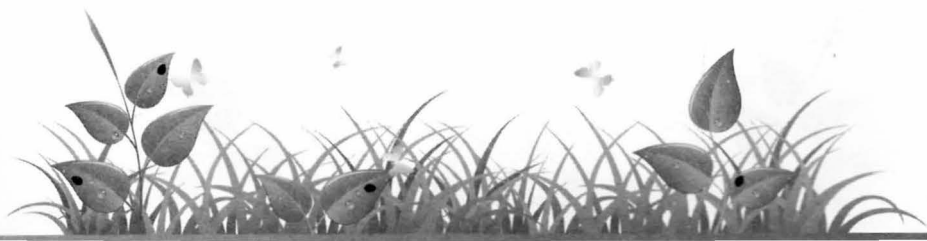
- 第一章 你為什麼要祈禱?..... 010
第二章 天主會和我溝通嗎?..... 016
第三章 我怎麼知道是天主?..... 022

第二部 論分辨和做決定

- 第四章 天主的愛不是功利的..... 030
第五章 天國與分辨..... 046
第六章 與天主合一或找尋天主的旨意..... 056
第七章 依納爵靈修中做決定的過程..... 068

第三部 當前的困境

- 第八章 什麼才是真實的世界?..... 080
第九章 劇變時代的忠告..... 092
第十章 我們曾經希望：危機中的默想..... 101



第四部 天主的渴望

- 第十一章 天主如舞蹈…………… 108
第十二章 天主是誰以及天主要我們如何發展… 114
第十三章 天主如何回應我們…………… 127

第五部 與天主為友對我們的影響

- 第十四章 改變我們的天主形象…………… 134
第十五章 有天主就夠了嗎?…………… 144
第十六章 默想生與死…………… 156
第十七章 如同耶穌一般地寬恕…………… 163
第十八章 受辱…………… 168

推薦書目…………… 171

依納爵靈修相關機構…………… 173



前言

有一次，耶穌在一個地方祈禱，停止以後，祂的一個門徒對祂說：「主，請教給我們祈禱。」……「你們祈禱時要說：

『父啊！願祢的名被尊為聖！願祢的國來臨！
我們的日用糧，求祢天天賜給我們！
寬免我們的罪過，
因為我們自己也寬免所有虧負我們的人；
不要讓我們陷入誘惑。』」（路十一 1-4）

耶穌的回答簡潔溫和，然而，幾世紀以來，基督徒似乎對這簡短的忠告仍不滿意。依然不斷地尋求該如何祈禱，成千上萬的基督徒也愚蠢地回應他們的需求。如山高的書籍出現，以回應這簡單的請求，「主，請教給我們祈禱。」沒有一個比得上主耶穌的精簡和智慧。不過，除了那些被稱為「歸心祈禱」（Centering prayer）試圖解釋不同的版本之外，大都只是把耶穌的教導換一個說法而已。在一切都說盡做完之後，才發現〈天主經〉是基督徒祈禱的典範。

但我們好像又不能就這樣算了，對吧？你拿起這本書是因為被書名所吸引，希望能對你的祈禱有幫助。要是你在書店找到這本書，想必旁邊一定還有很多關於祈禱的書供你翻閱。而且，我寫祈禱已經至少二十五年了。其實，本書前幾章的初稿在過去二十年中曾出現在不同的雜誌。羅耀拉出版社（Loyola Press）認為大家對祈禱書籍的渴求，讓他們覺得有必要出版此書。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我們為什麼不能就接受耶穌教給我們的祈禱方法，到此為止呢？

我沒辦法回答這些問題。我只知道我不斷從自己的祈禱，從他人跟我分享他們的祈禱中得到啟發，因此，我渴望將我得到的啟發出版，希望大家能在自己與天主的關係上，得到一些幫助。當我聆聽人們談到他們與天主的關係，從文章中看到有關天主和天主渴望與人為友時，便得到很大的安慰。所以我不斷地寫，即使我很清楚我基本的洞察不多也很簡單：天主要與我們為友，而在我們內心最深處，我們都渴望天主所渴望的；但我們的自我形象，一些錯誤的天主形象，使我們不願讓天主更深入我們的生活，許多擔心和掛慮使我們無法滿足這些渴望。我不斷地在這些主題裡變化，到目前為止，還有不少人對我寫的內容感興趣，使我得到鼓舞而持續不輟。這就是為什麼這本書在你們手上的緣故。

如前所言，本書集結了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在不同雜誌出現過的文章。所有文章都和祈禱——有意識的和天主建立關係，以及這份關係的效果——有關。因為讀者不同，所以我把文章重新整理過，希望讓整本書有個統一的風格。雖然

我們不能面對面見到彼此，我還是想讓大家進入對話的氣氛中。有時候，我的口氣好似對自己說得非常肯定。別被那口氣騙了。偶爾，我也會半笑著懷疑自己是不是在說服自己。只有傻瓜才會百分之百相信人所講論的天主。我寫的是我的信念，不過我不認為我傻。然而，這只是我所相信的，天主永遠比我或任何人認為的還要偉大。大家在閱讀時，要把自己的經驗和啟發包含在內。我對大家的提問，就是假想我們面對面時，我想問的問題。對我來說，如果這本書沒有讓你們有時想要和我辯論，那就失敗了。我自己也會和自己爭辯。畢竟，有些在我和天主的關係中所學到的東西，和我認為教義裡不容置疑的觀念相抵觸。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與天主為友的觀念。一個永恆、不變、全知、全能的天主怎麼能當我的朋友呢？因此，假如我寫的東西讓你不舒服，不要把書丟開。認真看待它，問問天主我寫的是真的嗎？我寫的目的不是要證明自己講得對，或是給你好觀念，而是要鼓勵你跟天主建立親密的關係。即使你不同意本書的觀點，也對這份關係有幫助。

我按照這方式編排：第一部分是我對祈禱的一些想法，以及天主如何與我們溝通。你們可能覺得這幾章很有趣，因為你們應邀注意自己的經驗，將之視為一個與天主相遇的恩典之地。第二部分，我繼續談如何在自己的經驗中分辨什麼來自天主，什麼不是，傳統上稱為「分辨神類」。用這些篇章及你自己的經驗來反省，或許會對發現天主如何在生命中引領你，有所助益。第三部分有三個默想，可以幫助你在現

今世界和教會帶來的兩難困境中，活得更自在些。第四部分你們會看到三個有關天主是誰，天主在創造時想要什麼的默想。我寫的和你的經驗相符嗎？如果不然，你可以和天主談談。第五部分包括和天主建立友好關係時，如何改變我們的默想。

我鼓勵大家不只是用這本書來增加知識，更用來改善和天主的友誼。這麼做的方法之一是用祈禱的態度來閱讀，有時候停下來，和天主說說你讀的、想的、感覺到的東西。如果你被天主吸引，就把書放下，享受彼此間的對話。談話結束後再重新回頭看書。記得耶穌對「請教給我們祈禱」這個請求的回應。基本上，祂說：「和天主，你的創造者說話，祂比你所知的更關心你。」

第一部 祈禱



在這一部分，我們要探討一些有關祈禱的問題。我相信天主想與我們成為摯友，祈禱正是和天主建立友誼的最佳管道。我希望這些默想有助於你們的祈禱生活。

第一章

你為什麼要祈禱？

有些人可能會問：「你為什麼要祈禱？」老實說，有一陣子，我祈禱是因為我是耶穌會士。換句話說，我的回答意味著：「我應該要祈禱！」祈禱是義務，說真格的，也是一種負擔！有時候，我祈禱是為了安撫天主，一如往常，讓祂別來煩我；更多時候，我祈禱是為了獲得某樣禮物，譬如說，一個恩惠。這樣的答案讓祈禱變得很實用。毋庸置疑地，我祈禱的動機還是殘留著一點兒這種回報的味道。但如今，狀況比較好時，我的答案是：「我祈禱是因為我相信天主。」我願意在此分享這期間演變的過程，也期盼這段分享有助益於你的祈禱！

天主要什麼？

天主為什麼要創造這個宇宙？讓我們來重播《創世紀》第二、第三章裡樂園的圖象。這個圖象在第一個男人和女人犯罪以後，變得更加清晰了。我們讀到：「當亞當和他的妻子聽見了上主天主趁晚涼在樂園中散步的聲音，就躲藏在樂

園的樹林中，怕見上主天主的面。上主天主呼喚亞當對他說：『你在哪裡？』他答說：『我在樂園中聽到了祢的聲音，就害怕起來，因為我赤身露體，遂躲藏了。』」（創三 8-10）

如果你想像一下這個圖象，就會知道作者把世界視為一座樂園，天主和人類每天在裡面工作，傍晚時共聚一堂，消磨時間，也許聊聊今天發生的事。在犯罪之前，他們毫不畏懼天主；他們赤身露體卻不羞愧，表徵自身的坦蕩。這幅圖象向我內心傾訴，希望也能向你的心靈訴說。這幅圖象向我們訴說了天主對這世界的夢想

天主想要一個世界，一個我們能和祂創造理念契合無間的世界；一個天主主動，我們也主動的世界；一個我們和天主攜手合作的世界。天主要我們在這創造中當祂的朋友、祂的夥伴。然而，罪破壞了這個計畫。人類因違反天主意向而行，遂變得羞愧無比，畏懼天主，親密關係就此破裂了。

《創世紀》前幾章描述了人類沉淪罪惡的後果。加音（該隱）殺了他的弟弟亞伯爾（亞伯）；人類壽命逐步減短；亂倫和憎恨隨之而來；最後在第十一章裡，人類在巴貝耳塔（巴別塔）喪失了彼此溝通的能力，然而天主從未放棄人類。

《創世紀》第十二章始於一個天主努力要將我們領回正確關係的故事。天主召叫亞巴郎（亞伯蘭）和撒辣依（撒萊），自他們以降，有了天主特選的民族，這個民族不單為他們自己被召選，也為成為世界的光而被揀選。你可以繼續讀後面天主和亞巴郎及撒辣依日漸親密的故事，這份親密的信號可以從天主將他們的名字改為亞巴辣罕（亞伯拉罕）和

撒辣（撒拉）看出。換句話說，人類罪惡的災難被扭轉，恢復了和天主親密的關係，人類再一次被邀請成為天主的夥伴。天主揀選了亞巴辣罕和撒辣，經由他們，以色列人成了天主想要扭轉罪惡的夢想使者。當然，揀選以色列人的高潮是納匝肋耶穌的出現。我們身為耶穌的追隨者，當效法耶穌和天主建立親密關係，並和祂合作，成為世界的光。

因此，我們所信仰的天主要和我們每一個人，以及全人類建立親密的夥伴關係，祂要我們成為一個大家庭。如果這是真的，那麼天主使這個宇宙和人類存在的創造欲望，就會觸動我們心弦深處。我們受造是為了與天主合一，我們內心深處一定渴望與天主合一。聖奧斯定（St. Augustine）寫到：「祢為了自己造了我們，我們的心要在祢裡面才能得到安息。」（《懺悔錄》I，1）諾威奇的朱利安（Julian of Norwich）在《愛的啟示》（*Revelations of Divine Love*, 1998, 50）呼應這想法：「我們天生的願望就是擁有天主，而天主美好的願望就是擁有我們，我們無法停止這份渴望，直到我們完全且欣喜地擁有祂，到那時，我們就不再渴望任何事物了。」

為什麼要祈禱？

我為什麼要祈禱？因為我相信天主。不只如此，也因我心渴望天主，儘管我常常害怕和天主親近。我見過很多人表達過這樣的渴望，祈禱是因為所相信的天主非常吸引他們。

如何祈禱？

這問題引導我們面對如何滿足對天主的這份渴望。最簡單的答案就是祈禱。希望我所探討的，能對如何祈禱有所助益。如果天主想和我們每一個人（以及全人類）交朋友、成為夥伴，而我們對這份關係也有相同的渴望，那麼，祈禱就類似任何友誼中所發生的事——友誼總透過彼此的自我表露而發展。因此，在祈禱中，我試著讓天主認識我，也請天主讓我認識祂。就這麼簡單。正如天主和亞巴辣罕及撒辣，重點是彼此愈來愈坦誠。隨著我們對天主信任的增加，我們就扭轉了亞當和厄娃罪的結果。我們不怕在天主面前赤身露體，也就是說，對天主開放我們的思想、感情和渴望。

當然，即使在人類的關係中，看來簡單的事，也會因我們的恐懼和缺乏安全感而變得複雜、困難。我們和天主的關係也會因恐懼和缺乏安全感而受阻。我們可能會覺得自己不配得到天主的關注和愛。是的，沒錯，我們可能不配，但天主卻不在乎。天主還是自由地愛我們，而且似乎不計後果。其實我們的恐懼是莫須有的。不過，我們得要走出恐懼，唯一的方法就是和天主建立關係，親身體會到天主是那麼無可救藥地愛著我們。

理論上來說，祈禱很簡單。我告訴天主，在我生活中和心裡發生了什麼事，然後等待天主的回應。《聖詠》（詩篇）就是這類祈禱的範例。《聖詠》作者告訴天主發生在他們心

裡的一切，連那些難以啟齒的也說。《聖詠》四十二篇中，作者告訴天主他多麼渴望天主；《聖詠》一〇四篇為讚美天主的創造之美；《聖詠》二十三篇訴說在黑暗時刻對天主的信賴；《聖詠》五十一篇祈求天主恕罪；《聖詠》十三篇憤怒地祈求天主：「上主，祢把我全然遺忘，要到何時？」美麗的《聖詠》一三七篇以這反抗巴比倫人令人膽寒的祈禱終結：「誰若抓起你的嬰兒幼子，摔在盤石上，他就得福祺！」

這些《聖詠》作者在祈禱中傾吐一切。《聖詠》也記錄天主和他們及天主子民的溝通。例如，在《聖詠》四十篇裡：「我熱切誠懇地期待了上主，祂便垂顧俯聽了我的哀訴。祂把我從禍坑與汙泥中救出。」換句話說，《聖詠》作者經驗在苦難時刻，天主的臨在使人精神振奮。在《聖詠》五十篇裡：「請聽，我的子民，我要發出言語，以色列，我向你警戒告訴，我是天主，我是你的天主。我並不因你的祭獻而責備你。」祈禱很簡單，但是需要增進對天主的信任，相信天主真的想了解我們的一切，連那些無味的事也不例外，而天主也想向我們顯示祂自己。

祈禱的效果

當我們這樣祈禱時，會發生什麼事呢？就好像朋友會因彼此愈來愈親密而改變，我們和天主的關係更加親密時，我們也會因而改變。但改變是透過關係而產生的，並非單靠意志力。隨著我們用這樣的方式和天主交往，我們就會愈肖似

天主。人類的關係不也是這樣嗎？我們會和好朋友的好惡、期盼、渴望等等愈來愈相似。同樣的，我們也藉著這樣的祈禱，肖似天主。我們變得更像我們的所愛。

肖似天主最好的方法是增進我們對納匝肋耶穌的認識和愛，祂是道成肉身的天主。在做神操時，我有個想法：我渴望與耶穌更親近、更愛祂、更緊密地跟隨祂。但要認識一個人，那個人必須要將他／她自己向我表露。因此，我渴望和耶穌更親密，是渴望耶穌向我表露祂自己。如果我有這種渴望，就得花時間讀福音，使之刺激我的想像，如此耶穌才能顯露祂自己——也就是說，顯露祂的夢想和希望、祂的愛恨、祂對我的期望。在我做這樣的祈禱時，我會因自己對耶穌、對天主和對自己的發現而驚訝不已。在這過程中，我會愛耶穌，變得更像祂。

我為什麼要祈禱？因為我相信天主，祂永遠愛我們，要我們當祂的夥伴、祂的朋友。換句話說，我祈禱是因為天主為此而創造了我。

在書末的「推薦書目」中，你會找到有關「祈禱是一種關係」的相關書籍。

第二章

天主會和我溝通嗎？

「你說天主想要和我們每一個人當朋友，也說天主會和我們溝通，但是我沒聽到祂和我說話。」我可以想像有人會對這本書的第一章如此回應。我想要盡可能地回答這個問題：「天主會和我溝通嗎？」

在第一章中，我表明天主創造世界是為了邀請我們每一個人和祂建立親密關係，建立友誼，產生互動。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天主該對我們採取主動，總是在和我們溝通。所以，對標題所提「天主會和我溝通嗎？」的答案必然是肯定的。而真正的問題應該是：「我該怎樣注意到天主在和我溝通？」天主，宇宙的創造者，不是自然神論者的神，不是創造了世界後，就任其自生自滅的天主，有如鐘錶匠製作錶一樣。

天主一直在這世界工作，用祂的意向創造世界，並召叫我們和祂以及他人建立親密的關係。所以，問題就變成「天主如何和我溝通，或和他人溝通？」

經驗天主對我們的渴望

當我們受到某人或某物吸引時，是那個人或東西本身的美吸引了我們。若天主未曾渴望我們的存在，我們也就不會存在了。天主因為渴望我們而創造了我們，使我們被天主和他人渴望，也渴望著天主。天主渴望我們存在的行動，不是過去一次性的行動，而是一直持續到今天的行動。我們存在的每一時刻，都是被天主對我們的渴望創造著。我們是否體會到天主這種創造的渴望呢？我相信是有的。我們常常幾乎要被一種無以名之的渴望征服，同時充滿一種幸福感。我相信，在這樣的時刻，我們就體驗到天主對我們創造的渴望，和我們自己對天主相對應的渴望。天主就是這無以名之渴望的主體，我們甚至無法言傳。

在安·泰勒（Ann Tyler）的小說《鄉愁小館的晚餐》（*Dinner at the Homesick Restaurant*, 1983, 284）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經驗的描述。一位名叫珍珠·杜爾（Pearl Tull）的年老盲婦要她兒子念她兒時的日記給她聽，似乎想在臨終前，記住許久前寫下的經驗：

今天早上，我到屋後除草。跪在馬廄旁的地上，裙子弄髒了，汗水流溼了背，我用袖子擦臉，伸手拿毛巾，突然想，為什麼就在此刻，我覺得那麼快樂呢？貝得羅家女孩彈鋼琴的音符從她窗口流瀉而出

……一隻綠頭蒼蠅在草地上嗡嗡叫著，我看到自己跪在這麼美的小小綠色地球上。我不在乎還有什麼事要發生，我已經擁有這一刻，這一刻屬於我！

每當我問起人們是否有過這樣的經驗，總是一次又一次得到肯定的答案。這些經驗就是天主在跟我們溝通。你呢？你憶起了這樣的經驗嗎？

有次我和一班研究生討論這種經驗，一位澳洲修女說，她有過這類經驗，但她還有其他不一樣的經驗。她曾經在澳洲一座大城市的貧民區工作，經過疲累的一天，晚上常花時間祈禱，卻會因著深沉的憂傷而啜泣得不能自己。在短暫的靜默後，我問她想不想要有更多類似的經驗。她說：「想，但不要只限於這一種。」班上陷入一片深深的靜思中。當時我體認到，甚至時至今日我依然這麼相信，她感受到的，是天主對於我們對這個任意妄為的憂傷。我相信，在我們對另一人自發性地感到深深的悲傷或憐憫時，我們體驗的是天主的憐憫。

先知的例子

先知歐瑟亞（何西阿）無可救藥地愛上了一名妓女，她不斷出軌，然而歐瑟亞還是繼續愛著她。在他思索自己熱烈的愛情時，不免被自己嚇了一跳。或許在回顧自己經驗時，他體認到自己正在體驗天主對不忠的以色列子民所感受到的

痛苦。我聽過一位耶穌會士靈修作家，也是靈修導師大衛·費林明（David Fleming）演說。他堅信在神操第一週，我們因著面對自己和這個世界的罪所感受到的羞愧和困惑而祈禱時，正是祈求體驗耶穌身為人時，體驗人類如何對待彼此、如何對待地球、又如何對待天主所感受到的羞愧和困惑。換句話說，我們祈求能體驗天主在面對我們這些罪人時，所感受到的羞愧和困惑。

米該亞（彌迦）先知把這段強烈的抱怨放在天主口中：「我的人民！我對你做了什麼？我在什麼事上叫你討厭？請你答覆我！」（米六3）宇宙的創造者祈求祂的子民給祂一個答覆，彷彿祂對他們所做的一切既困惑又羞愧似的。這種羞愧和困惑似乎也是依納爵希望避靜者祈求的。也許，當我們對自己的罪有這種羞愧和困惑的經驗，對人類普遍存在的恐懼有所體會時，我們就能領受到天主和我們的溝通。這樣的想法你以為如何？

悲憫他人的經驗

在我生命中，曾遇過對他人極其悲憫的人。一位在醫院做牧靈工作的女士，她常常因病人的痛苦而流下悲憫的眼淚。這些陌生人，成了她的家人，她因為他們所受的苦痛而幾乎心碎。還有一位先生，他的太太因受腦病變之苦而性格大變。他告訴我他是多麼愛他太太，而現在她不再知道他是那麼愛她，這讓他心碎。當聽到這樣的故事，我的眼裡滿含淚水。

我內心溢出一股敬畏和溫暖，我相信天主的臨在，一位透過人心來愛他人的天主！在我們體驗到他人所承受的苦而產生悲憫之心時，我們就是在體驗天主的慈悲！

不由自主的慷慨

有一次，我在毫無預謀的情形下，表現出慷慨的行為。其實，事後回想，這完全是不由自主的慷慨，並無功勞可言。我本來打算用一張禮券為自己買幾本書，卻在午餐時遇到一位年長的耶穌會士，我問他要不要幾張古典音樂光碟。我不知道自己哪兒來的想法，但當他說想要一些貝多芬交響曲時，我就用這張禮券買了。我這樣做，完全沒意識到自己的慷慨——其實，我一點都沒有想到自己。這不是我平時的作風，你也看得出來，連我自己都嚇了一跳。那一刻，我相信自己經驗到天主的慷慨傾注在我身上。

這件事提醒了我。布赫納（Frederick Buechner）在回憶錄《神聖之旅》（*The Sacred Journey*, 1982, 97）裡寫下了一個經驗。他剛簽下第一本小說的合約，離開出版社時，就碰到了一位在當郵差的大學同學。他並未因著自己的成就而驕傲，反而感到一種悲傷，甚至羞愧，且意識到：「終究，沒有人能擁有真正的喜樂，除非大家都喜樂。」他對這份體悟和感受，不覺得有任何可自誇之處。「我感受到的是比過去的我、現在的我，更美好、更真實的經驗，而它就像禮物一樣地發生了，也許這類事情都是這樣。」當我們經驗到一些感覺、

渴望或體悟，比自我「更美好」、「更真實」，因而感到驚訝的時候，也許我們正在經驗天主的臨在，吸引我們與祂合一，與他人合一。

專注於你的經驗

我要建議的是多專注於自己的經驗，當作那是天主和我們溝通的恩典之地。我們的天主積極參與這個世界，和我們每個人關係密切。天主對祂所創造的宇宙和每個人都有一個目的。這目的從未停止，永不厭倦。果真如此，那麼我們存在的每一個當下，都將是天主溝通的對象。天主一直都在敲我們的門，一如過往，我們只是還不夠覺察到這一刻。但只要我們願意，就能增進這份覺察。當我們開始專注於自己的經驗，就會發現，在我們忘卻自己、關懷他人的同時，天主的溝通就會彰顯出來。而他人泛指所有自然界的物或是人。

耶穌在往厄瑪烏的途中，向門徒解釋聖經時，門徒的心是火熱的（路廿四 32）。但他們直到擘餅後才注意到這一點。即使未曾注意到心的火熱，他們卻被這陌生人的言語所打動，因此體驗到與天主的溝通。他們回顧這經驗時，才意識到路上所發生的事情。我們也需要花時間回顧一日，看看自己的心在哪裡感覺火熱。我們可能會發現，在一天中我們常常被天主觸動了。是的，天主確確實實和我們每一個人溝通。這些例子是否讓你想起生活中類似的經驗呢？

第三章

我怎麼知道是天主？

我似乎聽到讀完前一章的讀者，略帶愠怒地問到：「你告訴我要專注自己的經驗，把它當作天主和我溝通的恩典之地。但是我怎麼知道跟我溝通的是天主呢？難道不會只是願望的實現，甚至只是消化不良，就讓我覺得被天主所鍾愛嗎？」這本書的讀者，如我自己，生在一個無論任何經驗都有心理層面解釋的文化裡；的確，就是一個不信任宗教主張的文化裡。我們如何知道自己正在經驗天主，而不是經驗自己和自己的投射而已呢？在我們的時代，此乃人人都想知道的答案，而在依納爵時代亦然。在聖依納爵的《神操》中，他發展出一套規則，一些分辨神類的規則來解答這個問題。四百多年前聖人訂出的規則，至今竟然仍管用。很多人發現神操對回答「我怎麼知道是天主？」多所助益，無不驚異！

依納爵的例子

依納爵在戰場受傷後的漫長恢復期間，開始學習如何區分天主的影響和其他影響的不同。他沉溺在騎士為贏得美女

所做的豐功偉績幻想中，這美女又美到讓他在現實生活中不敢奢求。他在這幻想裡，陶醉無比。然而，在沒有他所喜歡的浪漫小說可讀時，他開始閱讀耶穌生平和一本聖人傳記。他對這些讀物的反省，同樣也讓他陷於不切實際的幻想中；他想像自己做出比那些聖人為愛耶穌所做的更偉大的事——他再次沉醉在幻想裡。但其中有一點不同，只是他一直都沒察覺。在幻想騎士的功績之後，他覺得難過且無精打采；而在模仿聖人後，他往往覺得喜悅而生氣勃勃。他說，有一天他突然頓悟，發現天主藉著一系列的幻想與他溝通，帶來持續的喜悅；但是「惡神」躲在其他的幻想背後，讓他又陷於沮喪難過之中。

請注意：依納爵在他第一次分辨和天主的溝通時，並未祈禱——他在幻想。而且，這兩組幻想都帶有自戀和不切實際的野心特質。但是，他開始相信天主用一組這樣的幻想，吸引他走向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因為這樣的經驗，他認為天主隨時都在和我們溝通，每種經驗之間都有天主的碰觸。「在一切事上找到天主」，幾乎已經成為依納爵靈修的名言。唯一的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意識到天主的臨在。

那麼，依納爵是怎麼知道天主在這件事上和他溝通呢？他注意到他在這兩種幻想當時和之後的情緒狀態。在陷於幻想的當下，他都興致勃勃。但在偉大騎士的豐功偉績幻想之後，他覺得難過而且意興闌珊；而在追隨基督的幻想之後，他卻依然興致高昂。因此，分辨天主如何和我們溝通的第一步，就是注意我們的經驗，和這經驗所引起的情緒狀態。第

第二步是依納爵透過快樂、興奮的感覺，發現天主的臨在。說來奇怪，我們並不常把快樂、興奮的感覺和天主的臨在聯想在一起。在本章的其餘部份，我要說明前面這兩條依納爵在《神操》中訂定的分辨神類規則。

分辨的一些基本原則

第一個原則是注意自己日常生活的意向，身為基督徒，我的生活方向是朝向天主還是自己？我是否盡量度一個好的基督徒生活？或者時好時壞，反覆無常？後者的例子，我們可以想像一位雜貨店老闆，他經常偷斤減兩，欺騙顧客。如果他要和天主建立關係，你覺得會發生什麼事？在他感受到天主一直善待他，而憶起自己欺騙行為時，良心可能會感到痛苦。但他可能會想：「這沒什麼大不了，每包不過才差一、兩盎司。而且我的數量很小，我知道大型連鎖店的利潤更大。」痛苦因而稍解。依納爵會說，良心的痛楚來自天主，而那帶來慰藉的合理化想法，來自惡神或雜貨店老闆不願意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

至於一位努力過美善基督徒生活的人，儘管不夠完美，例如一位上班族母親，她盡力把一天的工作做好，又盡照顧家庭的職責，那她又將如何分辨呢？這樣的人在天主臨在中感到極大的喜樂和平安，並渴望祈禱。然而，很快地，她也會感到焦慮，覺得自己太驕傲；竟期望天主跟她說話；花時間祈禱對她而言是負擔不起的奢侈品。她就跟自己說：「對

像我這樣的人，簡直是在說大話。」此時，天主似乎很遙遠。依納爵會說那正面的經驗來自天主或善神，想要吸引她進入友誼；然而那讓人不安的思想則自惡神或來自她害怕和天主親近。

因此，第一個原則是要求我們建立自己生活的總定位（general orientation）。如果我的生活和天主不同步調，那麼可以預期天主會讓我改變我的生活；我的良心會受到折磨或擔心生活的某些層面。但是這種良心不安並不會使人焦躁多慮地檢查自己的所有動機。但惡神或自我不願意面對改變的欲望，會在耳邊輕聲哄騙說服我，一切都會沒事的。舉一個我自身的例子：有一段時間，我對自己喝酒的量，及這樣對健康有什麼影響感到擔心。卻因在日常生活中，我一切都很正常，就把自己的擔心合理化。但我卻常在晚餐後想要祈禱時，覺得很疲憊。有一天，因著一位朋友的介入，我意識到我對喝酒的憂慮是來自天主。我得到戒酒的恩寵，此後也變得快樂多了。天主的溝通用一種嘮叨的關懷方式表現，要引領我過更快樂、更健康的生活。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試圖過合乎天主旨意的生活，依納爵說，天主會安慰我們，幫助我們前進，鼓勵我們努力度一美善的生活。但是，惡神或害怕與天主親近，會讓我們在與天主建立更親密關係時，感到遲疑，就像之前提到的那位職業婦女一樣。例如，依納爵在他皈依後，某個時候還有這樣的想法：「未來的七十年，你要怎麼忍受這些（意指他的苦修生活和祈禱）啊？」依納爵非常自然地回答說，沒有人能保

證他還能再多活一天。

第二個原則緊接著第一個。天主希望我們快樂、圓滿。而我們快樂圓滿的唯一途徑，是和天主對世界及對我們的渴望同步。對那些試著過合乎天主旨意生活的人，安慰常在。這並不是說生活中沒有痛苦和苦難；而是在生命中無可避免的痛苦和苦難裡，天主要安慰我們。若果真如此，那些處處小心翼翼的人們所經歷到極度的心靈痛苦和煎熬，並不是來自天主。畢竟，他們正努力與天主同步。依納爵在皈依早期，被良心上的不安所困擾；他唯恐自己沒有承認所有的罪，情況嚴重到考慮要自殺的地步。但他在那時，卻是正在用極大的熱情，其實是過多的熱情——來過一個符合天主夢想的生活。最後，他得到一個結論：這樣多慮的想法不是來自天主。換句話說，最後他終於明白天主希望他平安快樂，而不是折磨他的心靈。

這兩個原則對你有意義嗎？我要說的很簡單。我們可以用經驗分辨，其中哪些來自天主，哪些不是。但是要能這麼做，首先我們要相信天主一直和我們溝通，而我們也經驗到天主的溝通。身為基督徒，我們相信奧祕的天主一直吸引著我們每一個人及所有的人，與祂建立友誼。現在我們要看重自己的經驗，把信仰應用在生活中。欲達此目的的一個方法就是善用依納爵神操中的「日常生活省察」。在每天的某個時間，我們停下來幾分鐘，祈求天主的幫助，回顧過去這一天的經驗。感謝天主的恩寵後，我們回顧截至目前為止所發生的事件，有什麼事特別突出？什麼事影響我最深？什麼事

讓我煩惱？這樣回顧一天後，我們可以和天主談談自己的反應。同時也可以用這些原則，看看天主要對我們說什麼，我們如何回應。我們確實可以聽到天主的聲音。

第二部

論分辨和做決定



在第一部分，我們開始檢視如何分辨經驗中哪些來自天主，哪些來自其他的影響。在第二部，我要提供一些在依納爵靈修中，對分辨和做決定的默想，希望可以引發洞見，幫助大家度更符合天主夢想的生活。

第四章

天主的愛不是功利的

我在第一章提到天主的愛沒有功利性的目的。這裡我要和大家一起深入思考我們所理解的：天主不會為任何外在的理由而愛我們——例如，祂愛我們是為了要我們能履行祂為我們在世上擬定的計畫。我相信天主的愛沒有功利性的目的。

多年前——比我想記得的更久以前——我還是個正在接受培訓、年輕自負的耶穌會士，當在和其他耶穌會士進行靈修交談時，我們談到成為耶穌會士的理由。在討論中，我發現自己愈來愈不滿意那些理由，大部分理由都圍繞在「貞潔願」讓我們更能隨時待命去服務。我看過很多已婚或單身的男女和我們耶穌會士同樣獻身追隨基督。我的父母就是非常無私愛人的例子。我不相信天主對我們比對他們更滿意。我也不能接受天主要我成為耶穌會士的原因是要我拯救某部分的世界。這些想法在我的經驗和反省中，就是不對。

在某個時刻，我突然冒出一句像這樣的話：「我是耶穌會士，因為天主希望我過得快樂而豐盛。天主對我的愛讓我選擇了這樣的生活方式，就像祂對別人的愛讓他們選擇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一樣。」我不懂自己所說的所有意涵，也不確

定這其中隱含的神學是否經得起檢驗。但是那句脫口而出的話，這些年一直長存心中，我也不時思索其中的意義。在這過程中，我開始可以清楚表達一個信念，就是天主的愛不是功利的，也就是說，天主愛我或其他任何人不是為了達到某一種目的。在這默想中，我想根據無數次接受避靜指導和當靈修輔導的經驗，解開這信念裡面的一些意義。

我年輕時脫口而出的話是因為意識到隸屬於一個宗教團體，大部分人的推論是加入它要做很大的犧牲。因此就要把過這樣的生活合理化，或讓人比較易於接受。但是我不覺得我的生活方式比其他人需要更多的犧牲。就各方面來說，我很快樂，也不想跟任何人交換生活方式。所以，我覺得當耶穌會士的召叫是天主給我的禮物，天主愛我的方式。用另一個方式說：我認為天主要我當耶穌會士，是因為這是讓我快樂豐盈的最好方式。這樣的信念從那時起至今不變。

天主要求我什麼？

這些年來，我漸漸相信天主所要求的，就是愛我們，與我們為友。我也認為讓天主愛我們，接受愛，是一件很難的事。我們頑強地抗拒天主主動的愛和與我們為友的邀請。我在《體驗天主：在祈禱中分辨》（*Paying Attention To God*）裡面有三章探究這份抗拒的一些來源。在這裡，我想專注於天主對我們的渴望。

《在你內懷此心意》（*Let This Mind Be in You*）一書中，

塞巴斯蒂安·摩爾（Sebastian Moore）提到天主因渴望我們而創造了我們。天主渴望我們存在，因此我們成了天主所渴望、所愛的。而且，天主希望我們發現祂的可愛，而被祂吸引。但這只有在我們自己相信且經驗到我們是天主眼中的珍寶，才有可能發生——直到我們能相信並經驗到天主渴望我們的熱切程度，我們才能愛上天主。

那些讓天主對他們展現這種愛的人，常會肯定這份愛是無所求的，是沒有任何附帶條件的。這真是難以理解的一點，所以讓我們試著說清楚。我們害怕天主接近我們，常是因為害怕隨之而來的要求：「天主可能會要求我去衣索比亞。」就我所知，天主接近時，一長串的要求和條件並不是保持親密的交易內容。例如，天主似乎沒有說：「是的，我愛你，但是除非你（請自己填空），我才會繼續愛你。」其實，天主甚至沒有說：「我愛你，但是除非你停止犯這罪，我才會繼續愛你。」天主的愛似乎正是《若望一書》（約翰一書）所說的愛，那是無條件的愛。天主要的一切似乎就是能愛我們，接近、親近我們。你曾經這樣經驗過天主嗎？

天主沒有標準嗎？

難道這表示天主沒有標準，沒有價值嗎？絕不是；而是那些讓天主接近的人，不把這些價值觀視為要求。反倒是他們渴望分享這些價值觀，渴望肖似天主——不是因為天主要求他們這麼做，而是因為當他們依照天主的價值觀而生活的

時候，他們更快樂、更有活力。譬如，我意識到在我願意像耶穌一樣寬恕，像耶穌一樣去愛的時候，我更快樂、更充滿活力、更有目標。

已婚男女常常覺得就算別處的草地好像比較翠綠，他們仍忠於婚姻承諾，會更感到滿足。宗教團體中的男女發現他們最大的快樂，來自他們對自己誓願要求的全心奉獻，就算已經不再像過去一樣新鮮了。很多基督徒也發現，他們全心和窮人一起生活，一起工作，為他們服務時最快樂、最帶勁。當然，有時候，這些人會軟弱，一些負面的情緒讓他們退縮——比方說，怕丟臉，怕犯罪，怕地獄，怕讓天主失望。但是，讓他們堅持到最後的深層動力是來自與天主親近的渴望，親近這位如此無條件、忠誠地愛著他們的天主。換句話說，他們希望自己是成全的，如同天父的成全一樣（瑪／太五48）。這樣說有道理嗎？這和你的經驗相符嗎？

當然，沒有人做得到成全的自己。罪是恆久存在的事實，即使是我們中最聖潔的也要和它奮戰。然而，那些經歷過天主慈愛的人，體驗到的是天主並未因他們的罪而輕視他們，反而是帶著慈悲和耐心靠近他們。在他們的最佳狀態，也就是體驗到天主的愛的時候，他們知道只需要為自己的罪過祈求寬恕和治癒，渴望天主讓他們的心更像耶穌基督的心就夠了。他們相信持續的默觀耶穌，就會潛移默化他們的心。

耶穌是理解天主之愛的關鍵

現在我們來到通往領悟之門的最終關鍵。我們相信耶穌是完美的人，是完全理解人性潛力的那位。在一切說完做盡之後，耶穌最核心的洞察是什麼？不是祂體悟到：雅威——這位宇宙的創造者，不可名之、不可測度的奧祕，其實是天主——親愛的父親、親愛的母親及愛的本身嗎？耶穌以身為人的最大極限去認識天主，而祂經驗到天主是愛！

讓我們回顧一下耶穌在約旦河受洗的情形。我發現自己可能為這段經文加油添醋，但有意思的是聖經描述天主告訴耶穌：「祢是我的愛子，我因祢喜悅。」（路三 22）這事發生在耶穌公開傳教生活之前。祂做了什麼以贏得如此的讚美？也許祂所做的「一切」就是允許天主能盡量接近祂；也許祂所做的一切，就是允許自己盡量被天主所愛；也許耶穌這麼被天主珍視，正是因為祂允許天主做天主一直最想做的：當我們最出眾的情人。

另一件有意思的推斷是耶穌最重要的救贖工程，也許不是死在十字架上，而是在人性上盡可能地接受天主的愛。那麼跟隨基督也許不那麼意味著行英雄事蹟，或甚至像耶穌一樣地施展愛，而是更深地渴望讓自己如耶穌一樣地被愛。也許，如果有一定規模的人羣深信而且經驗到天主多愛他們的話，這個世界就得救了。

這是「我與天主」的靈修嗎？

以上所言可能會讓讀者覺得我在倡導一種「我與天主」的靈修。的確，理論上，這聽來非常自戀。但實際上，卻恰恰相反。

那些讓自己被天主所愛的人，發現這麼做讓他們對別人的愛和慈悲心大增。這種轉變的發生，並不是因為天主要求他們去愛。事實上，為回應他們視為天主所要求的愛人命令，他們已經嘗試多年——一次又一次地下定決心，卻功敗垂成。現在他們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就能把心迎向他人，尤其是那些最需要的人。他們都很訝異自己心裡產生的變化。愈允許自己被天主無條件地愛，他們就變得愈能愛。你是否在自己或熟識者的生命中，注意到類似的情況呢？

而這些人的愛，如同耶穌一樣，是一種堅韌的愛。他們講論真理，但這真理不是輕蔑或憤怒地要求——至少在他們意識到被天主所愛的時候。前面這句補述是對現實狀況的必要認同。因為即使是最神聖的聖人也有後悔的日子。除了傳述真理，他們也意識到自己是社會政治人——也就是說，他們至少有一部分是由社會政治制度塑造或參與其創造——他們開始藉著組織、網絡、遊說或必要時的抗議活動，來一步步使這些制度更正義、更有愛心。

而且，讓天主接近的人知道自己不完美，也明白自己永遠無法完全肖似耶穌，且這些並非妄自菲薄的想法。他們從

經驗中知道聖人為什麼這麼強烈地宣告自己的罪。他們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天主多麼愛他們，多麼渴望用愛澆灌他們，但他們卻看到自己轉了身，抗拒這份友好的表示，拒絕這走向親密的邀請。他們覺得難以理解自己，因為天主接近的經驗的確滿足了他們最深的渴望，然而有時他們卻把這份親密推開。

除了了解自身的罪，他們也清楚知道天主仍然愛他們。因此，他們看自己和所有人的觀感，愈來愈有天主慈愛的眼光。這對你來說有道理嗎？你自己感受過這樣的改變嗎？或是你認識因著和天主友誼的增長而如此行事之人嗎？

抗拒接受天主無條件的愛

我開始懷疑，認為天主的愛是功利的——這種想法是在抗拒接受天主無條件的愛。如果我讓自己相信天主愛我是因為其他的人，那麼我就不需要面對天主對我這個人的大愛。很多人把自己掩蔽起來，成為這份愛的對象裡，一個羣體中的一部分。換句話說，天主愛所有的人，而我就像以前一樣，也在其中。這想法有其真理，但我可用這個想法來把天主的愛，變得與個人無關、遙遠且疏離。

所以，如果我把天主對我的愛看作是功利的：「天主因為我能為別人做事而愛我。」我就會和天主保持距離。這是以一種隱微的方式和天主保持距離。「天主愛我不如祂愛其他人。」我被愛是因為我能為天主服務。有趣的是，這一方面是種自我膨脹，同時也確認我對自己永遠不滿意。另一方

面，我意識到我為別人所做的一切；此外，我又一直被提醒還有更多沒做，而且別人做了更多。例如，有一個人人在避靜時，覺得天主如果真的愛她，就會在更重要的方面用她。她發現這樣的推論讓她不快樂，也會和天主保持距離。

也許到目前為止，這個論點的主旨可用一個避靜者的例子來總結。彼得深深經驗到耶穌知道他是個罪人，也永遠會是罪人。耶穌用很溫和的方式告訴彼得，他以前曾背叛祂，將來他還是會這麼做。但是耶穌用無限的溫柔和愛看著他，彼得覺得耶穌對他說：「我愛你不比愛別人少，但我愛你也不比愛別人多。」天主並不因為某些人所做的，或要做的事而更愛他們。天主只會因為人們讓這份愛進入他們的生命而感到非常高興。

那麼，我做什麼事有關係嗎？

如果天主的愛不功利，這表示除了讓天主愛我以及回報這份愛之外，詢問天主對我的旨意就沒有意義了嗎？不管我變成醫生、木匠、社工或耶穌會士，天主都會繼續愛我嗎？那只要我快樂，我成為什麼，對天主一點都不重要嗎？把這問題再推進一步：如果我一直犯罪，天主也還是照樣愛我，那麼，我是否不再犯罪還有關係嗎？

也許，若望（約翰）亦提出同樣的問題。當他讓耶穌說：

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

子，使凡信祂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生，因為天主沒有派遣子到世界上來審判世界，而是為叫世界藉著祂而獲救。那信從祂的，不受審判；那不信的，已受了審判，因為他沒有信從天主獨生子的名字。審判就在於此：光明來到了世界，世人卻愛黑暗甚於光明，因為他們的行為是邪惡的。的確，凡作惡的，都憎惡光明，也不來就光明，怕自己的行為彰顯出來；然而履行真理的，卻來就光明，為顯示出他的行為是在天主內完成的。（若／約三 16-21）

偉大的聖經學者布朗（Raymond Brown）指出，雖然耶穌不審判，但祂的臨在就會讓人審判自己。換句話說，耶穌不定罪，但祂的臨在讓人真實的面貌顯露出來。這位天主在世上的臨在，祂愛人類也為他們的益處著想——為人類而言，最完全的益處，就是與天主合一，祂也依然愛那些拒絕祂的人。他們定了自己的罪。讓我們看看這條路將領我們走向何處。

當我們無私地愛人（在人類可能的範圍內），我們會求他們的益處。我們希望他們快樂、滿足、盡可能地與神及世界和好。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充分發揮所有的潛力。在我們的最佳狀況中，我們不是等這些條件成就了才愛，而是因為我們愛他們，為他們的益處才會如此希望。

如果這是我們的狀況，我們可以想像天主想要什麼？聖依納爵在他「獲得愛情的默觀」中，試著幫助我們想像天主的愛所想要的一切。在一段深刻的話語中，他說道：「我用

誠懇的愛情思量我們的主，祂從祂所有的事物中給了我如此之多，甚至願意盡可能地，按照祂聖意的安排，將祂自己也賞給了我。」

天主為了祂所鍾愛的我們，創造了一個「樣樣都很好」（創一 31）的世界居所。天主希望我們和祂共同創造這個不斷演化的世界。《創世紀》中的伊甸園象徵著天主要給所有人的美好。天主希望我們尊重宇宙及其間的一切，與之和睦共處，因為這對我們每個人和我們互為兄弟姊妹的關係來說，是通往最大幸福和滿足的途徑。

而且，依納爵寫道，天主想要「盡可能地把自己給我」。我們的限度不只來自我們的有限，也來自我們的剛愎自用。然而，天主並不會強迫我們接受對我們有益之事。

那麼，對罪的懲罰呢？

天主會懲罰我們的剛愎自用嗎？一個久遠的傳統把天災歸因於天主的憤怒。舊約從《創世紀》第三章開始就充滿這樣的說法。在新約裡，耶穌也被問道：「辣彼，誰犯了罪？是他，還是他的父母，竟使他生來瞎眼呢？」耶穌答覆說：「也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為叫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顯揚出來。」（若／約九 2-3）我們至少可以說，這個答案難以理解，但的確對將災難歸因於天主對罪的憤怒，提出了疑問。

假設天主是愛，我要說我們常用遠離天主的愛來懲罰自

己。然而天主的愛依舊堅定不移。但是憎恨、猜忌、偏見、和恐懼——這些和其他的心態——是我們和祖先的罪的產物。這些都不是為我們和世界帶來和平的心態。換句話說，天主使我們成為弟兄姊妹，希望我們和平共處，彼此相愛，但是我們人類為自己帶來的分裂和不信任，現正威脅著我們的世界。不過，如果有人依然蓄意倔強地遠離天主的愛，以及鄰人的愛，他就選擇了永恆的不快樂。而天主的愛並未改變什麼。

那麼，那生來就瞎眼的人又怎麼說呢？那些天生就患唐氏症的小孩呢？又如 2004 年的天災，在一天內就奪走成千上萬條性命的海嘯呢？我們要知道為什麼這些事情會發生。

這跟把不幸事件歸因於天主的懲罰，或命運或受害者的愚蠢很類似。社會心理學家以公平世界假說（just-world hypothesis）來描述這種態度。人們通常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要不是這樣的話，那就太嚇人了。如果壞事會降臨在善良謹慎的人身上，那也會發生在我身上。所以，用公平世界假說來看，我就要尋找這些人犯了什麼錯，使得災難降臨在他們身上。

這些災難有些可能是過去歷史上某個時候，因人們的罪或愚蠢所造成。在美國和拉丁美洲，人們仍然受到貪婪的殖民奴隸制度的邪惡影響。其他災難可能只是這有限世界的偶發事件，譬如一些基因失序的影響。還有一些可能是別人的乖僻，而被害人似乎是隨機被選上的。例如，一個酒駕司機猛然撞上約翰的車，而剛好沒撞上另外十輛車，突然之間，

約翰死了，女兒終身殘廢，這完全不是他們的錯。公平世界假說讓我們想到約伯（Job）的朋友，以及詢問耶穌有關罪使人生來瞎眼的門徒們。但偶發事件的無辜受害者、別人現在的罪或歷史罪惡的影響，在這個假說裡都說不通。

我們要怎麼解釋天主無條件的愛和這些災難的關係呢？依經驗來說，凡是和天主有直接關係的人，或很實際看待世界的人，都會把公平世界假說拿出來。他們看到耶穌，這無罪的天主愛子，死得如此淒慘！沒有閃電擊斃兇手，為祂復仇或拯救祂。他們在和天主建立關係時，可能因自己受到一些好像不必要的痛苦，或看到他人苦難的經驗，而對天主發怒。漸漸地，他們彷彿找到一個超越我們認為的公義的天主，是一個他們可以寄託希望、為祂而活的天主。但是他們並不比《約伯記》的作者更能解釋這一切，這也絕不會是公平世界假說所提出的答案。

和天主建立這樣關係的人經驗到創造和共同創造的奧祕。天主不只喜歡創造繁星，照耀夜空，祂也喜歡創造火山，雖然它會突然噴發吞噬整個城市，造成兩萬人喪生，天主也愛那些人存活。天主不只喜歡耶穌和瑪利亞，亞西西的方濟、大德蘭，還有那些我們生命中愛我們的人；祂也愛黑落德（Herod）、黑落狄雅（Herodias）、成吉思汗、露克蕾齊亞·博爾吉亞（Lucrezia Borgia）、希特勒，和今天那些迫害政治犯的人。那些在更深層面與天主相遇的人，感覺到在世界中心有一種深不見底的慈愛和痛苦，卻對生命抱持活潑的希望。他們變得更慈悲更熱情。也許，他們現在了解殉道者在苦難

和臨死前的喜樂，並不是虛張聲勢。也許，他們現在了解窮人中的窮人，還有能力對其他受苦的人，做出非常慷慨的行為，就像他們可以理解這其間的殘酷，而窮人也同樣能夠理解！

到目前為止，我們小心翼翼地走出這條天主無條件的愛、祂對罪的懲罰以及地獄似乎同時存在的兩難之路。我們也看到一條解釋天主召叫我們從罪惡中悔改的路。天主希望我們得到最好的，這包括我們從罪惡中回頭，度一個合乎與主彼此相愛的生命。罪惡不會帶來快樂、和諧或寧靜的心，也不會在人際關係、政治、社會或宗教制度裡創造和睦的關係。因此，天主愛我們，願意我們悔改，並讓我們渴慕努力朝向天主所要的事。但是，請注意，天主並沒有把悔改當成繼續愛我們的條件。天主渴望我們悔改是因為這對我們有益，但並未把它當作愛的代價。你覺得我說得有道理嗎？

如何分辨天主的旨意呢？

現在讓我們進入分辨天主旨意的討論，特別是這和生活方式的召叫有關。傳統天主教徒相信天主對每個人都有計畫：天主召叫有些人度修會或神職生活，另一些人度婚姻生活。說真的，「聖召」這個詞通常都限於修會或神職生活。「他有聖召」，在天主教的圈子裡是一個人被天主召叫，度修會或神職生活的簡稱。但更審慎的用法是將婚姻生活也視為一種聖召。當然，更進一步的問題是，這樣的說法讓那些自願或非自願維持單身的人（既不是修士修女，也不是神父）感

到妾身不明。無論如何，天主真的召叫人們以某種方式生活嗎？如果是的話，這召叫符合天主的愛——無功利性的本質嗎？

我們又回到愛人者希望所愛之人「得到最好的」概念。我要用依納爵·羅耀拉的例子來說明天主以愛召叫，而不是把愛變得功利。

依納爵是個製造麻煩、富於野心、虛榮又勇敢的人，也是個夢想著成就英雄事業的人。依照他自己的說法，在邦布羅納（Pamplona）抵抗法軍攻擊的時候，他戍守前線，但在受了嚴重腿傷後，守軍就立刻投降了。天主似乎把彎曲的路修直了。在他漫長的恢復期間，就像我在前面說過的，依納爵耽溺在幻想中。他幻想著做英勇的騎士行為，好贏得名聲、榮譽和美人的青睞。這些幻想一次可以消磨四小時之久。在他讀了身邊僅有的幾本書——耶穌傳和聖人傳記後，他開始幻想做聖道明和聖方濟所做的事，同樣，他也可以消磨好幾小時。注意在這兩個例子裡，他的熱情、野心、勇氣、甚至虛榮都在運作。結果，在交替幻想了一段時日後，他開始注意到一個差別。在他幻想成就偉大的世俗功績時，當下覺得棒極了，但是之後卻覺得意興闌珊而且不安。然而在幻想追隨耶穌時，無論在當時或之後，都覺得很棒。這是依納爵自己探索分辨神類的開始，這種分辨最後使他創立了耶穌會，對教會和世界影響深遠——且不少人在這超過四百五十年期間加入了耶穌會。

我們要如何理解這個召叫的故事呢？我相信天主對依納

爵的愛，包括希望他能用自己旺盛的精力、熱情和野心，使他自己快樂、圓滿，而且有益於人。我想，依納爵怎麼用他的天賦，對天主至關重要，首先是為依納爵自己的緣故，但同時也是為天主所愛的其他人。然而，如果他錯失了分辨的機會，繼續走向追求世俗成就的道路，天主也不會少愛依納爵一點。但是天主可能會因為依納爵未選擇能使他更快樂、更平安的路，而非常傷心；依納爵日後在回顧他復原後所過的日子，也許會感到難過。只有天主會愛我們愛到，就算我們拒絕祂要給我們的一切自由，祂依然會無條件地愛我們，即便我們做了這樣的選擇。

我覺得持守新約的核心，天主是我們親愛的阿爸天父，並沒有強迫我們放棄任何信仰的真理，且有幾個獨特的好處。相信天主是以無條件的愛愛著我們，這個核心信念在前面的篇章已經幫助我們更了解教會傳統中的道理。這種理解顯示出愛天主和尋求天主旨意間的內在連結。因為我愛天主，所以我希望天主得到最好的，這似乎就是我接受天主的愛且能按照耶穌宣講的國度生活。

天主希望我過的生活方式，是最幫助我接受天主的愛、並和祂一同創造的生活方式。因此，在我狀況比較好的時候，我會試著盡最大的能力去分辨這份愛要帶領我往何處去。我尋求天主的旨意，不是因為怕如果不這樣做，就會被懲罰，而是怕我會失去讓天主把祂自己多給我一些的機會。我尋求天主的旨意，也是因為我知道天主渴望給我在生命中會接觸到的人，更多的美善。你覺得有道理嗎？我希望有。

最後一個問題

最後一個問題來了。假如依納爵在恢復期時，他的眼目沒有開啟，而繼續追求世俗的成就，他還會有其他機會嗎？這當然是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但是天主一定會繼續愛他，而且，我們認為也會繼續召叫他徹底悔改。如果，日後他的眼睛開了，他會和他早年錯失的機會達成和解。悔改是依序而來的，沉迷於覆水難收恐怕不是對天主的愛最適當的答覆。悔改意味著接受我的過去就是我的過去，也就是說，既是「我的」也是「過去」，然後大膽地順服在現今天主的愛所給予新而奧妙的未來。

但是如果依納爵當時選擇了另一條路，一個歷史時刻就不會存在。我們的選擇都有後果。因此，我們在面對人生重大決定時，都有責任要成為一個有分辨能力的基督徒。歷史的後果可能會留下不同的影響。

我們要留意，在我們心中有一股憎恨光明的力量，似乎要阻撓所有天主要賜給我們的慈愛願望。我們要小心分辨這股力量的存在，也要依靠幾世紀以來，一直給人們帶來希望的格言，比方說：「在人不可能，在天主卻不然，因為在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谷／可十 27）或「有我的恩寵為你夠了，因為我的德能在軟弱中才全顯出來。」（格後／林後十二 9）

第五章 天國與分辨

如果天主的愛沒有任何功利的目的，那麼耶穌所宣講的天國是什麼呢？天主不想要我們對天國有所貢獻嗎？在研讀「天國」這個詞的聖經意義時，我有了一個想法，也許讀者會感興趣，也能激勵大家分辨如何度一個更與天主同步的生活。

新約學者們同意耶穌宣講的核心是天主的國，但是要了解耶穌的意思並不容易。肯尼斯·利區（Kenneth Leech）在《體驗天主：靈修神學》（*Experiencing God: Theology as Spirituality*）一書中認為，透過一系列的否定最能理解其意。首先，新約中的天國並不是指一個存在於來世的希望，一個住滿得救者靈魂的天堂。當耶穌說：「我的王國不屬於這個世界」，祂並不是說這個王國現在或將來會出現在某個地方，而是說這王國的起源和價值來自天主，以超越（不屬於這個世界）的方式，內存於此世。的確，當以此內存的來源和價值生活於此世時，因其不屬於這世界，往往會遭到反對和抵抗。

第二，天國不是一個漸進、演化的過程。耶穌宣講天國比喻時，較多是出其不意、天外飛來的味道。當人們體會並發現到天主掌權和誰是真的接受其掌管時，會大吃一驚。就

像歐康納（Flannery O'Connor）的短篇故事「啟示」（Revelation）中，徒品太太（Mrs. Turpin）看到的一座巨大搖晃的橋所受的驚嚇一樣：

上面是一大羣搖搖晃晃走向天堂的靈魂。有一大隊窮苦的白人，生平第一次這麼乾淨；還有一夥穿著白袍的黑鬼，一幫怪胎與瘋子叫喊著、拍著手，像青蛙一樣地跳躍著。在隊伍最後面的是她一眼就認出來的一羣，就像她和克勞德一樣，什麼都有一點，也能善用天主所賜的智慧……他們高貴地走在其他人後面，就像以往任何時候一樣，有紀律、有智識、舉止端正。只有他們是正常的。然而，從他們因震驚而變形的臉，她看得出來，連他們的美德也被燒毀了。

（《全集》，*The Complete Stories*, 1987, 508）

第三，天國不是和他人無關的個人內在經驗。當然，這是一個內在經驗，但這個經驗依靠團體，也走向團體的建立。

第四，天國不完全是未來，它既是現在也是未來。在耶穌的宣講裡，天國就是現在，同時，也尚未來到。

最後要強調的是，天國不等同於教會。教會宣講天國，是天國的聖事，但不是天國本身。教會的成員也不必然保證最後能在天國裡。

積極來說，天主的國內存於這個宇宙間，但卻超越它；天國已然來臨但又還未來臨；無論現在和將來，天國都要以

令人驚訝、不安的方式出現；天國在個人心內，但只有當個人是團體的一部分時才是如此。而且天國只由教會預示著，同時也存在於教會。事實上，天國似乎具有天主所有的特質：是宇宙的創造者和主宰，既超越又內存於宇宙間，在團體中的每個人都能經驗到它的存在。

了解天國之後，十分顯而易見的是：我們未曾建立甚或參與建立天國。天主自己造了天國，或者說得更強烈點，天主自己是主，是天國。問題是：「我們扮演了什麼角色呢？」

天主的渴望

天國等同於天主，但如果沒有受造的宇宙，就不必有這個概念了。我們可以把天國理解為天主對宇宙的意向，或是天國是天主的一個行動，那個行動就是這個宇宙。後面的語詞是借用自約翰·麥可莫瑞（John Macmurray）在 1953 和 1954 年的吉福德講座（*The Self as Agent* 和 *Persons in Relation* 兩本著作）所言。依照麥可莫瑞的說法，人的任何行動都是依據一個意向。譬如，我想要寫一本書。這個意向使得寫書和其他相關的事成為一個行動。我在這個行動裡，但我又超越這個行動。我表達自己的想法，但我不是所寫的那本書。因此，麥可莫瑞認為我們只能把宇宙當作是天主意向下的一個行動。聖公會坎特伯里（Canterbury）主教羅雲·威廉斯（Rowan Williams）在《論基督徒神學》（*On Christian Theology*, 2000, 73-74）中，談及天主創造性的行動時說：「天主發言所說的……

就是天主：天主召叫宇宙存在，並在天主的臨在中發現宇宙的實現，確立『外在於』天主的生命也是天主的。」正如人類存在於自身的行動中，卻又超越它，天主也是這樣。天主的一個行動包括了所有的事件（剛發生的事）和行動（人做的事），這些構成了宇宙的歷史。

就像除非我告訴你，要不然你不會懂得我行動的意向，更不用說，我們不會懂得天主的意向，除非天主揭示。即便如此，我們也只能靠著信德模糊地知道。所以，問題是「天主已經揭示祂對宇宙的意向了嗎？」不管整個宇宙是什麼狀況，至少，我們可以說天主已經揭示祂對世界的意向。這個意向看來是所有的人在信、望、愛的團體中，如弟兄姊妹般生活，與耶穌基督結合，成為天主父的子女，與整個受造的宇宙和睦共處。「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讚美！」祂「為使我們知道，祂旨意的奧祕，是全照祂在愛子內所定的計畫；就是依照祂的措施，當時期一滿，就使天上和地上的萬有，總歸於基督元首。」（弗一 3, 9-10）

這種視宇宙為天主的一個行動的見解，似乎和我們前面所說的天國特質相符。天國既在我們中間，又超越我們；是今世的，卻又是天主的一個行動。是一個出人意料之外，甚至是讓人震驚的臨在，因為它涵蓋了全世界，需要打破宗教和民族的藩籬；只有在團體中才能經驗到，事實上，只要任何個人或羣體還被排除於團體之外，原則上天國就還沒有實現；天國顯然不單單等於教會——即使教會被看作是整個基督教會的聯合——因為天主的一個行動涵蓋了整個世界和所

有的人。

我們在天主渴望中的角色

還是必須提出，我們在天主這個行動中扮演什麼角色的問題。如果我們未曾建立天國——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沒有建立或創造天主想達成的行動，那我們該做什麼，或我們能做什麼？如果這個宇宙是天主的一個行動，那我們自己的行動可以和這個行動步調一致嗎？只要我們的行動與之相符，我們就會心滿意足，反之，我們就會在自己的意向中受挫。換句話說，天主的意向必會實現，因為天主是主。而我們在生命中滿足的程度，取決於我們是否以及如何與天主的行動步調一致。只要我們的行動相符，天國就在我們內。我們與天主的行動同步的程度，藉由天主的恩寵讓我們的行動是創造為所有人的團體，並試著讓這團體出現。我們藉著天主的恩寵，生活在具體的環境中，試著與別人合作克服恐懼和憎恨，好能創造一種氣氛和社會制度，讓男男女女都能如弟兄姊妹般地生活在一起。

這就是我們的角色。要能在這樣的生活裡過得充實，深深地感到快樂，我們就要讓自己的心和天主的行動相契合，讓天主對世界的意圖指引我們的行動。祈禱、規律的反省和分辨，都是絕對需要的，不是去建造天國，而是去知曉它在哪裡，如何調整自己以進入天國，讓我們能真正地快樂生活。習慣上，靈修作家常談到分辨就是找尋天主的旨意。如果我

們把天主的旨意，視為引導天主創造行動的意向，我們或許能擴大自己對分辨的理解。

分辨天主對我們的渴望

首先，那些還沒有在教會內獻身某種生活（例如：婚姻的召叫、修會生活、神職、教友事工、傳教工作或職業）的基督徒，有機會將性情、天賦、接受的培育、社會的限制和以前的人生選擇列入考量，分辨哪一種生活方式和天主的行動最相符。分辨的問題可歸結為哪一種生活方式最能自我實現、最有挑戰性、最能滿足我，因為我和天主的行動愈相契合，就愈會深深地滿足。

其次，不管我選擇了什麼生活方式——不管有沒有經過慎重分辨的選擇，每天都有無數的選擇展現在我面前，有些微不足道，有些比較重要，甚至茲事體大。「我應不應該要求老闆加薪？」「我應不應該告訴孩子，我得了癌症？」「我晚餐要不要吃碎肉捲？」「我要不要跟約翰談談他酗酒的事？」「我要不要告訴海倫，她昨晚讓我多麼生氣的事呢？」「我該接受這份新工作嗎？」「今天的選舉，我要怎麼投票呢？」我們每天都會遇到諸如此類的很多選擇。在回應比較重要的選擇時，我們可以或多或少地與天主的那個行動配合。要能分辨，我們需要操練在祈禱中專注於內心的活動，用祈禱省察這些活動，然後誠實地評估哪個比較符合天主的行動？哪一個在我們心中激起更大的信、望、愛德？哪一個可能更

加強我們和周圍一起生活、工作的人，真正的共融、成為團體？相反地，哪個選項似乎讓我們更封閉，讓我們更害怕、更自我保護呢？每天的意識省察，如同我在第三章結尾提過的，會逐漸讓我們微調，知道哪個選擇更符合天國。我們變得更能分辨天國的所在。

最後，我們住在一個人類創造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宗教制度中，約束我們的生活和選擇。譬如，五十年前，羅馬天主教文化掌控多數天主教徒的生活到一個程度，使他們從來不曾嚴肅質疑，故意在星期五吃肉要受永罰這件事。另一個例子是，二十年前的奢侈品，在今天已是必需品：「我需要文字處理器來寫這本書。」「我沒辦法在沒有自來熱水的地方生活。」「我們一定要看電視的晚間新聞。」「沒有智慧型手機就沒法過日子了。」而且，文化的刻板印象也制約了我們和不同種族或族羣的人如何來往。這些例子描繪出人類創造的社會、文化制度和風俗習慣如何制約了我們。

人類創造的這些制度和風俗習慣不會自動和天主的行動——天國——相符的。身為基督徒，我們被召叫在這些領域及我們個人和人際生活上做分辨。例如，在教堂或教會裡，有哪些制度對天主建立一個互為弟兄姊妹的普世團體有不利的影響？種族或族羣的排外性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分裂的教會顯然不是天國臨在的地方。但是我們可以問，在制度上拒絕女性在聖道禮儀和祭台服事（例如，禁止女性任執事、司鐸，甚至輔祭），符合天主的意向嗎？

在社會和政治領域，我們也要分辨人類創造的制度是否

合乎天主的行動。美國主教就針對美國的核子武器政策（1983年5月）、經濟制度和政策（1987年1月）提出過質疑。基督徒要對自己國家的健康保險制度、外交政策等事務提出這樣的質疑。在地方層次，南美最基層的教會團體對干預人民生活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提出質疑，多少使之更能在主內如同兄弟姊妹般生活。

在這許多的例子中，分辨很困難，而且會伴隨著衝突的可能性。需要多多祈禱、讀經、反省，與在主內以及有善意的人們對話。我們的確看到一些可行的例子，一些制度變得更合乎天國的價值。最近的一個例子發生在南非，那裡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ttee）主席戴斯蒙·屠圖（Desmone Tutu）主教協助這個紛爭不斷的國家，比較和平地從種族隔離過渡到一個多元民族的民主國家，詳情請見屠圖的著作《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

耶穌的例子

耶穌是和天主的行動最契合的人類，因此，不論過去或現在，天國都獨特而顯著地臨在祂身上。但是「尚未來到」也十分明顯，因為，即使是祂最親近的門徒，祂也無法說服他們和天主的這個行動相契合，無論結果如何，都對他們有益。恐懼和偏見阻擋了他們。前面我們提過肯尼斯·利區說天國不是一個演化的過程。因為我們不能公正地說，我們這

個時代比耶穌的時代有更多比例的人和天主的行動契合，這較符合真相。就算是我們中最聖潔的或所有人中最聖潔的，都意識到自己離與天主行動完全契合的境界還有多遙遠。只要一個短短的意識省察，或看看報紙、晚間新聞，就足以讓每個人，無論是個人還是團體，知道我們距離與天主的行動相契合有多遠。我們缺乏的程度大到讓我們深陷絕望之中。真的，我懷疑這個時代的統治者為了籠絡人心所施展的小恩小惠——比方說，大部分娛樂的空虛程度；我們炫耀式的消費，酒精、毒品的濫用和性氾濫——沒有辦法拋開正視這些問題之後所帶來的絕望。

然而耶穌以人類從未有過的眼光正視這個現實狀況，祂並未絕望。祂一定曾瞥見天國，瞥見愛的力量克服恐懼和憎恨，祂相信這股力量。祂也知道黑暗的勢力會試圖撲滅光明，但祂相信這力量不會勝利。這力量看似戰勝，但天主的光（行動）不會被熄滅。約翰·麥可莫瑞在《關係中的人》（*Persons in Relation*, 1991, 171）一書中有一句鋒利的話說：「偽宗教的格言這樣說：『不要怕相信天主，祂會看顧你，讓你所害怕的事不會降臨到你身上。』相反地，真正的宗教告訴你：『不要害怕，你害怕的那些事很有可能會降臨於你，但是那些事並不可怕。』」

耶穌被所有邪惡的勢力攻擊。祂就像任何一個人一樣害怕痛苦和死亡。祂希望祂的猶太弟兄姊妹們相信並信任雅威為阿爸，因此祂對他們的拒絕，感到不是滋味。祂希望猶達斯（猶大）成為祂的朋友和夥伴，而當那個背叛之吻臨到，

祂一定感到驚懼。但祂信任阿爸父會看顧祂，所以這些邪惡最終都不值得害怕。我們也一樣，可以祈求耶穌幫助我們信任天父，教我們如何能愈來愈與天國相契，更能在我們的世界分辨天國的臨在。同時，願祂幫助我們體會到每一個這樣的分辨，雖然這只是微光，只是天主意圖將萬有都歸於耶穌元首的預示。

你默想這些的時候，感覺到它的真實性嗎？對什麼感到疑惑或有障礙？這樣的疑惑或障礙可以成為思考材料，作為日後你和天主或朋友繼續交談的題材。

第六章

與天主合一或找尋天主的旨意

在前兩章裡，我們反省了分辨和天國，以及天主創造世界的意向。對我們在天主的創造計畫中所扮演的角色，引發了靈修作家意見不一。我們認為天主的愛不是功利的。天主就是愛我們，想要我們與祂為友。這份愛不受制於我們是否與這計畫同步。這論點應會導致靈修操練要以合一及與天主建立友誼為目的。但整個基督教歷史中，靈修操練一向都是以找尋天主的旨意為目標，這就使得天主的愛好像很功利。天主有一個旨意，要我們去發現。在這默想中，我想對這歧見提供一個解決之道，朝向一種健康、充滿生氣的靈修操練邁進。

耶穌會士作者對神操操練目的之不同見解，已讓我們看到關於靈修目的的討論。做神操到底是為了與天主合一，還是要對自己的生活方式做一個決定（找尋天主的旨意）？找尋天主的旨意好像是發現天主要我做什麼，或祂造了我是要我做什麼；我們好像把天主看作一個總設計師，要把人放進整體規畫藍圖裡面。這個形象似乎讓天主變得有點冷漠。如果靈修生活的目的是達到與天主合一，這較幫助我們視天主

為愛我們的那一位，祂想把我們摟在懷裡。這個形象使一些認為天主希望我們使這世界更好的人憂心。這兩種形象都有悠久的歷史，兩者也都可稱正統，但就完整的基督徒靈修生命而言，兩者都還有可加強之處。有沒有一種認識基督徒靈修生活的方法，是結合這兩種看似相左的理論呢？

天主的一個行動

往常找尋天主的旨意時，預設了一個自亙古以來就存在的屬天藍圖，但奇怪的卻是把天主排除在執行這個藍圖的行動之外。這個藍圖是永恆的：我們的工作是靠著聖神的幫助，找尋我們在這個計畫中的位置。但是我們在尋找自己位置的時候，常常沒有注意到天主持續的創造事工。在開始回應這個問題：「與天主合一，還是找尋天主的旨意」時，我想先提出一個想法：不要把創造想像成一個曾經在遠古發生過一次的行動，而是視其為天主持續不斷的行動。

正如我在前一章所述，我們可以遵循約翰·麥可莫瑞的想法，把宇宙視為天主的一個行動，由一個意向主導。要了解我的意思，可以試著想某個你做過的重大且全面的決定，譬如：結婚、創作一項藝術作品、教授一門汽車修護的課。這每一個決定都會導致一個非常複雜而多面向的行動。在前一章，我提到寫作這個行動和出版書，來說明我所謂一個行動的意義。這出版一本書的行動，是由我想要寫書幫助人們祈禱的意向所主導，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涵蓋了許多

其他的行動和事件。這個行動在這本書出版，其他人閱讀這本書時終止，因為我寫此書的意圖是希望能影響讀者。你也可以針對一個你做過的複雜且多面性的行動，分析其中的組成元素。你就會發現一個行動多麼複雜、耗時。現在我們用自己的一個行動做類比，應用在天主創造並支持這個宇宙的一個行動。

把這個浩瀚、神奇的宇宙想成天主的一個行動。這個行動包括它存在以來，已經發生和將要發生的一切事件：銀河系的演化；物質的無數次碰撞；包括我們所在的星球在內，行星系統的發展；最後還有我們所在的星球繞著太陽運行，使得地球上能孕育出植物、動物和人類生命。把這複雜的宇宙視為天主的一個行動。如果天主不再工作，宇宙就不再存在。這一個行動存在，是因為天主要它存在，而且只因為天主想要它存在。宇宙每一刻的存在都仰賴天主的渴望這條細絲來維繫。

隨著有智慧、有意志（個人）的生物出現，天主的創造性行動包括所有已經存活或將要存活的個人的一切行動。他們的行動，就如天主的行動，是由目的或意向主導。因此，天主的行動涵蓋所有在這個行動內，從以前到未來一切有目的的行動，無論這些行動是否和天主的意向相符。如果我們尋線思考創造工程，那麼天主行動的複雜和龐大，必會讓我們震驚不已。我們永遠無法理解這創造的奧祕。

天主創造的意向

為什麼天主要創造這個宇宙呢？正如每一個個人的行動，天主的創造一定有個目的或意向。但是，就如我在前一章所言，只有那個人自己透露他的意向，我們才可能了解。我可以猜測你的意向或目的，但是只有你告訴我，我才能確認你真正的意向。只有天主向我們透露祂的意向，我們才能了解天主為什麼要創造宇宙。我相信天主已經很清楚地揭露了祂的目的，透過與一個特定的民族——以色列民族——的來往，最後更決定性地透過這民族的一員——納匝肋的耶穌與我們來往。我們相信聖經是天主交往和自我揭示的紀錄，而藉著對聖經的反省，我們會了解天主創造世界的目的或意向。這意向是什麼呢？

我相信天主在創造我們星球的時候，希望所有人類和祂為友，與祂合作。換句話說，天主創造這個宇宙，使人類在其間演化，是為了得到我們的友誼和合作。這論點好像很以人類為中心，但是我們要記得我們所相信的，也就是天主真的「為了我們並救贖我們」而降生成人且為我們而死，正如我們的教義所言。在《若望福音》（約翰福音）中，我們讀到「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祂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生。」（若／約三 16）之後又讀到「永生就是：認識祢，唯一的真天主，和祢所派遣來的耶穌基督。」（若／約十七 3）前面這個動詞「認識」指

的是內心的理解，是朋友間所體驗到的那種認識。我們相信道成肉身，包含相信天人之間有一種特殊的關係。我們人類做此結論，好像有些太自我中心，但這看來是天主清楚的啟示。到目前為止，你同意嗎？

如果創造是由天主意向主導的一個行動，那麼天主一直在積極創造，不只是維持創造的行動，而且也維持其目的。也就是說，天主一直在工作，將其行動的意向帶到這個世界。因此，如果天主造了這個世界是為召叫所有人類，與祂為友，那麼，天主一直在積極地追求這個目標。藉著這樣的體認，我們就能用包括尋找天主旨意的方式，重新思考與天主合一的意義。

與天主合一就是找尋天主的旨意

天主邀請人類為友。但友誼或合作是不能要脅的。沒有我們的同意，沒有我們自由地加入友誼中，天主不能得到祂想要的。在創造這個宇宙上，天主變成脆弱的。天主的目的取決於人類的合作和友誼。丹尼斯·萊弗托夫（Denise Levertov）在〈天使報喜〉（Annunciation）的詩作中，有一行讓人難忘的句子把這點說得最透徹：「天主等待著」（引自 *The Stream and the Sapphire*, 1997, 59）。天主等待著瑪利亞接受邀請，正如天主等待著我們接受一樣。

然而，天主主動地在這個世界工作，來吸引我們與祂為友，與祂合作。我們基督徒把這行動歸於聖神推動我們的心

靈意志，接受這份邀請。因此，合一是天主主動吸引人類與天主、與他人、與整個受造的宇宙，也就是我們生存的環境建立和諧的關係。

隨著這樣的邏輯思考，合一不是安歇在一個沒有行動的天主懷裡。而是一個在完成天主創造宇宙的意向中，共同行動的邀請。我們被邀請與天主為友，幫助天主完成祂的渴望。正如天主和瑪利亞一樣，祂等著我們的答覆。沒有我們自由地接受這份友誼和合作的邀請，天主就無法完成祂的夢想。

《創世紀》第一章裡，我們讀到人類是天主按照自己的肖像所造，並被賦予管理地上所有動物、植物的權柄。雖然人類誤用這章節來為自己破壞環境辯解，我們還是可以將之解讀為天主創造宇宙計畫時，對人類友誼及合作的一項邀請。我們可以把這項邀請和父母邀請子女參與家族企業作一類比。天主邀請我們參與天主的家族事業，也就是把這個宇宙培育成與人和睦、與周圍環境和睦的事業。

靈修操練

在這樣的論點下，我們就可以看出與天主合一，需要我們這方的行動。如果我們受造是為了在這個家族事業中，也就是宇宙中，與天主為友，與祂合作，那麼我們最大的快樂就在於接受這個邀請，亦即加入天主主動在世間工作的友誼及合作關係中。這樣的參與需要接受靈修操練。沒有經過規律而嚴格的相互溝通合作的操練，就無法與他人為友。要與

天主為友，更是如此。如果我們接受邀請，也得接受規律而嚴格的訓練。在你們放棄讀下去前，我向你們保證，這紀律不要求你花幾小時跪著祈禱。我們需要認真看待友誼的類比。這訓練和人類建立友誼所要求的並無二致。要成為朋友，當然要花時間在一起，但不需要花所有的時間。讓我說明和天主發展友誼的幾個元素。

要和天主發展友誼，首先要渴望這份友誼。要成為他人的朋友，是因為我們想要。我相信天主渴望我們進入這份存在的友誼，也在我們心中創造了相稱的渴望。關注這份渴望的人，會想要在與天主的友誼和親密上成長。這就需要花時間和天主在一起，來滋養友誼。如果需要朝這方面祈禱的引導，可以看我的書《祢是我的朋友》（*A Friendship Like No Other*）。簡言之，就是花時間和天主說話，並聽聽天主要跟你說什麼。就這麼簡單。不需要每天花很多時間，只要花一點時間與天主在一起。這樣的時間可能短到花幾分鐘回顧一整天，注意什麼時候我們覺得最有活力、最健全，這是我們經驗天主臨在的記號。如果人願意試著操練意識到天主的臨在，就會意識到這樣的時刻。也會意識到遠離天主臨在的經驗，以及與天主渴望的友誼不相符的時刻。在注意到這些差別後，就開始進入分辨神類的過程，進入本章所提問題的終極答案。

調整我們的心

如果天主在這家族事業中，主動工作，吸引全人類與祂為友、合作，那麼，我們就可以將古老的分辨神類教導，看作是天主在我們心裡吸引我們的方式。因為我們的心並不是自動就和天主創造的渴望相契合；我們的心被很多行動吸引，使我們遠離天主的友誼。我們的心需要調整到與天主吸引人類和祂為友的行動一致。住在我們心內的聖神可以當調音器，使我們的心與天主的行動相契合，但我們需要規律的反省，注意聖神的推動。這樣規律的反省始於我們注意到自己精力最充沛、最健全時，和我們陷於恐懼和自我中心時的不同。前者看來和天主的創造想要的相符；而後者則似乎和天主要的相反。

戴瑞·瓊斯（Darrell Jones）是一個我去探訪的受刑人，後來成了朋友，他提供了一個分辨的實例。我在前幾次的交談中，知道他在獄中有了改變。某一次探訪，我問他是什麼使他改變，並期待會聽到某種祈禱經驗。但他的回答簡單坦率得讓我大吃一驚。「我喜歡上一個探望我的女子。我一喜歡上她，就知道不能再繼續那樣過日子了。」只要注意與另一個人建立友誼的舉動，而隨著那個舉動採取行動。

我不太想在此時用找尋天主旨意的用語，因為那太容易引發天主是總設計師的形象。我比較喜歡將分辨神類視為調整我們的心，使之與天主的創造意向更相符的方式。而那種

意向，如前所述，是我們都被吸引與天主為友。如果我們都試著調整自己的心與這意向相符，就會愈來愈肖似天主；也就是說，我們會愈來愈有天主的形像。在這層意義上，我們會找到天主的旨意。我想那也就是戴瑞所做的。

在更肖似天主的過程中，我們得要面對過去我們沒有活出天主形像的失敗，並且悔改。畢竟，天主的確有標準，在我們與天主友誼日深的時候，我們會發現自己達不到這些標準，而且如果沒有天主恩寵的助佑，也會繼續失敗。在面對個人和團體失敗的過程中，我們慢慢體驗到之前引用《若望福音》那些話的真實性：「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祂的人不至喪亡，反而獲得永生。」（若／約三 16）我們了解到如果繼續走在罪惡的道路上，必要喪亡。但我們也同時知道耶穌，天主的獨生子，為我們的罪而死，為全世界的罪而死，因此，使我們得以悔改，回歸與天主為友的路上。而且，我們也知道天主沒有放棄世界，反而繼續工作，用祂的意向創造世界。知道天主仍然在世上，持續不斷地工作，讓我們的心靈理智卸下了千斤重擔；我們覺得自由而完整，希望能盡可能成為這世界問題的部分解答。

新的轉變

至此，我們與天主友誼的發展發生了轉變。在《智慧篇》中，撒羅滿（所羅門）的智慧說：「她世世代代，進入聖善的靈魂，使他們成為天主的朋友和先知。」（智七 27），對

透過默觀耶穌為拯救我們死在十字架上，而和天主發展出如此深厚友誼的基督徒而言，聖神（智慧）激起我們與耶穌為友的渴望。成為祂的朋友，意味著肖似祂，成為祂的門徒。耶穌的朋友想要在世上以祂的價值和夢想生活，認真地成為天主家族企業的一員。耶穌終身從事祂父親的事業。成為耶穌的門徒意味著做天父的事業，這並不需要成為專業的神職人員；而是以肖似耶穌，分享祂的價值和優先次序的方式，以成為天主的朋友度生活。戴瑞在獄中，盡其所能地這麼做。

我藉著默觀聖經中所描繪的耶穌生平故事，渴望能更認識祂，好能更忠實地愛祂並跟隨祂，來增進與耶穌的友誼。在增進對祂的認識和愛祂的過程中，我得繼續注意並分辨我心靈和理智的種種行動。神類的分辨使我注意到與耶穌為友所需要的事。那表示在與耶穌的關係上，我要克服自己對開放及誠實的恐懼。因此，我漸漸願意和祂分享我心所想的，也聆聽祂要對我說的事。其間，我開始看出有些行為、有些回應生命的方式，與當耶穌的朋友不合，就像戴瑞注意到他以前的生活方式和那位探訪他、讓他心儀的女子不搭。我注意到耶穌寬恕那些虧欠祂、冒犯祂的人，也了解我被召叫去寬恕那些虧負我、得罪我的人。我看到祂特別偏愛窮人和邊緣人，也感覺到在這種偏好上追隨祂的拉力。我看到祂寬恕敵人如掃祿（Saul of Tarsus），我也渴望像祂一樣。換句話說，隨著我對耶穌的了解和愛日益增長，神類的分辨也自然而來；我也注意到哪些時候我的反應像祂的反應，哪些時候不像。我把自己的心調整成祂身為人的方式，也就變得更像

我按天主肖像受造的樣子。當然，在這過程中，我成為門徒團體的一分子，這個團體原則上希望能涵蓋所有人。

每天的決定都有重大的意義

你會發現分辨神類的說明重點不在於大的決定，而在每天的回應和行為。當然，在做重大決定的時候，譬如我生命的召叫時，我可能想用分辨的技巧，但這技巧是在我經由練習，已經產生天主願意和我及每一個人所建立的友誼，有了分辨的習慣之後才運用的。用這樣的分辨來調整我們日常生活的行動，好能更符合天主創造世界的意向；也就是說，我們與耶穌的友誼日增，也更尋求和他人友善地合作。我們試圖創造一個更符合天主夢想的情況，一個人類和睦共處，也與萬物和睦共處的社會。這些行動雖不會立竿見影，但是會對我們有責任的世界產生微小的改變。比起「尋找天主的旨意」，我更喜歡用「調整」來指涉這一切，因為前者會把焦點全都放在重大的決定上，例如找尋自己生命的召叫，而忽略了每天的分辨是需要在天主的家族事業中一起合作的。

如果我們和耶穌的友誼用這種方式滋養，那我們就在執行天主的旨意。我們就已經接受了天主創造我們時，想要與我們為友的邀請，我們也將參與天主的家族事業，與祂合作，也就是創造一個所有人類都與天主為友，彼此為友，與所有受造物和睦相處的世界。這麼一來，與天主合一以及尋找天主的旨意，在與天主建立友誼的過程中，就殊途同歸了。分

辨天主的旨意亦即調整我們自己，和天主創造的意向同步，因此與天主合一。在我們與耶穌友誼增長的過程中，我們也會慢慢成為一個成熟的人，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話說，就是一個能愛、能工作、能在這世上關愛他人，並工作有成的人。這樣，靈修操練就能使人心靈成熟。

我用下面摘自柯文博總會長（Peter-Hans Kolvenbach）在耶穌會三十四屆大會對會士發表的談話中，極具洞察力的這段話來結束這章：「依納爵主張，為人類而言，每一個真誠尋求上主的行動，都帶有生命的創造；換言之，如果沒有發現天主，所有人類的努力，所有對受造世界的參與都不可靠。」（*Documents of the Thirty-Fourth General Congregation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1955, 53）

第七章

依納爵靈修中做決定的過程

我們已經從不同觀點討論過分辨。在這個默想中，我要用一些具體的例子來說明依納爵靈修中做決定的過程。第一個例子來自依納爵本身的生活。第二個例子是一個假想的案例，有關一個年輕人如何選擇生活方式。我希望藉著反省這些例子，能幫助你養成依照天主在你內心的行動來做決定的習慣。

依納爵被選為總會長

1539年，依納爵的夥伴們選他當新成立的耶穌會的總會長，奇怪的是他很不情願接受這個職位。他先是拒絕接受這個職位，辯稱他的罪太大，比較喜歡聽命而不是下命令，而且他連自己都無法掌控。他請求夥伴們再多考慮四天。之後，他們又選出同樣的結果，依納爵到他的告解神父那兒，對他過去的生命做了三天仔細的回顧，辦一個總告解。他要求告解神父幫他就是否該接此職做決定。告解神父告訴他，拒絕是抗拒天主的旨意，他仍不為所動，要求告解神父為這件事

祈禱三天，然後把決定寫下，交給他。最後，告解神父的決定依然不變，他才軟化，接受此職。以他在小團體中鮮明的領導角色來看，他為此事不斷地猶豫不決，讓現代讀者覺得很奇特，要不就是覺得他很虛偽。

耶穌會士梅思納（William Meissner）是一位心理學家，他看過這些細節後，把依納爵的遲疑歸因於他矛盾的心情，以及他所厭惡而仍殘留在他身上的野心及自戀（*Ignatius of Loyola*, 1992, 181-84）。也可能他擔心早年的越軌行為會被揭露，被用來傷害新的團體。而且，他好像得罪了一位當時頗有影響力的主教卡拉法（Vincent Carafa），他是戴蒂尼會（the Theatines）的創始者，也是後來的教宗保祿四世，他相當嚴厲地批評這個新團體的做法。

不管是什麼引起他最初的遲疑，一旦他接下這工作，就毫不猶疑地展現他的權威，甚至對他視為初期耶穌會共同創始人的夥伴嚴厲責備。

讓我們回顧一下依納爵生命中這一連串事件。依納爵的靈魂中有些東西，對他被選為總會長這件事感到不太自在。不只是對他的人生，對這新的事業——耶穌會，都是個決定性的時刻。依納爵要確認他的召叫符合天主的旨意。我相信這份不安，不管來自哪裡，都隱藏在他一連串的行動中。無論他的猶豫是來自心理因素，來自擔心醜聞，或來自他深信他不是受召做管理工作，他的不安是一個事實，是他必須嚴肅看待的。

為了確定此一召叫，他和夥伴們得要為此意向祈禱，祈

求更多光照。當這程序出現同樣結果，依納爵還是不確定。因此他和告解神父談了一段時間。他需要確定，不只是為他自己，更是為耶穌會，因為他和他的初期夥伴們相信，天主願意有耶穌會的存在。依納爵熱切地祈禱是因為事關重大，必須十分清楚確定。

我想在這故事中，我們已經掌握在依納爵式傳統中，做決定的靈修關鍵。對依納爵和他的初期夥伴而言，誰該領導這新的耶穌會至關重要。他們認為天主希望耶穌會成立、興盛。既然教宗保祿三世已核准耶穌會，這些夥伴們必須選一位總會長，他不但能領導這剛起步的團體，還要草擬《會憲》。這選舉對耶穌會的堅實基礎和未來可能的發展都有決定性的影響。因此，依納爵和他的夥伴們祈求天主引導他們做正確的選擇。他們相信他們即將做的決定，與天主有利害關係，天主會在他們的深思熟慮中，給他們指引。

其次，他們聆聽天主的回應，而這回應可能透過很多管道：夥伴們的投票、依納爵告解神父的忠告、和他們自己內在的行動，這是他們在投票前後都會注意的。依納爵和他的夥伴們認為天主有一個夢想，不只包括個人做的事，也包含團體做的事，而天主會和他們溝通這個夢想。在他們期待天主跟他們溝通的方式中，不只有聖神向他們每一個人溝通所做的個人分辨，也包括他們其中一人的不安，那就是依納爵。還有依納爵告解神父的建議，他在自己的祈禱中，也要面對來自依納爵不想接受這份工作的力量。換句話說，天主的旨意在真實世界的紛亂中顯現。

一旦依納爵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來解決他的猶豫，結論是他應該接受這份工作，他就不再回頭，或擔心他是否做對了決定。在本章，我想要繼續反省分辨，並詳細說明依納爵做決定的這個例子中的一些含意，為我們自己做決定之用。

什麼樣的決定？

我們談的是什麼樣的決定呢？顯然，第一批耶穌會士面對的決定非常重要。不只對他們自己，也對整個教會有意義。至少是後見之明，我們可以這樣說，因為耶穌會超過四百五十年的歷史，對教會影響甚巨。但是同樣關鍵的是我們在生活中所做的許多決定。和一個特定的人選擇結婚，不但對這兩個人有意義，也對他們的原生家庭、後世子孫有意義，他們也許會追溯根源到這對夫婦，而且對世界有不可知的影響。這當然是一個關鍵的選擇。因此，考慮結婚的男女要確知他們做的決定是否正確。決定加入修會團體也有同樣的影響，不只是因為他們未來將沒有家庭，更是因為加入的人將對修會有好或壞的影響，碰觸不知多少生命，同時不知對世界和教會有什麼樣的影響。任何做選擇的人都要確認這是對的選擇。事實上，如果我們多想一下，我們做的許多決定的結果都對世界歷史有影響。

我當耶穌會士已經超過五十五年了。這些年間，我對耶穌會和許多人有影響，其中有些人是透過我的作品而受到影響。如果我在 1948 年沒有決定進入聖十字學院（College of the

Holy Cross），我可能不會成為耶穌會士。進入聖十字學院，對我而言是關鍵性的決定。然而我幾乎是不小心進去的，一點都沒有多想。很多人在選擇到哪裡接受教育，大概都差不多是這種情形。我們的選擇都有影響，某些影響較大，另一些較小。

在我們選擇中，天主的分量

在我們的選擇中，天主有分嗎？依納爵顯然相信是有的。整個神操的目的就是幫助人能做更符合天主夢想的選擇，不受私欲偏情所驅使。我們如何理解天主在我們選擇中的角色呢？

如前一章所見，我們把世界看作天主持續行動的世界。天主不斷在這世界工作，執行祂神聖的意向——天國，在那裡所有的人都與三位一體的天主、與他人、和所有受造的宇宙，和睦相處，合而為一。這個世界，這個天主的行動，包括所有人類的行動，和所有不在人類意向下發生的萬事萬物。我們的行動，可能與天主這個有目的行動或多或少相符。因此，我們可以說天主在我們所有的選擇中有分。

在神操「獲得愛情的默觀」中，依納爵要做神操者祈求能體驗「天主怎樣居住在一切受造物中……那麼是天主在我內，使我存在、生活、感覺和理解了。甚至使我做祂的宮殿，因為我是按照至尊天主的肖像和模樣受造的。」（《神操》235 號）且「天主怎樣在世上的一切受造物中為我操勞、工作」（《神操》236 號）的恩寵。依納爵相信人在信仰中，能

經驗到天主在我們世界中有目的的行動。在他們有這樣的經驗後，接著就會面臨他們是不是想要，而後要如何才能調整他們的生活和行動，好能與天主的行動一致。原則上，每一個有意識的行動多少都會和天主的行動，就是世界相合。如果我們這樣看待自己的行動，那麼我們所有的行動都似乎有其重要性，因為這些行動要不就是和天主的行動一致，要不就不一致。換言之，每當我們選擇一個行動，若不是和天主的行動合作，就是未與其合作。在這樣的認知下，天主在我們的選擇中有分。

問題是我們是否會把天主的利益仔細考慮在內，而試著分辨我們的選擇要如何與天主對世界的夢想配合。從依納爵自身的經驗和他確信天主居住在世間，並在世間工作，難怪他要確知他的決定和他被選為總會長是否符合天主的願望。如果我們也如此相信，難道我們不會想要確知嗎？

分辨的複雜性

依納爵做決定時所依靠的一個前提，就是天主在創造世界和我們每一個人時的目的。我們常常提到發現天主的旨意。我在前一章寫過，這聽起來像是試著發覺天主對我們每一個人永恆的計畫。事實上，這可能比我們原先想的要更複雜些。例如，依納爵在茫萊撒（Manresa）的分辨是天主要他在聖地幫助人靈。事件的發展證明依納爵這個分辨錯了，至少就著他想要在耶路撒冷終老而言。方濟會的總會長命他離開聖地，

若他不從，就要被逐出教會。依納爵決定，留在當地不是天主對他的旨意。因此，判斷天主的旨意可能很複雜；不只是我們個人主觀的分辨。

依納爵又提供了一個例子。在 1552 年查理五世皇帝把耶穌會士方濟·博日亞（Francis Borja），他曾是甘地亞公爵（Gandía），引薦給教宗猶利三世（Julius III），要任命他為主教，而教宗也打算這麼做。依納爵寫了封信給博日亞，敘述自己的經驗和他在此事上該如何做分辨的過程。在三天情緒的動盪和祈禱後，依納爵得到一個結論，就是他應該盡一切所能阻止其進行。他寫到：

我當時非常篤定，現在依然如此，如果我不如此做，就沒法面對天主，我的主，做一個好的交代——確實，那會是個很壞的交代。

因此，我覺得，現在也這麼覺得，這是天主的旨意，要我阻止這個行動。儘管別人可能不這麼想，而把這個榮譽頒贈給你。我不認為這有什麼矛盾之處，因為同一聖神可能因某種理由促使我這麼做，而為其他理由促使別人那麼做，因此產生皇帝想要的結果。願上主我們的天主所做的，將成為祂極大的讚頌及榮耀。（William J. Young, *Letters of St. Ignatius of Loyola*, 1959, 258）

在現實世界中，找尋天主的旨意並不只涉及我們個人分

辦那麼簡單的事。其他行動者和因素也都參與其中。

依納爵假設天主可能讓人在同一件事上得到不同的結論。我比較喜歡說天主在一切決定中工作，即使是和天主夢想不一致的決定。我很喜歡劇作家保羅·克羅代（Paul Claudel）在《絲緞拖鞋》（*The Satin Slipper*）這齣劇引用的葡萄牙諺語：「天主以曲線來畫直線。」（God writes straight with crooked lines.）我們所有的行動，就算是最用意良善、最審慎分辨過的行動都是一條彎曲的線，有缺陷且充滿人性；然而天主用這一切來建立天國。

因此，在這層意義上，我比較喜歡用「天主的旨意」這個詞：天主不停地在這世上工作，帶來祂的意向或計畫，就是天主的國。人類被召叫調整自己與天主的工作、天主的計畫同步。分辨神類圍繞著一個信念，就是天主一直在工作，而我們可能多少與天主的行動同步或不同步。所以，我們分辨的時候，不是在尋找天主對我們每一個人的永恆計畫。而是試著盡我們所能，將我們的行動與天主的行動密切結合。我們盡力調整我們的行動，與天主一致，但是之後我們要把一切交給天主，使其與我們調整的行動和事件相互影響。

我們如何調整自己的行動與 天主的行動一致呢？

這就引向一個問題，我們要怎麼調整自己的行動與天主的行動一致呢？依納爵和他早期的夥伴們給我們指出了一條

路。我們已經看到他們在面對推選耶穌會的首任總會長的行動。當面臨一個決定時，我們要讓天主參與其中，在祈求天主光照時，要運用所有分辨的規則，意識內心的行動。但我們在分辨時，也要求助他人，留意他們的忠告和建議。換句話說，盡己所能分辨我們想採取的行動，如何能和天主對我們及世界的夢想相符。就像依納爵一樣，我們想要確知是否和天主的行動密切相符。一旦我們盡可能做了分辨，就在這個我們不是唯一行動者的複雜世界裡，把決定付諸行動。

讓我舉個例。假如有個年輕人試著分辨他是否有修道的聖召，特別是耶穌會的聖召，他得先做點功課，找些有關耶穌會的靈修、精神特質、工作等資料。如果他發現跟自己的夢想和渴望有共鳴，就祈求天主光照，來分辨天主是否要他提出申請。他相信天主在他的決定中有分。一旦他決定了生活方式，他如何過日子將不只對他自己的人生有影響，也對他將要接觸的人有影響。就像依納爵一樣，他想要確定他會和天主對世界的夢想同步。在分辨的過程中，他和神師談話，神師幫助他注意在他腦海裡、心裡發生的一切。他和了解他的朋友、和認識耶穌會士的朋友交談。

假設他非常確定天主召叫他入耶穌會。現在他要提出申請，遵循所有必要的程序。但他不必然被接受。他對耶穌會的決定，無法掌握。他現在必須把這一切交在耶穌會和天主的手中。

有一句名言，常被認為是依納爵說的：「要祈禱，好像一切都倚靠天主；要努力工作，好像一切都倚靠你自己。」

依納爵從來沒有寫過或說過類似的話，但有一位瑞士的耶穌會士，在依納爵逝世後若干年，創造了一些簡潔有利的拉丁名言，叫「星火」（little sparks），將之歸於依納爵所言。這些是根據依納爵所寫或說，以及根據他的靈修，但並不是直接引述自他。這些拉丁文名言其中一個粗略的翻譯如：「讓這成為行動的第一條規則：信賴天主，雖然事情的成功僅依靠你，而不靠天主；同時把你自己獻給工作，雖然天主自己會成就一切。」換句話說，這名言好像與前述那句常歸給依納爵的名言完全相反。那句話應該是「要祈禱，好像一切都倚靠你；要努力工作，好像一切都倚靠天主。」跟著這句話，我想我們已經來到依納爵靈修中做決定的核心了。

在我做重要決定前，我必須祈禱，好像一切都要靠我，這句話的意思是：我決定的事在天主對世界的夢想中占有一席之地，因為天主一直在工作以實現其夢想。不管我的決定是否符合天主的夢想，天主都在其中工作。但我的行動是否和天主相符，卻會造成不同的結果。想想納匝肋的瑪利亞面臨的選擇，天主一如往常等待著她對天使加俾額爾（加百列）的回應。她可以拒絕，然後，我們猜測天主會根據那個選擇，做天主想做的事，但是世界就會走向另一條路。天主子將不會是我們今天所知道的納匝肋耶穌。無疑地，在我們的世界裡，瑪利亞的選擇是最關鍵的選擇之一。不過，我們不要因這非凡的重要性而忽略了我們所有的選擇，至少我們那些比較重大的選擇，對天主的行動，即這個世界，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天主在這些選擇中有分，以某種奧祕的方式，

天主聽憑我們來決定。所以，我要祈禱，好像一切都倚靠我一樣。

一旦我盡其所能分辨哪一個行動和天主的行動最契合，我行動時，就好像一切都倚靠天主一樣。也就是說，我就要把我所做的事情成敗交給天主、世界上的其他行動者和事件。這是耶穌必須做的，一旦祂分辨清楚，知道祂的召叫是去耶路撒冷，最後一次試著召喚祂的子民悔改，並相信祂。祂走向死亡，相信天主會透過這件恐怖的事，實現天主的夢想。同樣地，我們這些追隨耶穌的人，盡我們所能讓我們的行動和天主的夢想一致，然後把復活交給天父。

如果那個申請進入耶穌會的年輕人，活出這傳統，他若沒有被接受，也能重獲平靜，正如依納爵在方濟會總會長命令他離開聖地時，他內心依然能恢復平靜一樣。這也許不容易，但是重點是他試著調整自己的行動，好能符合天主的行動。如果他被拒絕了，現在要在生命之路上繼續前行，試著發掘他的生命要如何更與天主的行動相契合。有可能耶穌會拒絕他是個錯誤。這都不是重點。在真實世界中，我們只能盡可能分辨天主的旨意，然後把其他的交給天主，相信不論是我們或他人畫的曲線，天主都能將之化為直線。

這些有關分辨的想法如何打動你？有道理嗎？足以讓你想想試著與天主對世界的夢想更相符嗎？

第三部

當前的困境



在這個部分，我提供一些有關現代基督徒在與天主為友，及與天主的夢想相符，面對兩難可做的默想。我們生活在一個瞬息萬變的世界，常常會覺得害怕和焦慮。這些默想提出在我們內產生的一些恐懼，希望能幫助讀者加深與天主的友誼。

第八章

什麼才是真實的世界？

有宗教信仰的人想要依照所信的生活——例如，照我們前幾章說的，按天主的夢想，和我們在其間的角色生活——有時會碰到類似的評語：「實際點吧！你不能老做白日夢。實際生活裡你得把宗教留在星期天。」我們會因這樣的評語備感威脅，而不禁懷疑別人是不是對的。畢竟，我們就像那些沒有宗教信仰的鄰居一樣，活在一個看起來有點黑暗且抑鬱的時代。我想和你一起想想這個問題：「什麼才是真實的世界？」

對於真實世界的兩極看法

讓我們用十九世紀兩首英國詩人的作品開始。這兩首詩為了這個問題，提供了兩個截然不同的解答。第一首是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的詩〈多佛海灘〉（Dover Beach），寫於 1867 年：

今夜，大海風平浪靜。

潮水高漲，明月傾灑在海峽之上；
法蘭西對岸的燈光，忽明忽暗；
英格蘭的峭壁，
聳立在靜謐的海灣，沉雄蒼鬱。
窗前的晚風如此清爽！
月光下，
漫長的海岸線卻傳來低沉的咆哮。
那是浪花在退去中將卵石翻滾，
又湧來將它們推向高灘的聲音。
它們周而復始，
緩慢，戰慄，
一如永恆的悲調。

古時索弗克斯
曾聆聽過愛琴海的波濤，
令他想到
此消彼長人世的苦惱。
而今遙遠北海的聲音，
也令人感觸良多。

信仰的大海曾經浩浩蕩蕩，
用它潔白的腰帶
環繞全球的海岸，
而今我只能聽到

它悠長而消沉的悲鳴，
應和著晚風的嗚咽，
退縮到懸崖之下
黑暗和裸露的沙灘。

愛人啊，願我們真誠相待，
因為眼前的世界，
看似夢幻般
多姿多采，美好新奇，
其實無喜、無愛、無光、
無信、無寧、無助；
我們身處黑暗的荒原，
被夜晚無知的軍隊混戰中的
掙扎和逃遁所淹沒。

我們很多人可能會發現這一百五十年前的詩在對我們說話，在這新世紀裡，無知的軍隊日夜混戰，而我們的信仰之海恐怕已經撤退到海岸最陰鬱的角落了。阿諾德描繪出真實的世界了嗎？

或者真實的世界是像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於 1877 年，〈多佛海灘〉寫成後十年，所作的〈天主的榮耀〉（God's Grandeur）一詩中所描繪的樣貌呢？

世界充滿了天主的榮耀，

光焰四射，宛如銀箔閃閃發亮；
像榨油機集中巨大力量榨出油一樣，
呼呼噴向地面。人類為何無視其紀律？
一代又一代地踐踏，踐踏，留下創傷；
一切都被吸乾，被弄髒，被玷汙；
都帶上人類的汗點和臭味：泥土
一毛不生，穿鞋的腳感受不到泥土的芳香。
儘管如此，自然擁有永不枯竭的能量；
萬物深處都有最寶貴的清新能源，
雖然最後的光芒沉向黑暗的西方，
哦，晨曦，從棕色的東方邊際，
蹦出——
因為聖神在彎曲悖謬的世界之上，用溫暖的胸懷，
啊！用明亮的翅膀，庇護著大自然。

這樣的想法令人雀躍，但是這對我們所處的真實世界，是個空中樓閣嗎？哪一首詩講述了真實的世界呢？

這兩位詩人都生活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正是大英帝國如巨人般統治世界，處於全盛時期之際。然而，帝國的榮耀卻無法遏止戰亂和戰事的謠言，貧富差距的擴大，因病早逝或工業革命帶來的汙染。顯然，兩位詩人都感受到他們世代的黑暗面，兩位也都憂心忡忡。據我們所知，霍普金斯常感絕望，除此之外，他從來沒有親眼看到他的任何一首詩出版過。然而，〈天主的榮耀〉證明他能克服沮喪和絕望的傾

向。但問題依舊是「哪一位詩人描繪了真實的世界呢？」，我想討論這個題目，因為我們處在黑暗的時代，世界和教會皆是，在這新的世紀，新的千禧年，美國如巨人般主導世界，似正處在榮耀和權勢鼎盛之時。

照阿諾德的說法，真實世界是一個信仰無用的世界；詩中哀悼信仰的流失，再也沒有可依靠的東西。唯一的希望是依靠我們所愛的人。在我們的新世紀，二次大戰後，支持許多人的力量和希望似乎都被吸乾。也許，我們可以從〈多佛海灘〉中的感傷找到共鳴。天災、全球暖化、戰爭、恐怖主義等等都粉碎了我們的樂觀。對美國公民來說，2001年9月11日，世界貿易中心和五角大廈被攻擊，擊垮了我們自認家園可以免於恐怖攻擊的假象。尤有甚者，那次攻擊的後果和在阿富汗的戰爭，繼之在伊拉克的戰爭，都讓我們越發無助和恐懼。就好像我們的肚子挨了結結實實的一拳；空氣剛從體內出來。我們住在一個充滿恐懼的世界裡。

而且，羅馬天主教會在全世界各地都因為許多神父和修士被指控性侵害；神父、修道人數目驟減，至少在已開發國家中是如此；以及在許多城市裡，空蕩蕩的大教堂不得不關閉，而遭到嚴重的打擊。在教會，許多地方的天主教友間的分裂更使元氣大傷，而瀰漫了一股就算不是絕望，也是悲哀的氣氛。我們的確可以感受到阿諾德詩中的痛。也許他和那些失去希望的人生活在真實的世界，而那些像霍普金斯懷抱希望的人是活在虛幻的夢境中。

霍普金斯的希望來源

霍普金斯和馬修·阿諾德生在同一個國家，同一個時代。霍普金斯並不是個天性開朗的人，但霍普金斯卻能熱情地寫道：「萬物深處都有最寶貴的清新能源」。儘管有那些痛苦折磨，有人類的愚蠢和邪惡，有他自己陰鬱的情感。到底是什麼讓他能寫下這些字句呢？

在他身為耶穌會士的歲月裡，霍普金斯每年都要做依納爵神操，兩次是三十天的形式，其他皆為八天。這些祈禱的日子，在神操最後「獲得愛情的默觀」裡，他祈求能透過天主的眼光看世界。這個默觀是避靜的高峰。做此默觀的人祈求「深切明瞭天主賞我的諸般恩惠，使我能感激之外，在一切事上愛慕、事奉天主。」在這默觀中，祈求回想個人的受造、救贖及所受的特殊恩惠。

「用誠懇的心仔細思量」，依納爵寫道：「祂從祂所有的事物中給了我如此多，甚至願意盡可能地，按照祂聖意的安排，將祂自己也賞給了我。」此外，我祈求體驗到天主如何居住在一切受造物中；天主怎樣在一切的受造物中為我操勞、工作；一切美善、一切恩惠如何來自天主。換句話說，這位避靜者想要體驗一個「充滿了天主榮耀」的世界。顯然，霍普金斯得到了他祈求的。

我們面對的問題就是霍普金斯及所有人共同面對的問題：有懷抱希望的理由嗎？我們在黑暗中看得到一線光芒嗎？讓

我對那些相信猶太人的天主和基督福音的人，談談這個真實的世界吧！

聖經中的真實世界

依照聖經所述，真實世界是天主創造的，天主不為別的，就為了祂渴望它的存在。天主渴望這個世界的存在。而且，在聖經第一卷書《創世紀》的第一章裡，描述天主以毫無保留的充裕慷慨、豐富來創造這個世界，只是，這個世界自身是有限的。天主也要動物、飛鳥、魚和人類，慷慨豐饒。我們聽到天主說「孳生繁殖」，這當然意味著生育，但也可以解讀為做更好的自己，在愛、創造和慷慨上更肖似天主。

此外，我們可以讀《創世紀》第二個故事（第二、三章），就是天主創造了一個如樂園般的世界，人類和天主、和彼此、和整個受造界如朋友般互助合作。在這故事裡，人們赤身露體，並不害羞，這是在天主和人面前彼此坦誠的標記。罪惡帶來恐懼和羞恥，擾亂了天主的夢想。但天主沒有放棄原來的夢想。天主召叫亞巴郎和撒辣作祂的朋友和合作夥伴，成為扭轉罪惡後果的開始。換句話說，天主照自己的肖像造了我們，好讓我們與祂為友，與他人為友，也與所有受造物為友，就連人類的罪也不能斷絕天主的夢想。

在天主和這世界接下來的故事中，天主終於以納匝肋人耶穌的形式，居住在人世間，祂召叫人類與祂為友，也彼此為友。「我稱你們為朋友」；「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

了你們一樣」（若／約十五 15，12）。我們相信耶穌，這位加里肋亞的猶太人，與天主這麼合一，祂就是天主。而且祂自死者中復活，肉身復活。復活後的身體與我們的不同，但的確是身體。身體和全宇宙有物質性的連結。因此，組成耶穌身體的分子在這個宇宙間迴旋。天堂不在遠方。以某種程度的真實而言，天堂就在這裡。

此外，我們相信天主聖神居住在我們心裡。天主聖神激發我們的渴望，我們的願望，我們的夢想，並推動我們渴望天主所渴望的。而這聖神住在真實如你我的他人身上，我們都是這真實世界的一部分。「世界充滿了天主的榮耀，光焰四射，宛如銀箔閃閃發亮。」因此，我們相信這就是真實的世界。如果不是的話，我們的信仰就真的只是幻夢了。

如果我們基督徒相信的是真實的，那麼真實的世界就是霍普金斯在〈天主的榮耀〉中所描述的，而不是馬修·阿諾德〈多佛海灘〉裡的世界。而且就是我們居住的這個世界，不是這個世界之外，另一個遙遠的世界；就是這個有痛苦、困難、邪惡和苦難的世界；就是這個「充滿了天主的榮耀」的世界。若果真如此，我們必定要經歷這真實的世界，至少有些時候是免不了的。但我們經歷了嗎？這是個大哉問。我們真能相信這個真實世界嗎？或者阿諾德說得才對，信仰在這樣的世界已不可能存在？在這章的其他部分，我想要談談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經驗。

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經驗是什麼？

我相信耶穌會士詩人霍普金斯所描寫的真實世界，這個世界凸顯出我們相信復活的納匝肋人耶穌的意義。結果，我得相信我們能經驗這個真實世界。我們確實有這個世界「充滿了天主的榮耀」的經驗，但是我們很容易就會忽略而錯失其意義。我們要對好消息的經驗更警覺，準備好去留意，至少要跟對壞消息一樣留意。這真的是我們對這些顯現天主榮耀的經驗是否留意的問題。這是牧靈人員，尤其是靈修輔導的特權和責任，去幫助人們注意這些經驗。

讓我指出一些經驗，希望能幫你更正向地回顧你的經驗。第一個來自一位朋友，耶穌會士派翠克·馬龍（Patrick Malone），他和一個團體運送藥品到海地的衛生所。這個團體在前往衛生所的路上，碰到了一位形容憔悴的婦人向他們求救。這個事件讓其中一位團員馬蓮（Malene）憶起在另一次的旅途中，她不能給一個海地家庭任何援助或希望的時候，感覺有多糟糕。「人在面對困頓和不公平的時候，是多麼有限。」她說道，然後繼續說：「這裡的鄉下人有一句克里奧爾語（Creole）俗諺：『好天主明白』。」在一封私人書信裡，派翠克·馬龍寫道：

生命悲慘的時候，天主明白，人受苦的時候，天主明白。在馬蓮的引導下，這耳語般的引述在另一些

旅人腦海裡掀起小小的波瀾。馬蓮渾然不知這個句子對他人的影響，卻攪動了某種東西……這話語以一種無關緊要、就事論事的語調說出，卻有如同彌撒中，神父舉揚聖體時敲響的鐘聲，那樣的影響力。警醒。不要說話；停止一切把精力浪費於分神、只專注於自己或偏狹的事，不要錯失這個標記。在這裡，在你眼前，你被邀請經驗既平凡又特別的事。不要忽略其重要性。不要把它當作平凡又易解讀的事。

這的確是一個希望的徵兆，出現在最不可能的地方。

我也在讀過的故事中看到希望的徵兆，我想敘述兩個令我精神振奮的故事。在2003年3月4日星期二的《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專欄裡，布萊恩·麥格羅里（Brian McGrory）描述了一個非比尋常的寬恕例子。年輕的大衛騎摩托車時，被一個酒醉的駕駛撞成下半身癱瘓，需要他母親全天候的照顧。在那篇文章中化名為丹尼爾的駕駛再度因酒駕被捕。大衛的哥哥去聆聽判決，看正義得到伸張。後來他在停車場碰到丹尼爾和他媽媽，就停下來告訴他們，自車禍發生後，他弟弟的情況。丹尼爾再次酒駕對他們家猶如一個巴掌打在臉上，然後，他建議丹尼爾去探視他弟弟，看看他做了什麼好事。丹尼爾和他母親決定去看看。丹尼爾看到受害者時，痛苦地彎下腰，不由自主地啜泣起來。自車禍發生後，大衛的母親已經等待這個時刻七年了。然而，這時候，麥格羅里寫道：「她情不自禁。她繞過床，走向那個毀了她

兒子的人，擁抱他。」她說：「丹尼爾，到這裡來，需要很大的勇氣。這表示你有好品格。大衛在這裡，他沒有未來，但是你有。你要為大衛，為你媽媽，為我，為你自己走向正途。」只有天主的恩寵才能產生這種寬恕的行動。這位母親甚至要求麥格羅里不要用這年輕人的真名，她相信他會改邪歸正。

耶穌會士邁特·馬龍（Matt Malone），和前面提過的派翠克·馬龍沒有親戚關係，他在2005年3月7日的《美國》雜誌（*America*）上寫了一個類似的寬恕故事。邁特的父親是一位消防隊員，在一個半夜，被一通告知發生車禍的緊急電話吵醒。駕駛沒事，但乘客受傷嚴重，馬龍先生得知那不久後就死去的乘客正是自己的兒子約瑟夫。駕駛醉酒。在審判庭上，判決前，馬龍先生被要求做被害人陳述，通常這類聲明都會要求最高刑度。以下是馬龍先生的陳述：

我的兒子約瑟夫是一個聰明、善良、極有潛力的年輕人。這件事對我們家的情緒打擊至深。今天這輛車的駕駛站在你們面前，等候裁決。他承認自己的過犯。他是約瑟夫的朋友和同事；然而，他莽撞的行為致約瑟夫於死。肯尼在那可怕的夜晚，並沒有存心想傷害任何人，遑論是傷害他的朋友。但結果卻死了一個年輕人，我們家受苦，而他自己也一點都不好過。肯尼這輩子都得承受他所做的後果，這擔子比法庭給他的任何懲罰都更重。基於這個理由，我恭敬地請求

法庭聆聽受害者父親和家人的呼籲，給予最輕的懲罰。（摘自「The Father of Mercies」一文）

邁特·馬龍認為他父親能寬恕肯尼，是因為他就像耶穌一樣，能看到站在他面前的人。天主的恩寵轉化了他的心去寬恕。

你會發現這些故事不是取自那些敬虔的來源，當然，我可以把我當他人靈修輔導所聽到的故事說給你們聽，但你們可能會認為這些是特別虔敬之人的經驗而輕忽。我要用日常生活中的故事，因為這才是本章的重點；也就是，在令我們意外的人事物上，發現天主。其實，天主隨時隨地都在。我們要留意好新聞，而不是只留意每天晚間新聞或報紙頭條中，打擊我們的壞新聞。世界充滿了天主的榮耀。在黑暗的時刻，其實是什麼時候，都有懷抱希望的理由，因為天主已成為我們中的一分子，在這個世界上分享我們的生活。天主有一個夢，對我們這個世界的夢，也是天主自己的世界的夢。

還有，要記得，天主一直在工作以實現這個夢想。這正是我們足以懷抱希望的理由，也是我們為了自己的喜樂和世界的益處，盡己所能，與天主的夢想相契合的緣由。

第九章 劇變時代的忠告

在《石之歌：瘋馬的一生》（*Stone Song: A Novel of the Life of Crazy Horse*, 1995, 320-321）一書中，溫·布雷文（Win Blevins）用尖銳的細節描述拉科他族（Lakota）酋長瘋馬（Crazy Horse）在白人來到後，結束了他和族人們的生活方式時所面臨的兩難。一直到小說將近尾聲時，瘋馬依舊拒絕將他的族人搬遷到保留區的強制性措施。他和其他拉科他族人將白人的到來，視為是一個時代的結束——野牛時代——他們結束了靠野牛的遊牧生活方式。為了族人的利益，在決定進入保留區之前，他及另一名勇士與他們的導師霍恩·契帕斯（Horn Chips）先知談話，先知沉思著時代的變化：

「有時，劇變來到，」他說，「靈性活力（Skan）的週期，生命的週期不是每七代，而是七個七代，或一百個七代，改變大得無法預測，大到無法理解。」他嚴肅地看著他們。「我相信靈性（Inyan）的教導：舊的方式死去時，就意味著新的方式來到了。我們還無法分辨，但已不遠了……」

霍恩·契帕斯說：「我想我們看不到新的方式，我想七代之內還不會明朗。在這期間，這一族群看起來似乎四分五裂了，這棵正在開花的樹好像枯萎了。但七代之後，將有人能用心靈之眼看，新的方式也會出現：」

他直視著瘋馬：「舊方式很美。我們回頭看它，在道別時，向它表達我們的愛。然後往前行，盲目地向前走，獻出我們的愛，是的，盲目地。」

霍恩·契帕斯這樣安慰瘋馬，以面對他和族人所要面對的可怕改變。我覺得他也給我們很好的安慰——也許因為作者不僅浸淫在拉科他文化中，也沉浸在我們的文化裡。

我們時代的劇變

凡是在二十世紀生活過的人，都經歷了超乎尋常的改變。霍恩·契帕斯是對的。有時候，改變來得超乎尋常的深遠、讓人迷惘。這樣的時刻會引起嚴重的焦慮，人無法理解或預知這些改變。我認為我們活在一個歷史上極大變革的時代。

在二十世紀，我們見證了兩次世界大戰的動盪；納粹的大屠殺（及其他類似的種族屠殺意圖）；冷戰；科技不可思議的快速崛起；通訊、經濟和政治的全球化。由於居高位者的愚蠢和醜聞，許多人對我們領袖的誠信、廉潔和智慧失去信心。宗教機構也未能免於此種不信任。天主教教友看到這

些年來，自從第二屆梵蒂岡大會之後，我們生活方式的改變。我們也經驗到神父、會士性侵兒童，而主教、修會會長卻意圖掩飾的醜聞。

此外，新哲學也對知識的基本原則提出質疑，而這些問題，藉著大眾媒體的傳播，觸動許多知識分子。我們怎麼知道我們對這個世界有所理解呢？這些事件和趨勢以一個世紀前想像不到的方式，改變了我們的世界以及我們的世界觀。

我認為我們在生活中所經歷的改變，已經讓大部分人在心理上受到些許創傷。我們也許沒有全然意識到這創傷，但創傷是在的。在這新世紀的開始，我們體驗到壓力和焦慮，必須要對自己和他人多一些同情。

面對巨變的方針

讓我們來看看霍恩·契帕斯給瘋馬的忠告，對我們面對這些龐大而讓人不安的改變時，有何提醒。首先，他注意到在如此動盪的時代，我們無法預測未來：「改變大得無法預測，大到無法理解。」這是個冷酷無情的名言。我們覺得自己，或至少那些掌權者應該會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並且知道我們未來的方向。要不然，我們就會覺得迷惘，不知何去何從。另外，我們想要清楚未來的方向，在某種程度上能掌控它。

但是，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人能清楚未來，掌控未來。未來，確實就是未來，是未知的。在一切時代，不只是大變

動的時代，人都得要懷著希望和信任走向未來，無法正確知道事情會如何演變。這點在瘋馬和我們的時代更是如此。納匝肋人耶穌自己得要懷著信心、希望和愛走向十字架的死亡，不知用何種方式，但是相信祂的父親會在這黑暗中帶來光明：「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托在祢手中。」（路廿三 46）

霍恩·契帕斯說：「舊的方式死去時，就意味著新的方式來到了。我們還無法分辨，但已不遠了。」這靈性的教導與猶太—基督信仰傳統中，上主的神在歷史中工作相符。我們正經歷社會、文化、宗教生活方式的死亡。舊的方式已死或奄奄一息。我們必須相信天主繼續在工作，以實現祂神聖的計畫。

事實上，我們可以在基督信仰中找到安慰，因為不管看似如何，天主已經在納匝肋人耶穌的生命、死亡與復活中，做了祂當做的事。我們相信這個世界，因著它在物質上、生物上、社會上和精神上與納匝肋耶穌連結在一起，已經聖化了，已經與三位一體的天主無可分離地結合。當世界秩序發生劇變時，我們還是要相信天主聖神與我們同在，正如耶穌所許諾：「當那一位真理之神來時，祂要把你們引入一切真理。」（若／約十六 13）因此，舊的方式死去時，就意味著新的方式來到了。雖然我們還無法分辨。然而，這新的方式會和天主已經透過耶穌的生命、死亡、復活和派遣聖神所完成的一致。

霍恩·契帕斯說：「我想我們看不到新的方式。我想七代之內還不會明朗。在這期間，這一族群看起來似乎四分五

裂了，這棵正在開花的樹好像枯萎了。」他在告訴瘋馬，在他們有生之年，新方式不會明朗——的確，好幾世代都還不會。而且，看來似乎失去了一切。

信仰之必要

在今日，很多人都受到絕望的誘惑。就展開天主的王權或統治而言，耶穌的生、死與復活到底成就了什麼？二十和二十一世紀造成的恐懼，使人很難相信天主聖神在我們的世界活著而且工作著。的確，天主的計畫看似受阻，天主的王國看似挫敗。「但是……」有些人會反駁說：「天主的統治是隱晦而且超自然的。只會在末日大審判時，義者得到獎賞，惡者受到懲罰時才會顯現。」

然而這種來世的救贖並不能帶來多少安慰，也沒有真實反應耶穌的教導和事工。祂似乎相信那因著祂的教導和事工而展開的天主統治和祂所知的世界有其關聯，「你們去！把你們所見所聞的報告給若翰：瞎子看見，瘸子行走，癩病人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貧窮人聽到喜訊。」（路七 22）我不相信另有一個超自然領域，與我們這個宇宙不同的那些理論，會和耶穌宣講和應許的相符。此外，這樣的理論並不會帶來安慰或幫助；也沒辦法減輕在我們意識邊緣啃噬著我們的焦慮。我認為向前走的唯一一條路是讓焦慮浮現於意識層面，明白我們常常對世界的狀況，喪失信心，懷疑天主要來統治究竟是什麼意思。我們的信仰正是在這些時刻受到考

驗。我們相信天主，還是不信？霍恩·契帕斯的忠告邀請我們像前一章一樣，做類似的默想。

我在1950年進入耶穌會，我幾乎不需要相信天主。羅馬天主教會和耶穌會欣欣向榮；修會和初學院爆滿；教堂、學校和避靜院以史無前例的速度修築、擴建。我們相信自己認真工作必會帶來成功，甚至根本沒有意識到這點；我們可以相信教會，對耶穌會士而言就是相信耶穌會。但是在1980及1990年代，充分認知到神職人員及修士、修女人數減少的衝擊，我們面對到底我們是否真的相信天主和天主在世界工作。我想我們必須面對這種縮減，才能明瞭相信天主代表什麼意義。正如亞巴郎得要相信天主對依撒格（以撒）的許諾，即使他已經準備好要獻祭依撒格；正如耶穌必須相信天主要藉著祂在十字架上的喪亡，來拯救以色列和世界；同樣地，我們也被召叫相信天主聖神仍然活躍於這世上，而天主會揭示新的方式給那些保持忠信的人。

「但七代之後，」霍恩·契帕斯說道，「將有人能用心靈之眼看，新的方式也會出現。」這是我們的希望和信仰。我們必須相信在這個變動的時代，對一個相信復活的民族，這新的方式到時候會顯現給能用心靈分辨的人。而且，我們要繼續祈求天主幫助我們「用心靈之眼」——即有分辨的心，有受過訓練的心，能在這個黑暗的時代發覺「天使的謠言」。新的方式也許不會在我們的時代辨明，但我們要試著對即將來到的記號，保持警覺。

智慧的恩寵

「舊方式很美，」霍恩·契帕斯觀察到。「我們回頭看它，在道別時，向它表達我們的愛。」這不是容易接受的忠告。要聽從它，就得接受老方式真的逝去了，或不再可行。當一種生活方式受到威脅，我們會感到焦慮——有時極度焦慮。這種生活方式已經為我們的生命賦予意義，支持我們度過生命的高潮及低潮。也支持我們的父母、祖父母及我們國家、教會和會眾中的前輩們。承認這種生活方式不再適用，威脅到我們的自我並對代代相傳的傳統感到疑惑。

面對這威脅，會有兩種誘惑。我們可以為珍視的生活固守舊的方式，好似我們那獨特的靈魂正陷於險境般。瘋馬有很長一段時間走這條路。要不，我們可以詆毀舊方式，認為它愚昧、幼稚天真、沉重或更糟。有些拉科他族領袖走這條路。

第一種立場如果走到極端，會導致懷舊，把過去的一切理想化，並致力回復它。這種傳統主義者的立場，似乎為總主教馬塞爾-弗朗索瓦·勒費弗爾（Marcel-François Lefebvre）和他的追隨者所採行，導致他們和羅馬天主教會疏離，甚至被逐出教會。持此立場者，若未離開教會，在某種程度上也會十分好戰。在我們把採取此立場的人屏除之前，可以檢視自己過去三十年來，對世界和教會中的動盪做何反應。拿我自己來說，我承認放棄天主教會過去的虔敬常規，仍不時會焦慮、質疑——覺得我的行為可能和天主的願望及計畫背道

而馳。這種焦慮和質疑可能會導致採行傳統主義者的立場。

第二種立場是詆毀舊有的方式，這同樣是一個誘惑，也同樣是應付生活方式消逝所引發焦慮的一種方法。走到極端時，就會導致在過去恐怖的故事中打轉，痛恨那些在位者對「我們」所做的事，而和自己的根疏離。有些舊時的天主教友似乎陷在這種立場中。同樣地，在放棄採取這種立場的人之前，讓我們看看自己的內心。我得承認我自己有傾向這種立場的部分，說那些恐怖的故事，好似過去的方式一無是處般。這種立場難道不是強化了教會領袖醜聞故事中所暗藏的一種欣喜呢？要聽從霍恩·契帕斯的忠告並不容易——也就是，承認舊方式的確逝去了，或行將逝去，但是仍舊愛它。

但想要在信、望、愛三德中邁進，就必須聽從這個忠告。我想到艾瑞克森（Erik Erikson）發展理論中的最後階段，他將之稱為絕望和智慧之間的危機。絕望來自我們不能接受自己的現況和轉變後的模樣。艾瑞克森在《童年和社會》（*Childhood and Society*, 1963, 268）中提到智慧意味著「接受自己有一個而且只有一個生命週期，是必須而且不容替代之物；因此，也意味著一種對父母新的、不同的愛。」

我認為了解艾瑞克森想告訴我們什麼很重要。如果，我終於接受了現在的自己，不隱瞞缺點，那我也就接受了一切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我所做過的事，好的及壞的，因為我是一切發生在我身上之事、我所做過之事的產物。而且，我也接受了我的列祖列宗，使我成為現在的我的一切聖人及罪人；我也接受了影響我和我祖先的那些有優缺點的生活方式。

在聖週六復活宣報中所唱出「幸運的罪過啊」——教會用這個詞語來描述原祖所犯的罪——達到了這樣的智慧。我相信這智慧顯露在復活的耶穌，於厄瑪烏（以馬忤斯）跟那兩個門徒所說的話中：「默西亞不是必須受這些苦難，才進入祂的光榮嗎？」（路廿四 26）耶穌如果沒有受過那些苦難，現今就不會是默西亞。這並不是說天主裁定默西亞要以這種方式受苦難；而是說，如果事情有不同的發展——譬如說，如果以色列人悔改，相信福音，祂就會是不一樣的默西亞。耶穌要成為現在的祂，必須要經歷這些苦難。

如果我們能達到，或者應該說，能得到這樣的恩寵，達到這樣的智慧，我們就能用愛回顧過往的生活方式，用愛向它道別。如果我們被賜予這恩寵，我們就能從採取前述兩種立場、削弱憎恨與焦慮的態度中，得到釋放。

第十章

我們曾經希望：危機中的默想

我為 2004 年的復活節寫了這個默想，時值美國的羅馬天主教會因性侵危機遭受重擊。把它涵蓋在這系列默想裡，以供我們沮喪時使用，似乎頗為適合。此外，它也延續我們在前一章厄瑪烏故事的反省。

天主教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曾經展現傲人的力量，並選出第一位天主教徒總統（編註：甘迺迪總統），但在 2002 年後面臨一些嚴重的打擊。性侵的傳聞似乎沒有止息。就算很多人沒有大聲說出，心中也在問：「下一個炸彈何時爆發？」我們都感受到這危機的影響。而且，自 1960 年代後期以來，教區修士和初學修士人數陡降，和大約同時出現的出走潮——現任的司祭及數以千計的修會會眾，連那些原本有充裕教區的神父、修士、修女等地區，也都強烈感受到這個影響。從性侵的傳聞開始，我們面臨原本在上世紀是教會榮耀的堂區要關閉的可能性。最新的調查顯示，新教徒每週上教堂的人數高於天主教徒。的確，從二十世紀中葉以來，我們榮耀的光景漸失。

我們要如何因應這些打擊呢？我們的反應從難過、沮喪

到生氣、怨恨都有。我不認為有人能把天主教的聚會，不管是彌撒或其他活動的氣氛，用活潑喜樂來描繪。聚會氣氛中有一種沉重，洩漏出我們的憂傷。另外，還有很多天主教徒生氣。當然，最痛心、最憤怒的是那些遭受性侵的人和他們的家人。不過，性侵危機可能讓我們所有的人都憤怒，而這憤怒擴展到很多地方。再者，天主教徒在很多問題上立場兩極，而這些立場，在我們想釐清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之際，似乎變得更加強硬。怨恨已快要浮現檯面。這些事怎麼能出現在我們教會和我們身上？怨恨使人去尋找原因，好能歸疚於某人或某事。是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梵二）？性改革？修院和社會的縱容？同性戀神父和主教？那些對教會名聲比兒童安全更關心的主教們？梵二前，修院中對情緒和感情的壓抑？單身是聖職的必要條件？教會的決策會議沒有女性代表？這些及很多其他理由都被引用來解釋發生在教會的事。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以一個民族來看，大家都承認有此情緒，我建議用《路加福音》廿四章 13-35 節厄瑪烏的故事來默想。這個想法來自英國聖公會杜倫主教（Anglican bishop of Durham, England）賴特（N. T. Wright），他在《翻天覆地：重新看見耶穌是誰》（*The Challenge of Jesus: Rediscovering Who Jesus Was and Is*）中，為後現代時期提供這樣的默想。每當我們對世界或環境的狀況陷入懷疑、生氣或怨恨的風暴時，可以做此默想。

《路加福音》廿四 13-35

在《路加福音》中，我們讀到兩個門徒在星期天早上，離開耶路撒冷往厄瑪烏走去的故事。有些評論家認為他們是一對夫妻——克羅帕（Cleopas）和他妻子。耶穌在星期五被殺且埋葬了。星期天早上，他們聽說已經有些婦女發現墳墓空了，而且看到天使說耶穌復活了。但是，他們兩人不抱任何希望，離開耶路撒冷往厄瑪烏去。他們怎麼可能還抱任何希望呢？他們就和大部分以色列人一樣，相信默西亞會來把天主的子民，從目前受羅馬占領的奴役之境拯救出來，並在全世界展開天主國的統治。他們和其他門徒相信耶穌就是這位默西亞。但是祂卻被殘酷且羞辱地釘在十字架上死了。發生在耶穌身上的事，怎麼樣也跟祂是默西亞連不在一起。

「我們原指望祂就是那要拯救以色列的。」他們告訴那位在路上遇見的陌生人（路廿四 21）。他們的希望在禮拜五被擊潰了。羅馬人用貶抑、羞辱的方法殺害耶穌，來彰顯誰才是掌權者。天主在這赤裸裸的權力展示上，完全沒有阻止。因此，耶穌不可能是默西亞。他們心中的絕望取代了希望。有關空墳墓和天使話語的消息，並沒有打破絕望。「我們曾懷抱希望，但是我們現在沒有希望。」

他們向厄瑪烏走去時，一定在想現在該怎麼做，甚至可能懷疑對默西亞的期待會不會根本就是天方夜譚。除了絕望和難過外，他們會不會也滿是怨恨，怨恨被耶穌欺騙，怨恨

他們曾滿懷希望，卻只換得失望？也許這說明了他們為什麼離開耶路撒冷和他們的夥伴們，返回厄瑪烏。他們拋棄那誤導他們的團體，也許拂去腳上的塵土。這不是人類在希望破滅後，正常的反應嗎？「我不會再懷抱希望。你不會看見我和那些相信神話的傻子來往。」

你有沒有在這兩人身上看到自己？因為你也曾懷抱希望而對他們的處境感同身受？我建議我們在想像中，與他們同行，讓我們對教會陷於危機的感受浮現出來。你在默觀教會狀況或任何目前的困境時，有什麼感覺？讓所有的情緒浮現出來。這些是你的現況，就像那兩個門徒的感覺是他們當時的狀況一樣。

重述這個故事

在門徒們向陌生人傾訴完他們的失望、憤怒、難過和怨恨後，陌生人接著講述以色列的歷史，告訴他們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而死是有道理的——的確，只有如此，以色列的歷史才有道理。路加並沒有詳述陌生人的說法，但我們很容易就可以填進去。

在以色列的歷史中，每次因他們的邪行或首領將他們帶至最不堪的境地時，天主都會介入，拯救他們。每當他們失去希望，天主又再次介入，給他們希望。

從以色列歷史中舉個例子。厄則克耳（以西結）先知生在被擄於巴比倫的時代，那時以色列人被帶到巴比倫當奴隸，

遠離預許之地。先知被上主的神帶到一處平原，那裡布滿了骨頭，然後被問道：「人子，這些骨頭可以復生嗎？」（則／結卅七 3）當然不能；這些骨頭已經乾枯了。但天主要他向這些骨頭講預言，「他們遂復活了，並且站了起來；實在是一支極龐大的軍隊。」之後，天主告訴厄則克爾：「人子，這些骨頭就是以色列家族。他們常說我們的骨頭乾枯了，絕望了，我們都完了！為此，你向他們講預言說：吾主上主這樣說：看，我要親自打開你們的墳墓；我的百姓，我要從你們的墳墓中把你們領出來，引你們進入以色列地域。」（則／結卅七 10-12）天主的確引他們回去了。

也許往厄瑪烏路上的陌生人對這兩位門徒重述了這樣的故事，提醒他們信仰的是天主，而天主可以使死人復活，可以拯救人，即使看來一切都完了。

熾熱的心

在陌生人對他們講故事，包含耶穌被釘十字架而死的故事時，他們的心火熱，但是顯然地，他們一直到行程終點，耶穌擘餅的時候，才注意到這火熱的感覺。為什麼他們的心是火熱的呢？我敢說是陌生人的話語觸動了他們內心深處的某種東西。讓我說明一下。

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是在天主的渴望下受造的，這種渴望不會消逝，是永存不朽的，是不會死去，也永不熄滅的。這種渴望創造了我們，使我們成為今日的我們；沒錯，這使

我們成了天主所渴望的。這種渴望也深藏在我們內，吸引我們走向天主所想要的，即我們與天主的友誼與合一。這種渴望在我們內激發希望，那個希望是：不管發生什麼事，天主永遠想要我們，我們會永遠和天主一起生活著。耶穌慘死的創傷暫時壓垮了那個希望，但陌生人的話再度點燃希望之火。他們到了厄瑪烏後，不願讓陌生人離去，說服祂留下，和他們共進晚餐。

在擘餅的時候，他們認出了陌生人的身分，之後意識到祂向他們講故事的時候，他們的心是火熱的。死亡並沒有戰勝，死亡也沒有毒刺。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是天主弔詭的勝利。他們趕快回到耶路撒冷的團體中，發現夥伴們也有跟他們一樣的好消息；他們這些曾經懷抱希望的人，現在流露出希望和喜樂。

在任何試煉或希望崩潰的時刻，這個故事對我們同樣也是好消息。在我們的悲傷、憤怒、怨恨裡，我們得要讓這故事來觸動我們。讓我們邀請這位陌生人來跟我們講故事，其實祂並不陌生，好讓我們的心重新火熱起來。

第四部

天主的渴望



在我們和天主建立關係的時候，我們會對自己多些了解。我們會知道自己沒有達到天主對我們和對這世界的期待，但我們也會明白天主對我們的愛及渴望我們得益處，不會因為我們沒有做好而改變。天主仍然追求著我們。因此，回顧自己和天主的關係時，會對天主有所了解。下面幾章，我要提供你們一些默想，是在建立天主想要的友誼關係時，我們可能會對天主的認識。

第十一章 天主如舞蹈

這個默想似乎很合適放在分辨的章節之後，雖然許多人覺得用代名詞和個人化的名字來稱呼天主有些問題，但我們就要從這點開始默想天主。看看它是如何觸動你。

女性主義運動使很多人意識到談及天主的語言，幾乎全是男性的。其實天主既非男性也非女性；天主是奧祕，無以名之的那位。聖道茂（又譯：多瑪斯·阿奎納，Thomas Aquinas）堅稱我們必須幾乎一口氣否認所有我們對天主做的肯定描述。不知小說家格雷姆·格林（Graham Greene）是不是開玩笑，多年前，他在寫給《英國天主教週報》（*The Tablet*）編輯的一封信裡，建議用中性（neuter）語言來稱呼天主，這個建議沒有得到太多支持。我相信問題正出在這個我們稱之為天主的奧祕經驗裡。我們和天主相遇的時候，我們用第二人稱「你」來稱呼，一點問題都沒有，但沒有一個第三人稱可以適切地稱呼天主。

天主和我們的關係

兩期的靈修輔導經驗給了我一些靈感，可能對他人有益。有一個人說他對天主的經驗不是個人性的。但他談到祈禱的時候，我注意到他以位際互動的方式和天主交往。他讓天主知道他的憂慮和興趣，也感覺到天主的臨在。換句話說，他表現得就像是一個人人在另一個人面前一樣。我們歸納出他那句話的意思是，天主不是像父親或朋友那樣的一個人。

另一個人說天主好像一支舞蹈。然而她也以位際互動的方式來描述這支「舞蹈」。她覺得天主愛她，把她從自我毀滅中釋放出來。她感謝天主，對天主有一種溫馨的感覺。一次，一位書評家提到德國哲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說法，他說音樂是唯一能傳達天主是什麼的藝術。讓我們一起回顧，我如何體驗這個我們稱之為天主的奧祕經驗。

和天主同調或不同調

我常這麼描繪幸福的經驗，它的出現伴隨著「無以名之」的強烈渴望，且有這種經驗的人會體認到，他們的受造是天主所鍾愛的。我們有這種經驗時，會情不自禁地感謝讚美。這種回應是人際性的，儘管我們所經驗的天主，不像我們認識的任何人。人最渴望那「無以名之」的經驗。但是我們幾

乎都不假思索地以「你」來回應。譬如，我們想說「謝謝你」。你能想起這樣的經驗嗎？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自己在巔峰狀態。若干年前，我曾有這樣的經驗，持續大約有兩個禮拜之久。我覺得一切順心，活在當下，對過去或未來都沒有太多擔心。我全心和所有遇到的人在一起，奇妙地可以感知他們的心情。我不擔心我不是在對的地方，做對的事情。我經驗到人和事的奧祕。有人說他們和我在一起的時候，感覺到一種超越一般生活經驗的東西。我想起在飛機上，聽到一個嬰兒在哭；我知道是因為艙壓讓小嬰兒的耳朵疼痛所致，我也感受到天主的臨在，對孩子成為一種慰藉。那時候，我覺得感謝，覺得與天主同調。雖然天主不是一個我可以想像的人，但我仍以「祢」來稱呼。

有的時候我們覺得心情不好，看世界不順眼，諸事不順。我們可能把這些情緒歸咎於腸胃不適、天氣或睡眠不足。但反省自己這些經驗時，我常常發現是我和最好的自己、我的理想、我的希望不同調；我的良心有某種東西在啃噬著我，要不就是我不願正視生命中某個特殊狀況。比方說，我可能隱約知道我和我最好朋友的關係有點問題，但我不想正視這關係。此時，我相信我也經驗到天主。一旦讓自己意識到這份不安，就請求天主協助能面對問題，此時對這奧祕的稱呼還是「祢」。

正如我前面提過的，約翰·麥可莫瑞提出一種想法：宇宙的創造是天主的一個行動。天主正在創造宇宙，從啟示來

看，天主這個行動的意向，似乎是要創造一個所有人都能和天主共同生活在一起，也能彼此以弟兄姊妹相待，和所有受造物和睦共處的環境。我們的行動可能和天主的這個行動同調，也可能不同調。如果同調，我們就可以從體會到的滿足感和內在、外在的和諧而得知。依納爵把這樣的經驗稱之為「神慰」。如果我們的行動不同調，那麼我們就會覺得沮喪、不快樂。依納爵把這樣的經驗稱為「神枯」。

當我們感到幸福，強烈渴望那「無以名之」的經驗時，我們會不會就是在經驗天主創造性的行動呢？和天主的行動同調時，我們會不會就感到我所說的順心呢？在林白夫人（Anne Morrow Lindbergh）的《來自大海的禮物》（*Gift from the Sea*, 1955, 104）中，她將良好的關係比喻為一支舞蹈，她說：

它建立在某種相同的基礎上。舞伴不必緊緊抓住對方，因為……舞者知道他們依循同樣的節拍起舞，彼此相輔相成，共創一支和諧的舞蹈。舞者的喜悅除了來自創作和參與之外，更是因為舞者活在當下。

這段良好關係的描述，似乎相符於我們和天主的意向同調，盡己所能如同耶穌的弟兄姊妹們般生活在一起時，所經驗到的天主。而有關笨拙舞者的描述，就好像我們和天主意向不同調時的經驗。而且，這些描述，與依納爵的神慰和神枯，不謀而合。

三位一體的天主

基督徒相信天主是三位一體的，天主有三「位」。神學家說這三位只能以祂們彼此間的關係來區別。也許描述這種相互關係最好的比喻就是舞蹈。換句話說，除了創造，天主也是舞蹈：聖父、聖子、聖神彼此一體相關，除了彼此關係有別之外，沒有什麼能區隔祂們。當我們深愛一個人卻不能完全與他或她合一時所感受到的痛苦，這也顯示了我們是按照天主肖像受造的，因為在天主內這樣的合一是真實存在的。

將天主描述成跳舞時的舞曲，或是舞蹈本身，聽起來似乎不具位際互動性。但我們把這首舞曲，這支舞蹈稱之為「祢」。這奧祕，無可名之的那位，是「祢」之於我的「我」。沒錯，耶穌將這奧祕稱為「阿爸」（Abba），「親愛的天父」。我們所經驗到的天主，無法用像父親、母親、愛人、朋友這種可以想像的表達方式完全展現。然而我們依舊稱這奧祕為「祢」，對這個「祢」的感覺，就像對可以想像得到的最棒的父親、母親或愛人一般。這是因為我們是在人際關係中成為人的，我們必須用這種取自人類最高發展層次的隱喻，來談論我們和天主的相遇。在經驗中我們發現，生活在這奧妙的宇宙中，讓人讚嘆之處就是它像家一樣，有人際互動往來的特質，給我們安全感，可以無視於宇宙的浩瀚和人生似如過客的空虛；我們就不由自主地用位際互動的口吻來稱呼那環繞著我們的奧祕。

留心稱呼天主的表達方式

在我們向他人描述自己與天主相遇的經驗、研究神學或講授教理時，碰到如何稱呼天主的問題，並沒有什麼解決之道。因為沒有什麼述語或第三人稱代名詞能妥切描述我們所遇見的奧祕。不過，我們可以對他人的感受抱持注意和關心的態度。女性主義者已經讓我們注意到，每次提到天主，都用男性來稱呼，她們聽起來是什麼感覺。用第三人稱來談論天主，永遠都會碰到困難，大部分教友在和天主建立個人關係，在和這神聖的奧祕相遇時，用第二人稱表達，都沒什麼問題。「祢」好像是唯一最適切的表達方式。

第十二章

天主是誰以及天主要我們如何發展

在前面幾章，我們已經反省過一些和天主建立友誼的影響。在這章裡，我想要對天主希望人類如何發展，發表一些看法。天主在人類發展時，對我們有什麼期望？

在一本極具獨創性及分量的神學著作《錯誤的喜悅》（*The Joy of Being Wrong*, 1998, 115）中，詹姆士·愛力生（James Alison）談到原罪時，用賀內·吉哈（René Girard）的人類學來發展他的原罪神學。愛力生主張我們不可能懂原罪的教理，或者，任何基督教要理。除非我們像第一批門徒一樣，從復活耶穌的經驗出發，否則他認為新約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宣報天主」。「耶穌復活不是在我們現存對天主理解的架構中所發生的奇事，而是一個事件，天主藉此讓人類對天主的認識，投入新的可能性。」換句話說，我們得從耶穌的死亡和復活來認識天主是誰。

現今英國聖公會杜倫主教賴特在《聖經評論》（*Bible Review*）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也有類似的論點。他認為很多神學論述的起點，都是將耶穌套入一種沉重的天主觀，因此產生：

一個只是看來是人，但實際上並不是人的耶穌。我的建議是不要先懂「天主」的意義，再試圖把耶穌放進去。而是要從歷史上看一個年輕猶太人，肩負一個極端危險、顯然很瘋狂的召叫，騎著驢駒進入耶路撒冷，譴責聖殿，最後一次和朋友們共進晚餐，死在羅馬人的十字架上——而我們多少讓「天主」這個詞的意義重新聚焦於此點。

我想賴特會同意愛力生的觀點，我們必須把復活的經驗包括在內，才能了解「天主」這個詞的含意。兩人都強調在我們可了解天主的範圍內，最有利的地位就是歷史上的人——納匝肋人耶穌——特別是祂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和祂的復活。我認為同樣從這個有利的地位，我們可以了解天主希望人類如何發展。

復活節的經驗

第一批門徒的復活節經驗是什麼？在第十章裡，我們默觀兩位門徒在往厄瑪烏路上的故事（路廿四 13-35），他們原本希望耶穌是默西亞，帶領以色列人脫離外邦人的統治。不只如此，他們對默西亞的期待，就像以色列民族的期待，默西亞不只是為以色列人，而且是為了全世界。隨著默西亞的到來，以色列成為外邦人光明的聖召將會實現，而一切民族

都會蜂擁而至朝拜唯一的真神，這位為此聖召而揀選以色列的神。對門徒們而言，這種希望已經隨著耶穌在羅馬人十字架上，遭受羞辱、毫無尊嚴的死亡而粉碎。

了解他們的絕望很重要，這樣我們才知道在耶穌之前和之後一世紀，有很多自稱是默西亞的猶太人（連很有影響力的宗教領袖也如此認為），他們的死亡大都是被釘在十字架上，證明了他們沒有一個是默西亞。門徒們沒有「十字架上的默西亞」這個類別，這兩個詞是不能並存的。此外，耶穌死時是一個受輕視、被貶抑的受害者。羅馬用這種殘酷的司法謀殺來向它的子民展現，誰才是掌權者，實際上是在說：「你們對我一點都不重要。我們有權力；你什麼都不是。」如此羞辱的死不可能是默西亞要展現的天主的勝利。怪不得這些門徒要對在路上碰見的陌生人說：「我們原本希望。」現在他們的希望就像耶穌一樣死了。

然而，這個陌生人用一種把這看似災難的事變得有道理的方式，繼續跟他們講以色列的故事。這是個創新的說故事角度，但是很多先知，尤其是在《依撒意亞先知書》（以賽亞書）中，〈受苦的僕人之歌〉已經暗示過。耶穌重述故事之效果的完全展現、被理解，需要一些時間，而後有基督徒神學的發展。每一個世代的基督徒，其實，應該是每一個基督徒，都需要消化吸收這個故事，而其影響及意義永無窮盡。在信仰裡，耶穌復活經驗的意涵和我們對人類發展的理解有關，也和我們更深入地理解天主是誰密切相關。

人類發展的意義：死亡沒有刺

門徒們遇到了不尋常的事。在歷史上，一個人被殘酷地處死，卻死而復活，永遠活著。死亡不能再統治他，而照祂所言，死亡也不能再統治任何信祂的人。「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信從的人，必得永生。」（若／約六 47）在耶穌的死亡和復活前，有過死人仍活著的暗示，但沒有任何經驗為此信念做依據。而且，那些相信死人復活的猶太人，只相信這會出現在天主的默西亞帶來的新時代，到那時所有死者將會一起復活。現在，門徒們經驗到那個曾和他們一起生活、後來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及仍在人類歷史中生活和行動的耶穌。

還有，耶穌持續以人的形態存在，和耶穌將拉匝祿（拉撒路）或雅洛依（睚魯）的女兒從死者中復活的延續存在不同，我們假設他們兩人都繼續過著平凡的生活，一直到他們第二次死亡。但復活後的耶穌自由地顯現或消失，而且似乎用很不尋常的方式在時空中穿梭。要等到祂做了某些熟悉的動作或叫了人的名字，人才能認出祂來。最後，祂並沒有再死，而是從他們視線中消失，許諾聖神的恩寵將使祂臨在於人間，直到世界的終結。這個許諾在五旬節時實現了。

當門徒們吸收了這些不尋常的經驗，反省這些經驗後，他們就愈來愈不怕迫害、不怕死亡。例如，在《宗徒大事錄》（使徒行傳）裡，我們讀到伯多祿和其他宗徒們被鞭打後，「喜喜歡歡地由公議會前出來，因為他們配為這名字受侮

辱。」（宗／徒五 41）這些人正是那些在耶穌被釘死後，懦弱地躲在緊閉的門後的同一批宗徒。至於斯德望（司提反），當他被石頭砸死的時候，我們讀到：「他祈求說：『主耶穌！接我的靈魂去吧！』」接著，大聲呼喊說：「主，不要向他們算這罪債！」（宗／徒七 59-60）似乎，信仰耶穌減輕或除去了對痛苦甚至是死亡的恐懼。這樣的信仰讓保祿呼喊：

幾時這可朽壞的，穿上了不可朽壞的；這可死的，穿上了不可死的，那時就要應驗經上所記載的這句話：「在勝利中，死亡被吞滅了。」「死亡！你的勝利在哪裡？死亡！你的刺在哪裡？」死亡的刺就是罪過，罪過的權勢就是法律。感謝天主賜給了我們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所獲得的勝利。（格前／林前十五 54-57）

經驗耶穌復活，讓門徒對天主、這位造物主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天主創造我們，要我們活到永遠，以某種方式，也包含肉身。這當然需要信仰，但這個信仰奠基於第一批看見而相信的門徒們所擁有的經驗。耶穌超越死亡而以人的樣貌復活，並告訴我們這樣的復活是祂的，也是我們的。人類的發展意味著對天主賜給我們永恆生命的信心，日益滋長，使我們能減輕對死亡的恐懼。

天主是寬恕之愛

門徒們也發現十字架上的耶穌寬恕了迫害祂的人，現在對拋棄祂、否認祂的朋友也展現了寬恕和持續的愛與友誼。而且，祂給他們以祂之名赦免他人罪過的能力。天主不但是無償的愛，而且也是寬恕之愛。天主甚至寬恕那拋棄、否定、殺害祂愛子的人。如果天主可以寬恕這些罪，那麼沒有任何事物可以把人類與天主的愛隔絕，除非人完全拒絕這份愛。就算如此，天主的愛也不會變。

沒有一個經驗過耶穌這種寬恕的人，還能把天主看作是「你若不乖乖聽話、不確實遵守誡命，就要判罪」的天主。人類不是被放到世界來完成天主任性的命令。不管伊甸園裡的知善惡樹代表什麼，它不是天主一個獨斷的要求，天主不贊同祂的敵手蛇所暗示的：「你們絕不會死！因為天主知道，你們哪天吃了這果子，你們的眼就會開了，將如同天主一樣知道善惡。」（創三 4-5）天主絕不能被視為人類的競爭對手，天主對這種競爭也沒興趣。天主是無條件和寬恕的愛。天主希望人類的發展是愈來愈能接受：不論我們做了什麼，天主都渴望寬恕我們；能信賴天主不是一個嚴苛的暴君。

天主要我們彼此相愛，並使其成真

這些早期的宗徒，在耶穌活著時，和可能在祂死後不久，

曾陷入彼此不信任和競爭的關係中（見可／谷九 33-37；十 35-45），卻發現他們之間有一種為彼此的愛，剛開始這點一定讓他們覺得不可思議。

在聖神降臨後，這一批和一些新皈依的門徒被如此描述著：

眾信徒都是一心一意，凡各人所有的，沒有人說是自己的，都歸公用。宗徒們以大德能，作證主耶穌的復活，在眾人前大受愛戴。在他們中，沒有一個貧乏的人，因為凡有田地和房屋的，賣了以後，都把賣得的價錢帶來，放在宗徒們腳前，照每人所需要的分配。有位若瑟，宗徒稱之為巴爾納伯，解說「安慰之子」，是肋未人，生於塞浦路斯島，他有田地，賣了以後，也把銀錢帶來，放在宗徒腳前。（宗／徒四 32-37）

我們要承認這描述也許有些理想化，但在早期基督徒團體裡，卻指出了一個事實，迥異於前。這些早期的基督徒發現他們不但不彼此競爭，也不貪得無厭，不囤積財物，反而都很自然慷慨地給予和接受。

尤有甚者，早期基督徒因他們彼此相愛而與眾不同，這份愛更成了他們信仰真理的見證，如戴都良（Tertullian）大約在公元 200 年時說：「我們對無助者的關心，我們實踐的仁愛，使我們在敵人眼中，成為獨特的標記。『看，』他們說道，『他們多麼愛彼此啊！』」研究社會學的羅得尼·史達克（Rodney Stark，他引用戴都良的說法）在《基督宗教的興

起》（*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1997, 87）一書裡，提到在短短幾世紀中，基督宗教快速興起的原因之一，是人們相互之間的愛。他說道，在猶太－基督宗教的思想和行動中，將天主的愛和對鄰人的愛連結是具有革命性的。這些主張更肯定了本章的看法；亦即耶穌的生命、死亡和復活帶來了一個新的，或至少是深化了的對天主、對人類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大家相信有可能照耶穌的方式生活，大家一起這樣生活。天主希望人類的發展是人愈來愈有能力彼此相愛。

三位一體和人際關係

早期基督徒從復活逐漸意識到天主在本質上是關係性的，因為天主，我們在本質上也是關係性的。三位一體的教理是逐漸發展完備的，然而非常早期的基督徒就已認出來，耶穌稱為父的那一位，耶穌自己和為基督徒帶來生命的聖神，是同一個天主，祂們互有區別但又彼此相關。這三位在彼此的關係上是那麼合一，使我們只能稱這關係是天主，是一個奧祕。祂們之間沒有競爭，全然地彼此相愛。

人類是依照三位一體的天主肖像所造。基督徒藉著信仰的啟示，從耶穌的生活、死亡和復活，理解到人類在本質上也是關係性的，且從起初就受召在他們的關係上肖似天主。天主想要人類如此發展。

我們從什麼當中得救贖

現在我們回到早期基督徒的體認，他們從玷汙他們和其他人類生命的某種東西被救出來，也是保祿在《羅馬書》第五章所說的「亞當罪惡的影響」。稍早保祿曾寫道：「因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失掉了天主的光榮，所以眾人都因天主白白施給的恩寵，在耶穌基督內蒙救贖，成為義人。」（羅三 23-24）因為他們得到的救贖和他們在信仰中的經驗，早期基督徒明白了自己及所有人類都在罪的狀態中。如愛力生所說：「原罪的內涵只有在寬恕的過程中才能揭曉。」（《超越憎恨的信仰》，*Faith Beyond Resentment*, 1998, 140）我們到底從什麼當中得救呢？如果我們只有被寬恕才能得知其內涵，那麼，在我們允許自己被耶穌基督的救恩擁抱時，就會看出原罪的樣貌。用信仰經驗祂的生命、死亡和復活，救我們脫離與天主、他人和宇宙關係嚴重受損的罪惡狀態。

從和天主競爭的關係中

人想要像天主一樣永遠不死，但我們希望它不是一份禮物，而要自己掌握控制。蛇的話引誘厄娃試著這麼做。我們之所以緊握肖似天主不放，是基於我們怕如果不抓緊，就無法擁有所要的。我們表現得好像跟天主是競爭對手。但救贖的經驗告訴我們，我們緊握不放的，已經無條件給我們了，因為天主是無償的愛。天主渴望我們存在，這樣我們就能像

祂，就能成為天主的朋友，能活到永遠。只要我們相信耶穌所顯示的天主，我們就能免於恐懼，能接受存在、生命和其他一切為無償的禮物。「在愛內沒有恐懼，反之，圓滿的愛把恐懼驅逐於外，因為恐懼內含著懲罰；那恐懼的，在愛內還沒有圓滿。我們應該愛，因為天主先愛了我們。」（若壹／約壹四 18-19）

從彼此競爭的關係中

再者，對耶穌救贖我們的經驗，釋放我們能彼此相愛，也顯示出這愛的範圍無法不及於全人類。因為得救贖，所以體驗到我們和他人並無不同，我們在與天主、與他人、與宇宙的關係都達不到天主對我們的期待。例如，當我看著十字架上的耶穌，聽祂說：「父啊，寬赦他們吧！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路廿三 34）我知道祂也在說我，而不只是指那些將祂釘在十字架上的人。我也犯過罪，也辜負天主；我曾經非常怯懦、恐懼，如果我當時在場，我也非常可能是釘死耶穌、背叛祂的其中一人。我和其他任何人都一樣，亟需祂的寬恕，如果我沒有陷於最壞的境地，那全是天主的恩寵。同夥共謀的弟兄姊妹，到處皆是，我們都同樣被賦予天主的寬恕之愛，都是天主鍾愛的迷途子女。我不能把任何人屏除在外，因為天主沒有排除任何人。唯一能脫離這圈子的方法是自外於此，是決定性地、永遠地拒絕所賜的愛與寬恕；這是天主在用祂自己的肖像創造我們時，所冒的大風險。

從需要代罪羔羊中

由此觀點看來，我們也從為自己的困境，找尋代罪羔羊來譴責的景況中被釋放。從《創世紀》開始第一個男人和女人的故事，我們人類就試著怪罪別人。亞當責怪厄娃；厄娃譴責蛇。我們都想要在世界罪惡的狀態中卸責。為了這樣做，我們常常得找代罪羔羊，讓他們承擔我們的過犯，正如以色列人在沙漠中找一頭真的羊一般。找他人代罪會導致偏執、汙名化，走到極端就有「最終方案」的恐怖大屠殺，柬埔寨的殺戮戰場，盧安達駭人的種族屠殺，這只是我們在上世紀親眼見證的。在眾多理由中，耶穌也因我們找尋代罪羔羊而死。大司祭蓋法（該亞法）對那些想保護耶穌的人喊叫說：「你們什麼都不懂，也不想：叫一個人替百姓死，以免全民族滅亡；這為你們多麼有利。」（若／約十一 49-50）天主子耶穌是最大的代罪羔羊。找尋代罪羔羊是罪惡狀態的一個面向，我們都已從中得救。

從個人主義中

在我們被釋放能愛其他人時，才體驗到，我們一直以來都和創造我們、好能彼此相愛的天主的創造性渴望多麼不協調。我們才了解我們的關係充滿問題，不是奠基於對他人的愛，而是基於自己的害怕。我們的恐懼最後導致個人主義，和我們依祂的肖像受造的三位一體天主大相逕庭。

注意私欲偏情

亞當犯罪的影響依然在我們內，讓我們有一種傾向，想要回到從前那種和天主本質及創造我們的夢想不同調的生活方式，不同調的對生命的理解。神學家稱這種原罪的影響為「私欲偏情」，這是一種虧缺天主榮耀的傾向。但我們有可能可以不斷地從這影響中悔改，因為聖神已經賜給我們了。藉著聖神的恩寵，我們可以發展成天主渴望的樣貌。我們被召叫以耶穌的肖像成為「天主的朋友和先知」（智七 27），天主也賜予我們如此做的恩寵。

結論

最後我依序有兩點補充。首先，我們與一個人有信任、坦誠的關係，才能和他為友。在友誼發展的過程中，朋友們逐漸產生共同的價值觀、夢想和希望。換句話說，他們愈來愈像。在依耶穌的肖像與天主為友時，我們也必須與耶穌和祂的父親，建立信任和坦誠的關係。建立這種關係稱之為「祈禱」。在我們愈來愈認識、愈來愈愛耶穌後，我們就會愈來愈像祂，也愈肖似天主。

第二點和達成人類的發展有關。基督徒所相信的不是只和我們有關的神祕教條。不，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真神，納匝肋人耶穌，一個歷史上的人物，是天主子，從死者中復活。

換句話說，我們相信藉著耶穌，天主永遠臨在於人性，道成肉身。霍普金斯寫的句句真實：「世界的**確**充滿了天主的榮耀。」（粗體是作者加的）。天主創造世界是為了召叫所有人，達到耶穌為我們展示的發展方向。人類的這種發展是全世界的希望。我們被召叫成為天主的朋友，成為這個希望的先知。然而，把我們的信仰強加在他人身上，不是耶穌的方式。我們要像早期基督徒所做的，以言行，尤其是以生活來為這真實世界的真理作證。

第十三章

天主如何回應我們

在布萊恩·摩爾（Brian Moore）的小說《黑袍》（*Black Robe*, 1977, 256）結尾時，耶穌會神父拉弗格（Père Laforgue）正在法屬加拿大為胡倫族（Hurons）付洗，他知道這受洗將意味著他們文明的終結。他已經目睹法屬加拿大外來文化衝突的悲劇；自己也曾受過美洲原住民折磨；有時候真是會懷疑天主的存在。小說以這幾個字結束：「他心中出現了一則祈禱，這終於是一則真正的祈禱。『哦！上主，赦免他們，赦免他們吧！你愛我們嗎？』『是的。』」藉著這幾個字，小說家捕捉了人類內心最深的渴望，就是從骨子裡知道天主愛我們各別的每一個人，也愛全人類。我們想知道就算我們像拉弗格神父一樣覺得自己傷痕累累或罪惡深重，天主依然給我們善意的回應。但是我們怎麼知道拉弗格聽到或我們聽到的聲音，是天主的聲音呢？回顧一些過往的經驗使我明白，如何在平凡的經驗中分辨天主的回應。我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1989年11月16日早晨，我接到一通電話，有六位耶穌會神父、他們的廚師和廚師的女兒，在薩爾瓦多被冷酷地殺害。每當我想到這些被謀殺男女的景象，就感到一陣戰慄和

反感，不自禁地把頭撇開，好像要避開這情景。一想到兇手，我的血液就開始沸騰，一種近乎兇殘的憤怒升起。即使時至今日我在寫這幾行字，都還感覺到某種類似的情緒波動。在為他們舉行的紀念彌撒中，我當眾哭了好幾次，彌撒結束時，我幾乎沒辦法向來賓致謝，因為我已經因複雜的情緒而說不出話來。

當天我帶著四個來自波士頓大學的學生做兩天的避靜。我們要花時間做個人祈禱，祈求天主幫助我們體驗自己和世界的創造，以及天主對我們的夢想。在下午、晚上和翌晨整個過程中，我們花三小時做個人祈禱，每個祈禱時段結束，我們就聚在一起談論在祈禱中發生了什麼。就在其中一次祈禱時段開始前，我得知姪女的第一個女兒卡拉·安（Cara Anne）誕生了。我用《聖詠》一三九篇開始祈禱。想像著姪女和他先生懷抱著女兒，讚嘆著她的奇妙。突然間，我意識到這比起天主看卡拉·安及所有嬰兒誕生時所流露出的欣喜，只不過是個淡化了的影像罷了。一種超出我的心能承載、無法度量的愛和期盼湧上心頭，讓我差點掉下淚來。天主的渴望使卡拉·安及所有人類降生。我們每一個人對天主而言，都是多麼珍貴啊！不容置疑地我正在體驗一種天主對世上每一個珍貴生命所做的回應。

那天，我的思緒又轉到薩爾瓦多的恐怖事件。八個天主珍愛的子女被殘殺，屍體被毀。天主對這恐怖事件如何回應？我又某種程度地感受到先前描述的那種情緒。多少世紀以來，天主目睹了人類的殘酷，我不知我的震驚是否反應了天主的

回應；也許天主對人類的不人道依舊不解地蹙眉。

但是，我對兇手那兇殘的憤怒、報復的欲望又要如何看待呢？這些情緒也是天主回應的反應嗎？天主要報復嗎？不知怎地，這情緒並不持久。我要終止這冤冤相報的循環；我不想要參與其中。我幾乎又要被巨大的哀傷和痛苦淹沒，一股極度的痛楚如泉水湧出，好像天主在說：「這不是我想要的。我要的是所有我渴望的生命都如兄弟姊妹般生活，看看他們是怎樣彼此相待。」我的憤怒和報復的欲望都退到背後。那些兇手，為了他們的得救，得承認他們所做的，且背負著罪惡感而活，但我相信天主不要報復。「以眼還眼」不是天主的價值。我相信我體驗到一點：天主對那些兇殘、不人道者的反應，儘管他們做了這一切，他們在天主眼中還是珍貴的。

學生們也在團體裡分享他們對天主的體驗。一個年輕女孩說她在閱讀《聖詠》一三九篇的前幾行「上主，祢鑒察了我，也認清了我；我或坐或立，祢全然認清了我，祢由遠處已明徹我的思考。我或行走或躺臥，祢已先知，我的一切行動，祢完全熟悉」時，感覺有極大的平安澆灌她。她感到安全、不再焦慮或以自我中心。其他學生也因天主對他們每一個人有很大的夢想，希望他們擁有最好的一切而振奮、雀躍。他們也有點擔心天主對他們的期待，對未知和挑戰有點害怕。他們說的時候，對自己體驗到天主的回應，毫無懷疑。我也沒有半點懷疑。

在第三次的祈禱時段後，有一個學生說出她對天主太願意寬恕，要她和所有人不付任何代價就和好，覺得不安，甚

至生氣。我把這樣的反應視為她和天主相遇的一個表徵，而不是她自己的投射。我們在有條件的愛中被撫養長大，因此不能理解天主無條件的愛。我們得要賺得愛和寬恕，而不是當作一份禮物白白領受。耶穌在蕩子的比喻裡描述天主的反應，就是蕩子與父親的故事（路十五 11-32）。常常我們的反應就像大兒子，我們與天主的關係是以利益交換為基礎。

我們在談自己祈禱經驗的時候，這些少男少女的良善，讓我極為高興、讚賞，他們很容易彼此分享對天主的經驗。當我回顧自己的反應時，再次得到一個結論：天主對這些交談和我們這些看重自己與祂關係的人，感到十分欣慰。

對在薩爾瓦多殉難和那殘破國家的窮人流露出的同情和憐憫，讓我覺得這是天主對我們回應的另一個表徵。人們感受到天主聖神的恩寵，使我們憐憫所有受苦的人，並與他們團結在一起。我們耶穌會士對各行各業那麼多人願意花時間說或寫一句同情的話，與我們團結在一起，而驚訝不已。在眾多感人的信中，有一封是四位波士頓大學學生寫給耶穌會團體的。他們在信中說道：「經由我們與波士頓大學耶穌會團體的互動，我們漸漸覺得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這些神父，就像波士頓大學的耶穌會士，藉著他們獻身信仰、和平和正義的教育工作，體現為他人服務的理想。他們的死留給我們更強的使命感。我們覺得自己是耶穌會的一分子，因此我們在這痛苦的時刻，與你們結合在一起。」

在此，我也在他們的字句中，感覺到天主對這駭人情景反應的迴響，天主吸引我們聚在一起成為一個家庭。

幾天後，有一個被這暗殺事件深深觸動的人告訴我，她對薩爾瓦多的人民感到一種強烈的愛。不同臉孔的圖像在她眼前經過，她對他們及全人類充滿愛和憐憫，幾乎超越她的心所能承受的。她認為她只稍稍感受到天主對人類苦難的回應。

我相信我們能透過經驗逐漸理解天主對我們的回應，而不只是藉由神學反省。這篇文章中，我所反省的經驗對我們任何人都不陌生。我們只要注意我們對生活周遭的反應，就會在經驗中漸漸分辨出天主對生命和對我們的回應。「祢愛我們嗎？」「是的。」

第五部

與天主為友對我們的影響



我們與天主為友時，不止多認識天主，更多認識自己一點。在最後這部分，我收集了一些認識自己的默想。我希望對你們與天主來往有幫助。也許這些默想會激發你們與天主相遇時的靈感。

第十四章

改變我們的天主形象

「天主愛我們」說出來很容易，但對大多數人而言，好像並沒有讓我們一想到天主就直覺地有喜悅、興奮的反應。然而，這應該是在愛我們的人面前的直覺反應才是。我曾看過一張小孩的照片，他們聽到人家說：「我們來祈禱」，臉部和身體就扭曲起來，雙手緊緊地握著。有些朝下看，有些看著上方。這張照片是用來博君一笑，也的確達到目的了。但是我每次回想起來，還是不免心痛。這些孩子看來不像是聽到要見一個非常愛他們的人。那日後會有什麼結果呢？

我發現自己在不設防的時候，有一個預設的天主形象。我以使用電腦時的預設值觀念來說明，除非有人特別設定，否則就會自動出現原來的設定。例如，我的文書處理預設字型是細明體，預設字體大小是 12。文書處理器就自動用這預設值，除非我做其他設定。我所謂天主的預設形象，指的是自我與天主的關係的形象（Self-God image），在提到天主的時候會影響我的自發反應。

幾乎想都不用想，我就會祈求天主寬恕我過去所犯的罪，或求恩，而在想到天主知悉我的一切時，內心就會瑟縮起來。

所以，我對天主的自發形象，跟我常常在慈愛的父母身上看到他們對子女那純然欣喜的表情，或子女成年後，享受他們陪伴的快樂不同。我並沒有把這形象轉移到天主身上，至少不是預設值。我的預設值比較像是天主搖著手指責備我，或不興地看著我。

很多人對天主都有類似的預設形象，也許受到和照片中的孩子同樣的教導，在聽到「我們來祈禱」後，臉和身體就會緊繃。因此，雖然「天主愛我們」很容易說出口，卻對我們如何自發地和天主來往沒有太多的影響。到底為什麼這預設值那麼難改，我們又能如何改呢？

自我與天主關係的形象預設值

在我們成長過程中，都會發展出一些理解世界的方式。這些方法是一套架構或模式，能幫助我們在複雜的世界裡減輕焦慮，順利運作。在這些心理架構中，有一些模式幫助我們處理人際關係。我們對所遇見的陌生人最初的反應，部分受到我們孩提時代學得的模式影響。這人我的關係模式，被稱為我們理解自己和他人關係的預設值。這預設模式大都在我們不自覺中運作。

我們也發展出自己 and 天主關係的預設模式，這模式來自我們成長過程裡，與生命中重要人物的人我模式，也受此影響。因此，我們和父母及孩提時代其他重要權威人物的關係，會影響到我們與天主的關係。

此外，我們在第一次接觸到天主的概念時，就開始發展這自我與天主的關係模式，因此，受到孩提時代我們所受教的天主形象所影響，也受到孩童的我們如何內化這些觀念和形象。所以，我們自我和天主關係的預設模式，就像所有人我關係的模式一般，有一些非常原始的特質。而且，很多人日後沒有讓自我與天主的關係模式有太多的發展。很多人也就帶著這尚未開發的預設形象走。這預設形象可能有偶像崇拜的味道，因為這跟天主真正的樣貌和祂希望我們成為的樣子，相去甚遠。

因為這形象在我們很小的時候就發展了，要改變很難。我們所發展的自我與天主的關係模式是我們用來理解這世界生命偉大奧祕的方法，尤其是意外、痛苦、失落、死亡的奧祕。我們為何而生是每個人在體認到生命的脆弱時，會發出的基本問題。孩子在面對寵物、手足、祖父母、或朋友的死亡時會體驗到這脆弱。天主常常被認為是造成死亡的原因。結果孩子就可能把天主內化成恐怖的形象。大人也常常為減輕對孩子的打擊而說：「天主把娜娜帶走了，因為天主愛她。」孩子就會想，誰會是下一個天主因為愛，而要從他身邊帶走的人呢？但更根本的是，人常呼求天主以理解這些可怕的事件，並紓解隨之而來的焦慮。這些用來應付強烈焦慮的模式通常比較頑固而不易改變。

自我與天主的關係模式常常在權威的教會教導裡加強，變得更難改了。改變孩提時代就學得的天主形象有可能危及信仰。除此之外，很多人就算是受過高等教育，我們的天主

形象可能也沒有受過什麼挑戰，因為我們從孩提時代以來，並沒有接受過神學或宗教的培育。這個電腦預設的類比例子行不通了，因為天主的預設形象沒辦法靠按一個鈕或只靠渴望就能改變。

改變預設值

因此問題來了，「我們要怎麼改預設值？」我們要從一個清楚的事實開始，也就是我們的天主形象，至少在此生，永遠不及真實的天主，因為天主是我們永遠不能理解的奧祕。「天主」這個詞只不過是奧祕的指針。如依納爵慣常說的，天主比我們所能理解或認識的「更偉大」。路易斯（C. S. Lewis）在《卿卿如晤》（*A Grief Observed*, 1976, 76）裡寫道：

至高神的肖像很容易變成「神聖」的肖像——神聖不可侵犯。其實，我對神所持的信念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它必須不斷地被搗碎，而且是神自己把它搗碎的。祂正是那位偉大的偶像破壞者。這種搗碎的行為，我們幾乎要說，正是祂臨在的標記之一，不是嗎？

我們唯一的希望，是我們的天主形象會變得愈來愈符合實際的天主。這要如何達到呢？一個方法是多聽、多讀那些對真實的天主比較了解的神學家和靈修作家談論天主。我們大部分人都需要上有關天主的補救教學。我希望讀了這本書

之後，能對改變你們和天主關係中的預設形象有所幫助。

但神學教育只對改變根深柢固、充滿感情的無意識模式有用。除此之外，還需要別的東西。我認為多數人都需要發展一種對天主之愛的信任，這樣才能和天主建立個人的關係，並漸漸改變自我與天主的關係的預設形象。我覺得宗教和靈修培育的目的應該在幫助人發展這種對天主深厚的信任。

英國心理學家馬坎茲（J.S. McKenzie）很久以前這樣說這件事：

享受天主應該是靈修技巧的終極目的；正是在享受天主的時候，我們才會在福音的意義上，感到被救贖，而且感到安全：我們意識到屬於天主，因此不再孤獨；我們擁有兩者到一種程度後，敵意就消失了……在那種關係裡，大自然友善而親切；就連她的廣闊無垠，也不會讓人生畏，反倒述說著無盡的愛；而這近在眼前的美成為全能者的衣裳。（摘自 Guntrip 1957, 200）

享受天主的經驗會幫助我們改變預設形象。這些經驗也會建立一種和天主的同盟關係，使我們即使在焦慮時，也能維持關係不墜。

只有在我能對天主愛我並關心我這點有相當的信任，一種基於我對天主愛和關係的經驗所產生的信任後，我才能要求天主顯示我的罪和罪的傾向。沒有任何人會敢求一個嘮叨

又愛生氣罵人的天主，做這樣的顯示。在教會中擔任培育職分的人，要好好想想馬坎茲的忠告，因為這會幫助人和天主建立正確的關係。

讓天主改變預設值的幾種方法

因為我投身於教會的培育工作，讓我提出一些方法，好給天主一個改變預設值的機會。我常常鼓勵大家，抱著想要從骨子裡認識，使一切存在且持續存在的天主其創造性的渴望，來默觀自然之美。在其間，我們可以默想《創世紀》第一章創造的故事，天主對一切受造物掩不住的喜悅之情，面對按照祂的肖像而造的人類更是如此。要不，我們也可以默想《智慧書》這可愛的祈禱：

但是，祢憐憫眾生，因為祢是無所不能的，祢假裝看不見人罪，是為叫罪人悔改。的確，祢愛一切所有，不恨祢所造的；

如果祢憎恨什麼，祢必不會造它。

如果祢不願意，什麼東西能夠存在？

如果祢不吩咐，什麼東西能夠保全？

愛護眾靈的主宰！只有祢愛惜萬物，因為都是祢的。（智十一 24-26）

在巴西的時候，我讀到葡萄牙文寫的這篇祈禱文，為譯

文中的最後幾個字「amigo da vida」深深感動，即「生命之友」或「生靈之友」。天主創造我們是為了成為祂的朋友。從那時起，我就祈求讓這些話深入我心的恩寵，使我能更自然地回應希望與我為友、喜歡有我相伴的天主。我鼓勵你們，祈求天主幫助讓你們能品味及相信這種經驗，使之成為你們預設的天主形象。我們所想望和需要的就是能相信並經驗到天主喜歡我們，享受我們，也想要我們享受天主的臨在。

也可以選擇其他經文來做類似的練習。有些人覺得用《聖詠》一三九篇 1-18 節慢慢祈禱很有幫助，一開始是「上主，祢鑒察了我，也認清了我」。說真的，多數人用自己的預設形象聽到這些話，會產生焦慮。搖晃著手指的天主形象開始起作用了。至少，我第一次開始用這篇聖詠祈禱時是如此。但是之後我們讀到：「祢造成了我的五臟六腑，祢在我母胎中締結了我。我讚美祢，因我被造，驚奇神奧，祢的工作，千奇萬妙！我的生命，祢全知曉。」（詠／詩一三九 13-14）持續不斷用這篇聖詠祈禱的人會慢慢感到自在，相信天主的臨在，直到他們能真心誠意地說出這篇聖詠的最後幾句話：「天主，求祢檢察我，洞知我的心曲；天主，求祢考驗我，明悉我的思慮。求祢察看我，我是否走入歧途，求祢引導我邁向上永生的道路。」（詠／詩一三九 23-24）只有在我逐漸感覺到深深被愛、被關心以後，我才能真心熱切地說這些話。然後，我更確信天主把我邪惡的傾向揭露出來，是為了幫助我，而不是懲罰我。這是反覆用這篇聖詠前半部祈禱的果實。

耶穌給我們很多比喻，似乎是針對改變我們預設的天主

形象。其中一個常用來默觀的是蕩子的比喻，不過，更適合稱為「過分慷慨的父親」（路十五 11-32）。小兒子不管多麼沉淪，好像都不能轉移父親的愛。他在向父親要家產時，等於在跟他父親說：「我真希望你死掉！」鄉下人聽到這故事一定會認為這父親不把兒子打得半死才怪。然而，父親卻分給他家產，他很快就揮霍光了，讓他父親蒙羞。更大的羞辱是父親和村人聽到這兒子在為一個外邦人工作，替他養豬。耶穌的聽眾聽到這年輕人要回家乞求當個傭工，他們期待這父親如果不殺他，起碼也要為他的所作所為打他一頓。但是，耶穌告訴他們，這父親跑過村莊去擁抱這浪子，然後，在村裡舉辦了一個宴會。父親甚至求大兒子來參加宴會。耶穌講這故事，是想打破聽眾對天主的預設形象，這形象控制了他們對耶穌摯愛的父親——天主的回應。默觀這個比喻可以改變我們自己的預設立場。

祈禱對預設值的效果

以上這些例子是建議自我與天主關係的預設形象，可以經由對天主的經驗而轉換。這是一個對天主是誰、天主想要我們成為什麼的調整過程。當我們讓自己有這種經驗時，我們可能會感到焦慮，因為預設形象很強。但是這些新經驗為我們奠定了一個吸引我們用新方法來探索與天主關係的基石。我們開始體驗到天主渴望我們的陪伴，我們的友誼，之後，我們就會更願意繼續探索這份友誼。希望這基礎的經驗能建

立一份堅固的信賴關係，一種可行的同盟關係，吸引我們不斷回到祈禱中。漸漸地，如果我們持續這步驟，新的自我與天主關係的模式就會領先。在我們祈禱時，新的預設模式就會取而代之。

然而，我們要記得新模式是奠基於舊的之上，舊的還在，我們遭遇內在或外在的混亂煩憂時，可能會退縮回去。正如我在本章開始時所提醒的，儘管我已經有多年的祈禱和鑽研經驗，原來的預設仍然可能攬住我。只是在這些年後，我可以比較容易喚回那給我新的預設形象的經驗，而把舊的方式當作一種試練。

靈修輔導的幫助

在這走向新預設天主形象的過程中，靈修輔導很有助益。這種陪伴有如顧問，但談話的本質不一樣。靈修輔導將談話重點放在當我們有意識地和天主來往時，發生了什麼事。在我建議的這種過程中，最有幫助的是不權威、不指導，而是能聆聽，不斷鼓勵我們回到和天主相遇經驗中的靈修輔導。他們也會指出我們走進的死胡同，幫助我們看到自己是怎麼走進去的。在本章的範圍內，我無法再對這主題加以延伸。對靈修指導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後面的推薦著作。

結語

我們帶著自己的教養背景進入成人的關係中，包括我們與天主的關係。正如我們過去所有關係的殘渣會影響成年後與好友的關係一般，也會影響到成年的我們與天主的關係。我們與朋友的關係，經由互動的經驗，處理那些過去關係所帶來的障礙而發展出互信。我們可以藉著和朋友往來，藉著承擔起任何成熟的親密關係必然會經歷的起伏，而超越從孩提時代建立的人與我的關係預設模式。同樣地，我們也可以經由和天主的來往，發展出更成熟的成年關係，超越孩提時學來的天主預設模式。我們能做得到的主要原因是天主希望發展這種成熟的關係。天主喜歡我們，想要與我們為友。天主要我們每一個人都能跟祂更親密、成為祂的朋友。如果我們這麼做，經由潛移默化就會發現我們的預設值改變了。

第十五章 有天主就夠了嗎？

在神操最後一個操練「獲得愛情的默觀」裡，依納爵建議用以下這個祈禱，當作我們默觀從天主那裡得到的一切恩寵後之適切回應。「主，請祢收納我的全部自由、我的記憶、我的理智和我的整個意志。凡我所有，或所占有，都是祢所賞賜的；我願完全奉還給祢，任憑祢隨意安排，只將祢的聖愛，和祢的聖寵，賞賜給我，我便心滿意足，別無所求了。」（《神操》第 234 號）

聖路易耶穌會的禱文版本是大家唱著：「只要給我祢的愛和恩寵，我便一無所求。祢的愛和恩寵足夠我用。」我們在唱或用依納爵禱詞祈禱的時候，真的這麼覺得嗎？有天主就夠了嗎？

本章的題目是故意挑釁，但卻是認真的。我們真的能說，而且認為有天主就夠了嗎？天主要我們做到這地步嗎？有些靈修著作給人一種印象，就是那些把靈修生活當一回事的人，只要有天主就夠了，甚至到了必須把自己和其他受造物，包括與其他人斷絕關係的地步。例如，我看到某個加爾默羅會在網路上這樣說：「大德蘭明白地說加爾默羅會士是『與單

獨一起獨處』，天主向獨處的心顯示自己，因此，每個修女都要盡量在自己房間或辦公室獨自一人工作，除了一天兩次的休息之外，沒有必要不要說話。這嚴密的圍牆和格柵分隔了修女和外面的世界，以保護促進這份獨處。」（www.sspaxasia.com/Documents/Society_of4_Saint_Pius_X/Vocations/Womens-Communities/Cahpter-1-Carmel）

「與單獨一起獨處」的意思就是有天主就夠了嗎？

佛教的靈修似乎倡導捨棄一切欲望。依照佛陀的說法，欲望是人不快樂的原因，因此，達到至善的方法，就是去除一切欲望。這是不是就意味著有天主就夠了呢？有些基督徒的禁欲學說也暗示除了渴望天主的欲望之外，有必要禁絕所有其他欲望。這是否就是說有天主就夠了呢？

在神操的開始，依納爵提出「原則與基礎」：

人受造的目的，是為讚美、崇敬、事奉我們的主天主，因而拯救自己的靈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為人而造的，為幫助他追求他之所以受造的目的。

結論是：對於取用世物，常該看自己受造的目的；它們能有多少幫助，便取用多少；能造成多少妨礙，便放棄多少。

因此，我們對一切受造物，在不被禁止而能自由選擇的事上，必須保持平心，以及不偏不倚的態度。

（《神操》第 23 號，粗體是作者加的）

我們對一切不是天主的受造物保持平心，這意思是有天主就夠了嗎？

在靈修歷史上，這個小小的平心，可讓人費了多少筆墨，也引起一些不像基督的態度。對人或事採取平心的觀念，好像很不關心，甚至冷漠。現代環保人士會認為依納爵的這些話，種下了導致現在地球困境的態度。

處理此一問題的十二步驟

我想要用一個積極的方法回答這個問題。讓我從一個看來離題的例子開始。很多成功戒癮者（recovering addicts）告訴我們：他們從酒癮、毒癮中被救贖，是靠著承認自己對這癮頭無能為力，轉向一個更高的力量才是他們唯一的解答。在聽他們的故事時，你會領悟到他們在說的是天主為他們已經足夠了。他們試過無數的方法，但是最後不得不承認他們的確無能為力，他們無法掌控。因此，他們沒有其他依靠，只能求助於更高的力量，就是我們稱之為天主的奧祕。他們相信若沒有天主，他們會死於這些癮頭，或還在它的魔掌之下，如同死了一樣。

一位成功戒除酒癮者在陳述中說，他很清楚這是一個酒精或更高力量的選擇：「我有短暫的清醒時刻，但常常有一股不可抗拒的需要襲來，而我又再度被吞噬，感到恐慌，就是我認為如果我不喝，就會死掉。」（《戒酒無名會》，1976, 306）請注意，酒精變成她的救贖，是她信仰的，事實上，也

是她朝拜的。然而，她選擇讓自己信靠另一個力量，朝拜另一個祭壇，而這為她已足夠。

不過就我所知，沒有任何在這十二步驟計畫裡的人會說，當全然依靠天主時應否定我們對他人的需要。其實，幾乎所有「戒酒無名會大書」（Big Book of Alcoholics Anonymous）裡的故事都提到，當他們還在癮頭中痛苦掙扎，或在參與計畫的前三個步驟以前，那駭人的孤獨，一種幾乎和所有人類、環境失聯的孤獨襲捲而來。讓他們走上復元之路的是其他已經戒掉癮頭的人的幫助，這些人從參加這計畫、戒酒無名會及其他類似團體中得到盼望和友誼。在他們參加這計畫後，他們的身體、情感、心理和靈性健康都逐漸恢復，也在這過程中得到的喜樂和友誼，遠超過他們最大的期待。

下面這個例子取自傑拉·高庚（Gerard Goggins）的《無名的門徒》（*The Anonymous Disciple*, 1995, 168），這是一本小說，描述兩個耶穌會士戒酒成功的故事。在這一場景裡，一天深夜，一位耶穌會士傅瑞德（Fred）到醫院來探望這位愛講話的主角吉姆（Jim），吉姆做了下面的獨白：

如果我不是酒鬼的話，不知道我會是什麼樣的人。不知道我會是什麼樣的耶穌會士。我可能會很驕傲而誤入歧途。我可能會放棄信仰或變成花花公子，成為耶穌會的恥辱。相反地，因為我是酒鬼，因為有戒酒無名會，因為有你，傅瑞德，我得到愛、平安和滿足。我找到了友誼，我找到了自己的召叫，雖然是

我意想不到的召叫。

天主對吉姆的節制酒癮是絕對必要的，但並不必去除其他的同伴。相反地，天主的必要性反而幫他找回了同伴和友誼。這給我們問題的答案提供了一個線索。

偶像崇拜的後果

在《出谷紀》（出埃及記）中我們聽到天主說：「不可為你製造任何彷彿天上、或地上、或地下水中之物的雕像。不可叩拜這些像，也不可敬奉，因為我，上主，你的天主是忌邪的天主；凡惱恨我的，我要追討他們的罪，從父親直到兒子，甚至三代四代的子孫。凡愛慕我和遵守我誠命的，我要對他們施仁慈，直到他們的千代子孫。」（出二十 4-6）

我們讀完這些章節可能會退縮，也可以用得釋放的酒鬼的精神來讀，明白其中的真理。聖經是人類的語言在做一件幾乎不可能的工作，那就是告訴我們天主是誰，天主要什麼。為了稍稍理解這個啟示，我們不可只專注在單一的經文，而要試著將整個聖經的啟示與天主子民的經歷，以及自從聖經完成後，數世紀以來的詮釋合在一起來理解。我們稱之為天主的奧祕，已在這麼長的時間裡啟示給我們，尤其是藉納匝肋人耶穌的生命、死亡和復活，絕不能把祂視為一個嫉妒的愛人。

不過人類從他們的愚蠢中，學到拜偶像卻不朝拜生活的

天主而有的悲慘後果。這些後果讓他們在個人、家庭和國際關係的歷史上筋疲力竭，這些後果，感覺像是對他們的愚蠢所作的懲罰，是一個滿懷妒意的天主對他們的懲罰。因此，《出谷紀》作者把拜偶像的後果歸諸於憤怒的天主。

尼古拉斯·賴旭（Nicholas Lash）在《神聖，語言和靜默：有關天主問題的醒思》（*Holiness, Speech and Silence: Reflections on the Question of God*）一書中提到天主這個字指的是我們朝拜的。和前人一樣，我們常常在危難的時候，發現我們的「天主」是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壕溝裡，約翰·馬慕瑞（John Macmurray）看到歐洲的基督教堂在朝拜一個部落神祇，祈求「他們的」神讓他們打敗他們的和他們神的敵人。馬慕瑞接受復健治療後返回英國，受邀在主日崇拜中證道；他提到基督徒要準備在戰爭結束後與各國和解。這些基督徒信眾用懷著敵意的冷淡態度待他；他們的神是部落性的神。一位酗酒女士提到，不久前當她面對不能找到另一杯酒的恐懼時，她發現其實自己正在朝拜酒精。

有一次我發現自己在朝拜偶像。我戀愛了，我和一個修女發展出非常深厚的友誼。她在自己修會的經驗，讓她決定不再過修會生活。我支持她的決定，我也支持她對約會和結婚的渴望。一切都好，直到她告訴我她愛上一個和她約會的男子。我的心好似撕裂成兩半；我發現自己心煩意亂，極度痛苦，無法專注在其他事上。我祈求醫治，因為那個比較好的我，希望她擁有最好的一切。在這混亂的時刻，有一次我默觀《瑪竇福音》（馬太福音）第九章 27-31 節，兩個瞎子的

故事。他們跟隨耶穌到祂住的地方，祈求祂的憐憫。然後，耶穌轉向他們說：「你們信我能做這事嗎？」耶穌也在跟我說。我立刻知道如果我說我信，就能得到醫治。但是我不能說。如果我得了醫治，我覺得我就會失去她的友誼。這我承受不了。我不能求醫治。我起初頂多能做到一個微弱的要求，就是祈求被治癒的渴望。就像那些正在康復中的酒癮患者述說自己被他們的病控制一樣，我「瘋了」。沒有她的友誼，我就活不下去，這是個瘋狂的念頭。事實上，我能當她朋友的唯一方法，就是治癒這瘋狂的念頭。我的心必須變成以前那樣，一顆貞潔奉獻的心，一顆獻給不排他的友誼的心。感謝天主，我得到釋放了；我仍然是她的朋友，也是她全家的朋友。

在《超越憎恨的信仰》（*Faith Beyond Resentment*, 2001, 39-40）一書中，英國神學家詹姆士·愛力生舉了另外一個朝拜偶像的例子，讓我明白自己過去的困境。他是一位道明會神父，在南美洲的道明會中心教書。有一天，院長告訴他：十四個修院院長寫信來說，除非愛力生不教，否則他們就不派初學生來。原因是愛力生在同性戀議題上採取激進的態度。我不談後續細節，僅著重他去避靜之後的發現。在祈禱中，他逐漸看出自己在拜偶像。他在尋求長上的認同而不是天主的認同。他寫道：「在我極度的狂熱中（贏得一個有關同性戀者的公聽會），我在奮戰，好能得到教會組織對我說『你是個義人，孩子！』這是因為我擔心假如我站在天主面前，天主自己會站在『不要成為同性戀』的那邊。」

換句話說，他擔心天主可能會拒絕他。他意識到自己對天主沒信心，就試著操弄教會長上來告訴他，雖然他是同性戀，沒關係。他希望他們會支持他的身分，除去他厭惡自己的負擔。現在他明白沒有任何一個人類組織、任何人，能做這件只有天主能做的事。只有天主能告訴他，他需要聽到：接受自己是天主鍾愛的兒子。終於，在這次避靜，他聽到天主對他說了一個「深深的『是的』」，那是他不敢相信會聽到的。這個「小同性戀男孩」被他的父親所愛。他下結論道：「這個『我』，這個天主兒子的『自我』，從偶像崇拜悔改者的廢墟中誕生了。」

愛力生讓我找到詞彙理解發生在我身上的事，也可能發生在任何一個覺得自己需要某件東西或某個人才能完整、才能舉足輕重的人。這件事終究只有天主才做得到。其他任何事都無法讓我們對自己感到滿足。

緊要關頭的自我認識

在碰到困難時，我們會意識到自己的現況，而這現況常很駭人。我們發現自己一直在拜偶像。然而，這樣的意識是一個極大的恩寵，而不是災難。現在我們可以祈禱，而且誠心誠意用新約這偉大的祈禱：「我信！請祢補助我的無信吧！」（谷／可九 24）直到我們相信天主，直到我們自由、完整、慈愛。直到我們有「一百倍」的程度。但是唯一能得到百倍的方法，要經過放棄偶像的黑暗，放棄那些在內心深

處，我們覺得沒有就活不下去的人或物。

也要注意，死於偶像有時可能好像失去所有的一切；好像我們放棄這些偶像後，就會全然孤獨，要不更可怕的是，變得無足輕重。為什麼？因為我們用這些偶像來支撐自己的身分。我們是誰好像取決於他們。而且，除非這尺度從我們眼前移去，我們好像真的沒有他們就活不下去。天主好像要我們放棄我們之所是和所有，才能真正「與單獨一起獨處」。此外，愛力生也說得很清楚，放棄偶像意味著承受在這敵意、暴力的世界裡，手無寸鐵的後果。

耶穌的榜樣

然而，這不正是耶穌所做的嗎？耶穌在這世上，是一個沒有偶像的人，是天主願意按照自己的肖像創造的人。確切的說，耶穌成了暴力的受害者，這暴力是從一個除了活在對他人不斷的恐懼中（不管這人是誰），而找不出其他為人之道的世界宣洩出來的。

因此，經歷了自己以偶像崇拜來塑造自我認同及所發生的事，我們慢慢可以了解何以只有天主為我們已足夠。亞當、厄娃的故事對我們人類的處境是一個範例。他們按照天主的肖像受造，享受樂園裡一切的豐饒喜樂。他們看來什麼都不缺。但他們被誘惑了。他們聽說如果吃了禁果，就會和天主一樣。注意，他們因著恩寵已經擁有誘惑者告訴他們吃了禁果後，會得到的東西；因天主創造的恩賜，他們是依照天主

的肖像而受造的。因此，他們會以某種方式活到永遠，因為天主願意他們存在。他們存在是因為天主想要他們，天主的渴望是他們活到永遠的唯一保證。但是他們逐漸相信他們可以掌控自己的存在，靠著吃禁果，變成像天主一樣。你們看出這裡微妙的地方嗎？因著天主的恩寵，他們原來就已擁有現在他們得靠自己努力，自己意志才能得到的東西。他們以為靠自己，就能控制生命，變成像天主一樣，真是瘋狂。然而，他們執迷不悟，繼續做這瘋狂的事，就像幾世紀以來，我們這些上癮或偶像崇拜的人所做的一樣。

在詹姆士（P. D. James）的偵探小說《手段和欲望》（*Deceives and Desires*, 1990, 248）裡的一個角色說：「我們大家都要掌控自己的生命，所以我們把它縮小、變得微不足道到我們覺得可以掌控的地步。」就像亞當、厄娃一樣，我們瘋狂、毫不理性地這麼做。以為我們掌控了或可以掌控生命，而瘋狂、無理性地去做事；和世界真實的狀況背道而行，實在荒謬。事實上，世界和其中的一切，每時每刻都是依天主仁慈的渴望而存在。存在是禮物。如果我們不接受這基本的事實，我是說從心裡、從骨子裡接受，那我們就活得不合情理。這個世界及我們都是因天主仁慈的渴望而存在，不是因為有此需要。而且，我們是因天主想要我們而存在，不是因為天主需要我們。我們因為天主的渴望而存在，所以我們可以自由地接受天主的友誼，天主的愛。我們因天主的渴望而受造成為人；天主也渴望我們的友誼。

如何能有天主就足夠

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洞。我們因天主的友誼而受造，沒有任何東西能滿足我們，因為沒有任何事物能滿足天主。正如奧斯定在《懺悔錄》寫到，我們都為天主而受造，我們的心會焦躁不安，直到在主內憩息為止。有天主就夠了是指：天主是我們心中最深的渴望；除了天主，別無他物可滿足這份渴望；沒有天主的話，就沒有任何東西能消解我最深的飢渴。要滿足這份飢渴，有天主就夠了。然而，弔詭的是，當我和天主合一的時候，我就能不帶占有欲地享受一切的人、事、物。

簡言之，有天主就夠了，因為只有天主才能滿足我們最深的渴望。但當我們與天主合一的時候，我們就擁有了其他的一切，因為一切都是天主創造的，祂不吝嗇，且是大量、豐沛慷慨的造物主。不過，要如此自由的生活，我們得願意放棄想要靠自己力量抓住某人或某事的妄想；我們得願意失去所有一切，相信天主會賜給我們所需要的一切。

我希望我已經表明了天主，寫的也很正統，也給「與單獨一起獨處」的天主，一位可能被解讀成愛吃醋的天主，一個正統且正確的理解方式，雖然有些深。只有放手，我們才能擁有一切。然而，這不是一個愛吃醋的情人所做的獨斷要求；相反地，世界就是如此：豐沛的恩惠。在我們去除妄想後，就可以真心誠意地說：「主，請祢收納我的全部自由、

我的記憶、我的理智和我的整個意志。凡我所有，或所占有，都是祢所賞賜的；我願完全奉還給祢，任憑祢隨意安排，只將祢的聖愛和祢的聖寵，賞賜給我，我便心滿意足，別無所求了。」（《神操》第 234 號）

「祢的聖愛和祢的聖寵為我已經心滿意足。」

第十六章 默想生與死

「只要我的靈魂裡是個陰溼昏沈的十一月天氣」——這句《白鯨記》（*Moby Dick*）的開場白，對我們這些生活在北國的人，很能引起共鳴。我們都知道十一月天可以多麼晦暗。對我們而言，十一月過諸聖節和煉靈月，而在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結束禮儀年似乎再自然不過。我常想南半球的禮儀年怎麼進行的，十一月正是春日當頭。儘管如此，十一月的天氣和慶典的確讓我們有面對生命終結、世界末日的想法。我在某一年的十一月末寫下這默想。我相信這訊息在一年的其他時候拿來默想也很合適。

在爾尼斯·貝克（Ernest Becker）的普立茲得獎著作《拒斥死亡》（*The Denial of Death*, 1973, ix）中，他說：「再也沒有任何東西像死亡的念頭、對死亡的恐懼那麼困擾人類，縈繞不去；這是人類活動的主要動力——活動的設計，大都是為了逃避死亡，用某種方式否認死亡是人類的終極命運。」接著，他繼續證明這種否認非常普遍——而且有害，因此成為現代心理和社會弊病之源。

我們害怕的死亡

死亡讓我們毀滅、失去自我，和所有賦予生命意義的一切。當然，我怕什麼取決於我如何看待自己。如果我是我的身體，那麼我就會竭盡所能保有它。這種恐懼是我們文化中崇拜身體的原因嗎？如果我是我的家庭或種族，那麼我會盡可能保護它們。二十世紀裡，我們看到了對家庭、種族或國家的崇拜帶來的恐怖事件。我不想探討這些自我認同的不同方式，寧願假設人是在關係中做人，個人的單位就是我和你。

如果沒有一些你，我就無法成為一個人。換句話說，我需要有一些你，才能成為我自己。想要一窺這說法的真實性，可以回想一下我們怎樣緊抓住一些重要關係不放，就算這些關係是有破壞性的，或這樣的依附極不健康。如果這說法正確，那麼我們對死亡最大的恐懼就是失去所有的關係，這就像自我毀滅。因此，對死亡的恐懼是自我毀滅的恐懼。

然而，人終有一死。有些人可能會說死亡只是藉著罪惡進入了世界。有些現代神學家會說，罪並沒有將死亡帶入世界；而是罪改變了我們經驗死亡的方式。例如，本篤會士塞巴斯蒂安·摩爾在《在你內懷此心意》一書就如此主張。換句話說，因為罪，我們經驗死亡——這是人類的命運，是身而為人的一部分，如同遭到毀滅的威脅。在這層理解上，天主造人，人本來就會死亡。因此，死亡不是毀滅，而是生命最終的圓滿，是更多生命的開始。死亡不是所有關係的消失，

而是一個更寬闊、更深入的關係開始。罪使這個經驗變得可怕，而不是創造本身可怕。

耶穌之死

為緊抓住這個觀念，讓我們看看耶穌的死亡。耶穌沒有罪，沒有妄想，不會強辯。在祂面對死亡的時候，沒有後代。祂憑直覺知道羅馬人要如何對待祂的民族，所以祂不能自我安慰說祂的民族會得勝。祂被一個最親密的朋友出賣，被另外一個否認，被所有人遺棄。祂的身體被奪去一切尊嚴，釘死在十字架上是最恐怖的死法。祂的使命失敗了，因為祂沒有說服祂的民族相信祂就是默西亞。猶太人和羅馬人都譏笑祂、嘲弄祂。當祂喊說：「我的天主，我的天主，祢為什麼捨棄了我？」（瑪廿七 46）似乎連天父都離祂很遙遠。宇宙好像都屏住氣息。耶穌會用信賴和愛甘願接受托爾金（J. R. R. Tolkien）所謂「人類的毀滅」嗎？還是祂最後會絕望？《路加福音》似乎捕捉到了這種感覺：「這時，大約已是第六時辰，遍地都昏黑了，直到第九時辰。太陽失去了光，聖所的帳幔從中間裂開。」（路廿三 44-45）我們可以感覺到宇宙鬆了一口氣，當耶穌大聲呼喊說：「父啊！我把我的靈魂交托在祢手中。」（路廿三 46）然後便斷了氣。

塞巴斯蒂安·摩爾提到選擇受難，不是在於耶穌是無罪的，不需要死，而是耶穌放心地接受人類的命運。祂相信天主是祂的阿爸（「親愛的父親」、「親愛的母親」），就算

死亡也不能改變天主的身分。如果天主直到永遠都是我們的阿爸，那麼耶穌和我們就永遠都是天父的兒女。因此，耶穌是有史以來最完全的人，因為祂以信賴和愛接受了身而為人的一切，包括接受死亡是成為一個完全的人唯一的方式。耶穌相信祂就算經過死亡，也永遠是在關係當中做人。事實上，唯有經過死亡，祂才更成為人，更在關係當中，不但是和阿爸的關係，也和祂之前及之後的弟兄姊妹，有更深、更穩固的關係中。

也許現在我們會更理解《若望福音》當中這些句子的深意：

耶穌開口向他們說：「人子要受光榮的時辰到了。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裡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結出許多子粒來。愛惜自己性命的，必要喪失性命；在現世憎恨自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入於永生。誰若事奉我，就當跟隨我；如此，我在哪裡，我的僕人也要在哪裡；誰若事奉我，我父必要尊重他。現在我心神煩亂，我可說什麼呢？我說：父啊！救我脫離這時辰吧？但正是為此，我才到了這時辰。父啊！光榮祢的名吧！」（若／約十二 23-28）。

耶穌能成為一個更完全的人，受光榮的唯一途徑就是死亡。因此有別於詩人狄倫·湯瑪斯（Dylan Thomas）的忠告，祂「輕盈地走入了那良夜」。祂選擇了死亡。

耶穌的門徒

當然，對門徒們而言，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是一切希望的毀滅。我們從那兩位往厄瑪烏路上的門徒，在遇見陌生人的話語中聽出他們的感傷：「我們原指望祂就是那要拯救以色列的。」（路廿四 21）他們失去了賦予他們自我意義的那個「你」。祂不在了，他們是誰呢？然而，就在這絕望的時刻，有件事發生了，讓他們的心火熱起來。可能嗎？不管怎麼樣，他們不想讓這個陌生人離開，他們說服祂留下與他們一起用餐。他們感受到過去生命中的感動、溫暖、挑戰和希望——可能嗎？就和過去耶穌與他們在一起時一樣。「當耶穌與他們坐下吃飯的時候，就拿起餅來，祝福了，擘開，遞給他們。他們的眼睛開了，這才認出耶穌來；但祂卻由他們眼前隱沒了。」（路廿四 30-31）有了這樣的經驗，他們找回了自己，就和以前一樣。那位改變他們的「你」是活生生的，安好的。

對我們而言，這些初期見證最關鍵的重要性，在於他們證實了他們經驗到了與他們同行、談話、共餐的同一個耶穌，是他們背棄、否認的同一個耶穌，是他們親眼看見死得那麼恐怖的那個耶穌。因此，他們讓我們確知在祈禱中、在福音裡、在和好聖事、在聖祭禮儀中經驗到的耶穌，就是納匝肋人耶穌，瑪利亞的兒子。

問題的核心

這就是當黑暗時刻，當我的靈魂「是個陰溼昏沈的十一月天氣」來臨時，問題的核心。我們的心有時候會燃燒起來。我們的確會感到奧祕的另一位，我們稱為耶穌的那位，祂的臨在，至少在那些時刻裡，我們靠著信、望、愛知道死亡沒有刺。在那些時刻裡，我們毫不懷疑教會慶祝諸聖節的正確性，因為我們知道沒有一個在基督內的亡者會失去、會毀滅。相反地，我們知道「我們既有如此眾多如雲的證人，圍繞著我們」（希十二1），而且我們知道我們還有數不清的關係。也在那些時刻裡，我們知道教會追思已亡的正確性，因為我們希望所有我們愛的人，像瑪利亞一樣，都在基督內，因此，都完整且完全，並和我們及其他人都有關係。的確，這可能是我們信仰和希望的量尺，我們不只向耶穌、瑪利亞，諸聖也能向那些在我們之前走向那聖善之夜的、我們所愛的人祈禱（交談）。

因為我們已經經驗到天父、耶穌、聖神、瑪利亞、諸聖、和那些我們所愛的聖者，我們可以和聖保祿一起說：

面對這一切，我們可說什麼呢？若是天主偕同我們，誰能反對我們呢？祂既然沒有憐惜自己的兒子，反而為我們眾人把祂交出了，豈不也把一切與祂一同賜給我們嗎？誰能控告天主所揀選的人呢？是使人成

義的天主嗎？誰能定他們的罪？是那已死或更好說已復活，現今在天主右邊，代我們轉求的基督耶穌嗎？那麼，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是困苦嗎？是窘迫嗎？是迫害嗎？是饑餓嗎？是赤貧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正如經上所載：「為了你，我們整日被置於死地，人將我們視作待宰的羣羊。」然而，靠著那愛我們的主，我們在這一切事上，大獲全勝，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是掌權者，是現存的或將來的事物，是有權能者，是崇高或深遠的勢力，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們與天主的愛相隔絕，即是與我們的主基督耶穌之內的愛相隔絕。（羅八 31-39）

或許在那時刻，我們甚至可以說死亡不是人類的末日，而是恩寵。因為唯有死亡才能除去阻礙我們看清事實全貌的障礙，讓我們與全人類共融，因為我們與永恆的團體，父、子、聖神，那個我們稱為天主的奧祕同在一起。

第十七章

如同耶穌一般地寬恕

我在 1985 年讀了當時已逝的耶穌會士大衛·赫索（David Hassel）的著作《寬恕的祈禱：親密之痛》（*Prayer of Forgiveness: The Pain of Intimacy*）以後，寫下了這一章。我想要強調他對寬恕看法的深度。我主要的焦點在寬恕傷害我們的近人。

我們常常覺得對冒犯我們的人，不以眼還眼就很了不起了。但老實說，如果人類能這麼大度，世界就會好多了。然而，當我們祈求（而且真心地）說：「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的時候，假如天主只是不以眼還眼，我們絕對不會滿足。我們想要從天主那兒得到更多，不只是這種冷淡的安慰，其實天主真的給我們更多。赫索的著作副標題透露出寬恕的奧祕之鑰：「親密之痛」。

天主的寬恕之道

當蕩子（路十五 11-32）回到父家時，他最多只希望父親能讓他當一個傭工。然後，至少他不會像在「遠方」時要放豬，還要挨餓、受辱。然而，父親恢復他在家中的地位。故

事中很明顯的是父親並沒有忘記蕩子所做的事；比方說，從他和長子的談話中，蕩子揮霍掉的家產似乎不會還給他。但父親欣喜的是找回一個兒子，而不是得到一個新的傭工。我們這些罪人也因為知道天主會這樣對待我們而雀躍；儘管我們犯罪，天主仍然歡迎我們回家。

《若望福音》廿一章裡，耶穌對待伯多祿的方式提供了另一個例子。耶穌不只告訴伯多祿說他要否認自己。他做的更多；祂邀請伯多祿回到這份親密的友誼中，請他照顧其他人。很多基督徒和伯多祿類似，都充滿驚訝喜悅，了解耶穌在使命上給他們親密的友誼和陪伴，即使在他們重重地冒犯祂之後亦然。

這兩個福音故事強調基督寬恕的真意。耶穌不只是不以同樣的方式回報；祂甚至不懷恨在心。祂帶我們回到我們可能再次傷害祂的親密友誼中。而且，祂將別人的福利甚至救贖託付給我們，儘管祂了解我們的軟弱。就是這樣的寬恕，讓我們想要做祂相信我們可以做到的那種人。然而，這並不是說我們不會再度讓祂失望。我們也的確一再地讓祂失望，但祂還是給我們這種親密。這就是耶穌如何寬恕我們。

新命令

《若望福音》（十三至十七章）最後一段論述裡，耶穌用不同的方式說了無數次：「我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你們也該照樣彼此相愛。」（若

／約十三 34) 在接受祂寬恕的時刻，我們可能會更清楚地知道我們也被召叫用同樣的方式去寬恕。如果那片刻的情感沒有讓我們失去理智，我們就會意識到這對我們的心是多大的要求。

有些例子深刻而強烈地點出重點。例如性侵受害人覺得要寬恕侵犯她的人很難，或一位父親被召去寬恕殺害兒子的兇手。在這樣的要求下，我們可能退回憤怒和怨恨中。我們可能感到絕望，意識到自己的有限和不願寬恕，人類傷害和寬恕的情況是多麼複雜啊！我們似乎無法像耶穌一樣寬恕。因為寬恕傷害我們的人，無異於讓自己陷於易受同樣傷害的脆弱中。只有傻瓜才會冒這風險。我們該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做什麼

愛的誠命是人的心靈和意志達不到的境界。我們只能渴望像耶穌一樣去愛，祈求聖神幫助我們去做。寬恕也是如此。我們自己不可能如祂一般地寬恕，也就是說，邀請那傷害、冒犯過我們的人回到親密關係中。但我們可以渴望這樣的寬恕。而且，我們也可預期，抗拒這份渴望，會和抗拒如耶穌一般地愛同樣強烈。讓我們回想保祿的話：「有我的恩寵為你夠了」（格後／林後十二 9）。我們也可以期待天主的恩寵會讓看起來不可能的事變為可能。

但這需要時間。我們要對自己有信心，而且不斷祈求天主的幫助，好能持續這份寬恕的渴望。一次真心祈求寬恕恩

寵的祈禱，常不足以醫治我們所有的傷痛，碰觸到關係中所有受傷害的面向。譬如，我們要知道真心渴望寬恕會和拒絕這麼做同時存在。比方說，親近天主的渴望會和害怕這種親近同時存在，因而抗拒它。這種矛盾是人心典型的狀態。我們既愛又恨一個人，同時渴望寬恕又渴望不寬恕。耶穌知道我們的動機多複雜；只要祂還愛我們，對我們也有耐心，那麼或許我們也該對自己更有耐心一點——持續不斷祈求祂幫助我們克服這矛盾。

其次，我們也要把真心渴望寬恕和我們情感上的能力可能有落差，考慮在內。人們常常會為自己在意識上選擇如同耶穌一般寬恕之後，還是覺得怨恨而困擾。比方說，一位好友深深傷害了你，因為他相信一則和你有關的謠言。你質問他，他表達遺憾，請你原諒。你想要原諒他，重拾友誼，甚至還說你已經原諒他了。你祈求耶穌幫你寬恕。但三不五時，你又回想起那傷害，再度覺得生氣、怨恨、猜疑。這難道表示你內心深處並沒有真的寬恕他嗎？這種情緒反覆出現，真讓人沮喪。

也許我們可以藉助心理分析的概念來看這個過程。在心理治療的過程中，病人可能對某一種自我挫敗行為的因果關係，有突破性的發現。這病人可能因為這項發現而覺得獲得釋放。但是當他們發現自己又再一次掉入自我挫敗的模式中時，會非常灰心。心理分析學家認為人需要過程來完成這個發現。也就是說，這個發現要先能滲透到心理的各個層面，而這過程很慢，也有很多不情願和阻力。病人靠著分析師持

續協助，並靠著記得那份釋放的經驗，完成這發現。

同樣的，對我而言，自由、完整和釋放的感覺會伴隨著寬恕的渴望。然而，這些並不會馬上滲透到所有的渴望和感覺中。寬恕的念頭需要時間浸透到我的所有層面，尤其是那想要擁抱傷害、不肯放手的層面。要產生這種浸潤需要耐心和堅持，對過程的緩慢有耐心，對祈求聖神幫助，讓懷著寬恕所做的工能堅持不懈。

寬恕傷害你的朋友，這突破點常伴隨著很大的釋放、精神振奮和你又重新擁有這位朋友的喜悅。但每隔一陣子，尤其是你心情不好、意志消沉的時候，怨恨又襲上心頭。你會想到底你朋友知不知道，他對你的懷疑，對你造成的傷害有多大。自憐的感覺又浮現出來，如果我們和耶穌談這種感覺，這是個得到治癒的機會。下一次怨恨感襲來，可能出現在那個朋友請你幫忙的時候，你覺得在他做了這事以後，竟敢要你再交出自己。每一次怨恨的爆發，都給我們一個機會，或更好是給賜寬恕之聖神一個機會處理我們整個人，讓我們愈來愈肖似耶穌。

我們要再一次回到信任天主能做那不可能事情的能力。這不但測試我們的自大狂，也測驗我們的無助感，那種我們常覺得就算有天主的恩寵也戰勝不了我們拒絕像耶穌一般去愛、去寬恕的阻力。我們要求信德，相信這位說「有我的恩寵為你夠了」（格後／林後十二9）的天主。

第十八章 受辱

我在《美國》雜誌編輯的邀請下，寫了這篇有關受辱的默想，當作他們 2006 年四旬期系列的一部分。好像很適合作為這一系列有關祈禱效果默想的結尾。

我不想受辱；我猜你也不想。但有人卻說受辱是他們這輩子最棒的事。例如，戒酒無名會的成員說他們被深深羞辱後，才開始邁向清醒和成全。有些老人在逐漸接受因衰老的過程而受辱之後，才找到快樂和平安。這是什麼意思？

保祿談及耶穌說，「祂貶抑自己，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斐／腓二 8）這是羅馬人用來顯示誰才是老闆的處罰。保祿指出在耶穌身上的天主「空虛自己」。我們通常認為天主是不變的，不可觸摸的，全能的。但讓我們認真聽保祿談論耶穌內的天主。天主是易受傷害的那位，不是堅持自己權利、尊嚴、榮譽的那位，而是空虛自己來接近我們、吸引我們的那位。天主是那麼易受傷，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來贏得我們的友誼。

我們依天主的肖像受造；也許因此身而為人就是易受傷害的，也體認到我們多麼容易受傷。這也意味著接受我們完

全無法掌控自己的生命，除了表面意義之外。我們存在是因為天主要我們存在。然而，我們很難相信我們所是、所有的一切都是禮物、恩典。我們想要無所不侵，認為我們可以掌控或應該掌控。我們為自己的才能、成就、成功自豪。我們心裡像法利塞人一樣，感謝天主說我不像其他人一樣，接著列出自己和其他人有什麼不同，尤其是和稅吏的不同（路十八 9-14）。有時候我們會醒悟過來，意識到這一切都是禮物與恩典，但是很難一直記著。

也許，我們得被羞辱才能不自大，才能不以為我們可以掌握生命。這好像是一個上癮者跌到谷底的體認。選擇非常嚴峻：繼續讓酒瓶控制自己的生命，然後每況愈下，墜入被遺忘和死亡的黑洞；或承認自己的無助，祈求天主的幫助。很多上癮者說他們得要被羞辱才能走向清醒和生命。此外，只有在他們失去一切，轉向天主尋求幫助時，才漸漸明白天主愛他們，不管他們是醉是醒，是成功或失敗，但天主也希望他們享有成全、清醒以及天人之間的友誼，這一切只有在他們清醒以後才能辦到。

我住在一個為老病的耶穌會士所設立的醫院和護理之家。我常看到因衰老而受辱的人。也許我們都需要練習為老病、死亡受辱做準備。那時候，我們很可能沒法子照顧自己，需要別人幫忙進食、如廁或淨身。沒錯，你可能說，真沒面子。我們愈來愈多人可能要準備過這樣的生活。在我們這樣失去尊嚴的時候，可能會充滿憤怒、自憐，抱怨命運和那些強迫我們到安養院的人，抱怨天主，這都是合理的第一時反應。

然而，有些人再也沒有超越這第一階段，而在憤怒、怨恨、苦毒中度過餘生。而那些接受現實的人，慢慢會體認到能活到今天真幸福；他們常常體驗到很大的快樂和滿足。

正如前述，心理學家愛利克·埃里克森把生命的最後階段定義為智慧和絕望的爭戰。絕望代表拒絕或不能接受現在的我，以及使我成為今日之我的一切。智慧代表著接受這個生命週期是我唯一可有的生命。相信天主現在要與我為友，儘管我是有罪、有弱點的人，這是真正的智慧、深沉的快樂。我相信受過羞辱的人，能用某種喜樂和精力活著，具有這種智慧。他們甚至可以把他們的罪和弱點當作喜樂的錯失。多數人只有受辱後，才能獲得這種智慧，我們感謝天主賜予這份恩寵。不過，我對受辱還是不太放心，我想你也是。但我們可以祈求恩寵，讓我們能接受生命所帶來的羞辱，相信天主對保祿所說的話，「有我的恩寵為你夠了」（格後／林後十二9）。

推薦書目

祈禱

- Barry, William A. *A Friendship Like No Other: Experiencing God's Amazing Embrace*. Chicago: Loyola Press, 2008. (中譯本：《祢是我的朋友：體驗天主奇妙的擁抱》，光啟文化，台北，2011年)
- Barry, William A. *God and You: Prayer as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87. (中譯本：《天主與我——祈禱：意識到天主與我的關係》，光啟文化，台北，2006年)
- Barry, William A. *Paying Attention to God: Discernment in Prayer*. Notre Dame, IN: Ave Maria Press, 1990. (中譯本：《體驗天主：在祈禱中分辨》，光啟文化，台北，2010年)
- Barry, William A. *What Do I Want in Prayer?*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94.
- Barry, William A. *With an Everlasting Love: Developing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God*.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99.
- Coffey, Kathy. *God in the Moment: Making Every Day a Prayer*. Chicago: Loyola Press, 2005.
- Green, Thomas. *Opening to God*. Notre Dame, IN: Ave Maria Press,

2008. (中譯本：《向天主開放》，上智，台北，2001年)
- Green, Thomas. *When the Well Runs Dry*. Notre Dame, IN: Ave Maria Press, 1998. (中譯本：《井枯之時》，光啟文化，台北，1998年)
- Sif, Margaret. *Inner Compass: An Invitation to Ignatian Spirituality*. Chicago: Loyola Press, 2007. (中譯本：《生命的地標：依納爵式的內心之旅》，光啟文化，台北，2014年)
- Thibodeaux, Mark. *Armchair Mystic: Easing into Contemplative Prayer*. Cincinnati, OH: St. Anthony Messenger, 2001.

分辨與覺察

- Barry, William A. *What Do I Want in Prayer?*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94. (特別是附錄 B)
- Hamm, Dennis. "Rummaging for God: Praying Backward through Your Day." *America*, May 14, 1994, 22-23.

靈修輔導

- Barry, William A., and William J. Connolly. *The Practice of Spiritual Direction*. San Francisco: HarperOne, 1982. (A revised edition is forthcoming.) (中譯本：《靈修輔導實務》，光啟文化，台北，2009年)
- Seek and Find Guide: A Worldwide Resource Guide for Available Spiritual Directors*. Spiritual Directors International, <http://www.sdiworld.org>. (For names of spiritual directors in your area.)

依納爵靈修相關機構

台灣

耶穌會

網站：耶穌會中華省

Facebook：耶穌會、天主教耶穌會、
耶穌會中華省資源開發室

耶穌會青年使徒工作小組

台北市辛亥路一段 22 號

電話：(02)2365-4205 分機 250 e-mail：fj00017@gmail.com

靜山靈修中心

彰化市大埔路 2 巷 1 弄 40 號

電話：(04)712-2259～61（三線）

傳真：(04)712-2258 e-mail：manresa.tw@msa.hinet.net

Facebook：天主教靜山靈修中心

依納爵靈修中心

台北市辛亥路一段 22 號 電話：(02)2364-6400

傳真：(02) 2368-5416 e-mail：twignatian@yahoo.com.tw

基督生活團

台北市辛亥路一段 22 號 4 樓 417 室

電話：(02) 2365-5553 / 2368-5416 傳真：(02) 2365-5127

e-mail：clcroc.tw@gmail.com

聖心靈修中心

網站：聖心靈修中心

Facebook：八里-聖心靈修中心

電話：(02)2618-2281 傳真：(02)2618-2151

e-mail：shscbali@yahoo.com.tw

香港

思維靜院

長洲山頂道 27 號 電話：(852) 2981-0342

傳真：(852) 2981-0749 e-mail：xaviersj@netvigator.com

網址：<http://xavier.ignatian.net/>

基督生活團

網址：<http://hkclc.catholic.org.hk/>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在祈禱中相遇：與上主成為無話不談的好友 / 威廉·貝瑞
(William A. Barry)著；林清華譯.-- 初版.-- 臺北市：光
啟文化, 2015.12

面；公分

譯自：Here's My Heart, Here's My Hand: Living
Fully in Friendship with God

ISBN 978-957-546-834-7 (平裝)

1.基督徒 2.祈禱 3.靈修

244.93

105000178

在祈禱中相遇 與上主成為無話不談的好友

2015年12月初版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著者：威廉·貝瑞 (William A. Barry, S.J.)

譯者：林清華

執行編輯：江姿蓉

出版者：光啟文化事業

地址：台北市(10688)敦化南路一段 233 巷 20 號 A 棟

電話：(02) 2740 2022

傳真：(02) 2740 1314

郵政劃撥：0768999-1 (戶名：光啟文化事業)

發行人：甘國棟

E-mail：kcg@kcg.org.tw

網址：http://www.kcg.org.tw

承印者：中茂分色製版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26 巷 17 弄 5 號 3 樓

電話：(02) 2225 2627

定價：220 元

光啟書號 205336

ISBN 978-957-546-834-7

*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

你希望在祈禱上有突破、 與天主建立親密的關係嗎？

靈修導師威廉·貝瑞神父 (William A. Barry S.J.)

常鼓勵我們與天主為友，

但一個永恆、不變、全知、全能的天主，怎能當我們的朋友呢？

祈禱

正是和天主建立友誼的最佳管道。

本書提供許多方法幫助我們跟天主建立親密關係，

例如：

祈禱的經驗分享；分辨哪些意念來自天主、哪些不是；
面對瞬息萬變的世界如何因應；了解天主創造時的渴望與夢想；

與天主為友時，對我們的影響等。

以祈禱的態度來閱讀本書，有時停下來，

和天主說說你讀的、想的、感覺到的，享受彼此的對話。

祝福你和天主成為無話不談的親密好友！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ISBN 978-957-546-834-7



9 789575 468347

00220

光啟書號 205336 定價 220 元